近十年目睹之怪现状



漓江出版社


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
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


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
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


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
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


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
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

（桂）新登字03号



近十年目睹之怪现状
李涵秋 著
*
漓江出版社 出版
(广西桂林市南环路159-1号)
邮政编码: 541002
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桂林空军炮院印刷厂印刷
*
开本787× 1092 1／32 印张14 插页4 字数280,000
1994年8月第1版 1994年8月第1次印刷
印数: 1-3000册
ISBN 7-5407-1599-5／I·1050
定价: 15.80元

鸳鸯蝴蝶派名著

近十年目睹之怪现状

下

李涵秋 著

漓江出版社



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
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

目　录

（下册）


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
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

第二十回　婢膝奴颜心源授受　灯昏夜黑人体模型

当时这一闹，闹得满船的人都知道了。大家免不了大惊小怪，再查点查点人数，惟有那个华二狗子影儿都不见了，这个不消说得偷箱子的当然是他。任黄拔再替辩护，也辩护不来咧。月红哭得泪人儿似的，望着黄拔嚷道："你交结的这个好朋友，是再规矩没有呀，偷去洋钱不算，便连一个皮箱都不肯留下来给我们使用。在先我说他是贼，你兀自替他赖得雪白，如今可再赖不掉了。天生成的贼头贼脑，偏生有你还将他引得上船。"月红其时说了又哭，哭了又说。黄拔只是唉声叹气，望着月红说道："你尽埋怨我有甚么用呢？画虎画皮难画骨，知人知面不知心。我和他原是初交，他的做人，当然瞧他不出。照这样想起来，前天那钟和烟袋一定是这厮做的手脚。"他刚说到这里，忽见舱外边念了一声阿弥陀佛，黄拔拿眼一望，原来正是穆子兴，自己不觉有些羞愧。重行搭讪问道："有一件事，我到此都不明白，像我们这箱子也有三只呢，怎么他不拿别的，转拣那放着现钱的偷了就走，他会做贼，难道还会打六壬神课不成？"子兴听见这一句话，想起夜间由自己走漏了风声，万一吃黄拔查问出来，怕我这条老命断保不住。想到这里，浑身接连打了几个寒噤，上下牙，不住的促对厮打，急忙背转脸，对着那河水发呆。蹲在半边，动

也不动，老年人禁不起恐吓，自是以后，他那咳嗽的病便越发加重了几分。这是后事，且按下缓表。

再说出事的当儿，船老板原也打发了几个伙计，分头向岸上去追赶，哪里赶得上呢。陆陆续续的都跳上船，向黄拔说道："这贼若是打从外边而来，我们或者有法想，叵耐是由黄先生亲自带来的，这叫做家贼难防狗不咬，白累我们跑了一顿冤枉大头路。好在贼既和先生是熟人，将来他一定会出来赔偿你们，请黄先生快快赏给我们酒钱，趁早上岸去罢，光在船上哭闹也是没用。"黄拔想了想，这话也很有理，便走近月红身边，悄悄将他袖子一扯，低问道："现钱是没有了，至于你的那些首饰，可曾吃这厮捞去不曾？除得死法想活法，快点请你拿出来先行变换了使用，等我将来发了迹，然后照样打了还你，也是一样。"月红也是没了主意，忙从裤带上掏出几柄银匙，将那两只箱子打开来望了望，幸喜那个首饰匣子却是纹风不动，含悲带泪，取了一支金簪，一副银镯，又搭配了几件整齐衣服，将船老板请得进舱，托他拿至岸上去质押。船老板见他夫妇遭了这样祸事，着实可怜，便取了两件半新不旧的衣服向黄拔说道："先生便将这衣服算还我的船钱罢，其余伙计们听凭先生赏多赏少，决不计较。这簪子和镯且请留在身边，也不必质押了。出门的人，行踪无定，把首饰押在这里，将来还巴巴的来赎取，未免就绕了道儿了。"黄拔见他说得这等慷慨，真是十分感激，当下谢了又谢，又从自己腰包里拿出几角小洋，给他们伙计吃酒。这一来，转落得伙计们真个不好意思和他争多竟少。女人家的心里，只要自己首饰不把来损失，当然说不出来的心里欢喜，依旧将这

两件宝贝系牢在口袋里，一时一刻都要伸手进去捞捞摸摸。各事布置完毕，黄拔又请伙计们替他雇了两辆小车，一辆装置衣箱行李，一辆是夫妇并肩而坐，只苦了穆子兴的两条腿，跟在后面，跑得神昏气喘。一直走到黄昏时分，方才进了那座桃源县城，拣了一家小旅馆，权且住歇下来。夫妻俩占了一所房间，哪里有子兴的住处，勉强和栈主商议，在厨房侧首放下一堆稻草，让他在那里困觉。可怜子兴这时差不多要咽气了，一倒头向草铺上躺下，直手直脚动弹都不能动弹。好在他不知道饥饿，便没有人送饭给他吃，他并不去理会。到了第二天，黄拔和月红斟酌斟酌，只有硬着头皮去寻华立人，请他替自己设法，不然，像这样人地生疏，倘再挨上三天五天，怕大家不要讨饭。月红冷笑道："人家也不认识你，你能够保得他肯帮你的忙吗？"黄拔叹气说道："这也叫做没法，权且碰一下子，也只好瞧我的前途命运罢了。"当下打定主意，穿上长衫，便一路寻问那华立人的医室。只见那医室，是一个三间宽敞门面，收拾得十分齐整。单是柜子里大大小小搁的那些玻璃瓶子五光十色，瞧得人眼睛都花了，另外还有些人体模型动物标本，单是这一层，比较自己那墙上贴的流脓淌血膏药，就高明得许多。至于来诊病的，也着实不少，有一张长板凳通同都坐满了。有的在那里呻吟，有的在旁边谈笑，瞧这景象，分明那个西医华先生，还不曾大驾光临的模样，他这时也就挨在人丛里将就坐下。一直等到有十二点钟的辰光，才见门外匆匆进来了三个人，在前面走的浑身穿着西装，手里那根司狄克，尽管盘旋得不住，旁边两人年纪很轻，可想是他的学生了。由仆役递上了手巾，大家都擦了脸，

然后按着号薄招呼那些病人。挨次向左首一个病室里去诊视，怎么也不消三言五句，一霎时早将病人打发得清楚。便有那费手续的病症，也不过十五分钟就得完毕。其时直把个黄拔羡慕得要死，暗自嚼念道："毕竟是西医气魄很大，不比我们替人家看病，甚么轻重寒热，吃那厮们缠绕个不休，差不多连屙屎吃小菜都得和我们做医生的问长问短。一点儿回答得不周到，便该批驳我们的不是。"

黄拔只顾在那里发怔，忽走进一个仆役，问他编在第几号上。黄拔忙摇了摇头，站起身子，含笑说道："我不是来就医的，特地拜访你们这位华先生，请大哥替兄弟通报一句……"那个仆役将他上下打量了一番，跺脚说道："该死，该死，你这人怎么连一点卫生常识都没有，你既是健康身体，不该和那些病人混在一处，他们微菌很是利害，万一呼吸到你鼻孔里，岂不是自讨苦吃。(是个西医仆役口吻。)你早告诉我是会客，我们这里另外有应接室呢。"说着将手一招，黄拔只得跟随他绕入右边那座房间，中间放着长长的一张餐桌，仆役指点他坐定。随即伸手向他讨索名片，黄拔怔了怔；陪笑说道："这个却不曾预备。"仆役听见这话，又急起来，冷笑道："没有名片，叫我上去回甚么呢？你先生究竟尊姓？"黄拔笑道："我姓黄，告诉你们先生，就说我和他的兄弟二狗子是至好朋友。"那个仆役吃他闹得没法，只得走至华立人面前，将这话告诉他听。立人怪叫起来，说道："快不要放他逃走，这厮包管也是一个活贼。"内中有个学生向仆役问道："你瞧这姓黄的穿的衣服怎样？"仆役笑道："衣服很是不济，至于他的形状倒还文绉绉的，与那些强盗不同。"立人怒呵呵的说

道："越是文绉绉的人，其心越不可问我，是不屑和那厮去会面了，凭你们谁去接洽一下子，问他究竟来会我是甚么意思。我此刻先回去吃饭，你们回来再给我的信息。"说毕套起外衣，提了司狄克，大踏步直往外走。偏生那个黄拔眼快，一见了华立人，自家早从应接室里虎也似的直蹿出来，劈头拦着，深深一躬，陪笑说道："久仰先生的大名。"立人吃他拦住十分不快，勉强放沉了脸色，冷冷的说道："这个很不用你称赞，我这大名久经是 没有人不知道的。"黄拔又道："令弟二狗先生，我们常聚在一处。"立人道："好呀，他是个贼，你呢？"立人说话的当儿，手里那根司狄克甩得盘旋飞舞，几乎打到黄拔脑袋上，黄拔退了一步，又道："学生黄拔，却也是和先生同道。"这时立人向他脸上望了望，惊问道："你可是西医不是？"黄拔忙道："不是西医是中医。"立人冷笑道："中医呢，不堪不堪，你在那里悬壶，白白的跑来见我则甚？"黄拔道："先前寓居泰县，因为闻得华先生医法高明，所以过来拜访，倘蒙不弃，愿列门墙。"立人见他这一种卑躬屈节的样儿，心里不由动了一动，便又冲着他问道；"既是这样，何以你放着医生不干，转和我那不肖的兄弟混在一处，偷鸡摸狗，这岂不玷了我们好好的名誉。"黄拔忙改口说道："二狗子和学生原没有交情，因为他说要替我介绍，所以一路同船而来，不防他在船上，又将学生的洋钱偷去好几百块，学生提着他还恨得牙痒痒的呢。"立人将司狄克向地上一戳，冷笑道："他是个甚么东西？还有这胆子跑来见我，你该派吃他的苦头了，瞧你这形状也很可怜，此时我没有功夫和你多话，明天你到我公馆里来再谈罢。"说毕，带着他的两个学生，扬长而去。

黄拔听他这口气，却也不曾拒绝，自是欢喜的了不得。忙忙赶回寓处告诉了月红。

第二天真个觅到华立人的住宅，百般央告，立人允许将他带在身边习学习学。自是以后，黄拔将家眷安置妥帖觅了一处小小屋宇，让月红和穆子兴住下。自家倒还很在医道上留心，不上两年功夫，可巧那个华立人吃上海一家医院聘请他去做院长，黄拔手腕十分敏活，便想出法子来骗华立人，将那所有的医室让给自己，由此他在这桃源县城里，倒很有些名望。每天诊金所入，夫妻俩过得着实宽裕。但是他舅舅穆子兴，一日衰老一日，浑身剩了些筋和骨头，想在他身上寻出一些脂肪却没有了。咳嗽很是利害，新近又加上一种喘病，茶饭不进，每日只喝小半碗稀粥。偏生他又不死，月红心里也有些讨厌他，背地里常和黄拔谈论，说这老东西真是一个累赘，万一咽了气，这一份衣衾棺椁免不掉，还要我们替他打算。黄拔听到这里，忽然动了一个念头，这一天晚上闲着没事，他兀自摸到子兴睡的那所龌龊污秽的房间里来，四下里黑洞洞的也寻不出子兴躺在哪里，连忙命月红送进一盏煤灯子。子兴有好些时不见这样亮光了，又见他外甥进来看望自己，说不出的欢喜。虽然挣扎不起，却使劲望黄拔点了点头，苦着脸说道："黄先生，你瞧我这样可是不久人世了，你有甚么好药何妨救一救我的性命，我如若复了原，还可以替你们看守门户。"他说完了这话，又喘嗽了一会。平时黄拔对他这舅舅都是厉声厉色，不知为甚么在这当儿，忽然亲热起来，向他对面坐下，笑着说道："舅舅，你老人家这病症是没有指望的了。"穆子兴自从会见黄拔以后，从来不曾见他称呼

过舅舅两字，此时将这舅舅两字钻入耳朵里，他听见比甚么还要快活。便趁势笑说道：“好孩子，我这病真个没救了哇也罢了，我今天感你情，居然承认我这老骨头做了舅舅，便是立刻伸了腿死在阴间里，总觉得异常的荣宠。好孩子，我想要求你再叫我一声，不知你可肯不肯？……”黄拔笑道：“怎么不肯呢，舅舅，舅舅。”于是又叫了几声，把个穆子兴乐得拢不起嘴的笑。笑完了的当儿，黄拔便又说道：“舅舅，我有一件事要和舅舅商议。”子兴忙道：“好儿子，好心肝，你和我商议甚么事，你尽管说，我没有个不答应的道理。”黄拔笑道：“这件事毫不为难，而且不要你老人家费一点心力，你外甥的那所医院，无论甚么标本模型差不多都还齐备了，惟有人身的骨骼，至今不曾购办得到。我想弄一点毒药，给舅舅吃一下子，再拿药水烂掉你的皮肤血肉，完全只要你这副白骨，把来安放在柜子里，又光辉，又好看，舅舅既得了好处，外甥子又省得替你买这棺材。……”子兴一听，吓得半死，顿时苦着脸哭道：“心肝，你不要忙，我做舅舅的离死也不过远，请你耐心等一等，益发等我死下来，然后任凭你怎样办怎样好。”黄拔听他说出这不近情理的话，（妙绝，临死哀鸣乃谓之不近情理，彼所谓情理吾知之矣。）忍不住竖起双眉头，圆睁两眼，吆喝说道：“老牛真不识好歹，如若能够等你自己死去，我又何必跑来舅舅长舅舅短的，叫了你老牛几遍，原是有求于你，才做这样折本买卖的呀。”子兴见他发怒，自己又吓得浑身抖战，毕竟他畏死心生重，依旧哀哀求告请他宽限几日，在这几日里或者自己断了气，那再造化不过。无如黄拔主意已定，不能改移，早从怀里掏出一个小玻璃瓶子拔出

木塞，送至子兴嘴边逼他吃下肚腹里去。子兴那里肯答应，左扭右扭，只得高声喊人救命，叵耐那喉咙又不济事，才待要喊，又喘得不休，黄拔见他倔强，又急又气，忙向月红招了招手，吩咐他寻一根绳子进来，准备勒他的颈项。月红别的事都还干过，惟有这勾当他是破题儿第一次，早抖得不亦乐乎，死也不肯去寻绳子。黄拔怒极，随即揸开五指，使出生平力量，向子兴脖子当中一叉，子兴倒在铺上，再巧不过，他的那张嘴便大张开来，黄拔大喜，那只手将瓶里药水灌了几滴下去，果然再灵验不过，不消一刻工夫穆子兴早就挺手挺脚，呜呼哀哉，伏维尚飨了（寒夜读此，毛发为戴。）。不知他怎生施展手术，不曾隔了两三日，他在医院门首设了一座大玻璃柜子，里面完完全全的立着一副枯骨。告诉人却说是拿银子向外国医院里买得来的，别人那里知道他的底细，大家都称赞黄先生有这样人体模型，可想他的经验是再好不过的了。由此他的生意格外发达，一座县城里提起西医黄拔的大名，是没有一个人不知道的。所以那个颜孝宣，在范龙标面前献计，要将春红送到他的医院里来诊治，诸位想想，春红万一到了黄拔这座医院，恐怕黄拔的玻璃柜里又该多添一副人体模型罢了。欲知后事，且阅下文。



“我想弄一点毒药，给舅舅吃一下子，再拿药水烂掉你的皮肤血肉，完全只要你这副白骨，把来安放在柜子里，又光辉，又好看，舅舅既得了好处，外甥子又省得替你买这棺材……”

第二十一回 报妻仇误惊阿姊 探兵信巧遇孤孀

颜孝宣在先原和黄拔不大相识，因为当这三年前头，他还在学校里充当学生，并不曾娶亲。他们这些有了程度的大学生，学校里当然取放任主义。孝宣每晚都得跳翻操场里那座短墙，悄悄的向本地土娼去寻开心，不料乐极生悲，将土娼身上的杨梅结毒，移植到自己的身上来了。虽然不会大为发作，然而走起路来，都是一瘤一拐形状十分难看。他对于校里那些校长教员，却不惧怕，惟最防着吃他那个老父瞧破，是以千方百计背着人去寻觅医士诊治。可巧那时候黄拔的运气，正是一帆风顺，孝宣经他打了几针六零六的药水，居然保不住不曾溃烂，不过余毒未净，终究蕴伏在五脏里面。说也奇怪，自从他妻子闵氏进门之后，把自己所有的余毒，全都由闵氏间接，通同过渡到他老父孝廉公身上去了。那一晚孝廉公酒后从县署里回家，刚刚和一班学生讲学，他忽的躲入房间，浑身发痒，搔爬得一个不亦乐乎，便是这个缘故。(美人细意熨贴平，裁缝灭尽针线迹，不独暗补前文，而且衔接一气。)闲话休提，再说孝宣其时忙不迭的来会黄拔，却好黄拔已将病人打发完毕，坐在医室里对着他舅舅这人体模型，细细赏鉴，一抬头见孝宣匆匆走进，不觉笑起来起身迎接。开口便问道：“你的贵事很忙，可是好了疮疤忘记疼，再不肯向

兄弟这里来光顾光顾，我们可是有好些时不见了，此番光降，难道那顽意儿又有点发作不成。”孝宣笑说道：“胡说，兄弟此时已经改邪归正，那里还干那些龌龊把戏。今日竭诚奉访，却是因为有一件生意要来和黄先生接洽。”黄拔听到这里，十分快乐，立刻请孝宣上座，又吆喝仆役赶快送上好茶，然后拍着胸脯，说道：“不是兄弟夸口，无论什么疑难杂症，一经到了兄弟手里，无不是药到病除。而况颜先生是亲自试验过的，比较兄弟在那些各家报纸上拚命的登载吹牛广告，还得觉容易收效。”孝宣见他说得有声有色，光是雪白的口涎不住的从嘴角边浸出来，绝像那秋深螃蟹在这里澌澌的吐着白沫。心里暗暗好笑，自己转沈下面孔阴测测的问了一句，说道：“先生当真有这本领，叫病人能够起死回生？”黄拔急得跳起身子，那胸脯子格外拍得响了，嚷道：“怎么不当真，还是门诊呢，还有出诊？吃了兄弟的药若不见效，情愿不取分文。”孝宣冷笑道：“照这样说，这病人到了先生面前，是再没有死的希望了。好好，我也不便再和先生多谈，趁这功夫，兄弟还得去另请高明……”黄拔听他发出这奇怪议论，真是莫名其妙，没命扯着孝宣的衣袖，诧异问道：“怪呀，承先生盛情，举荐兄弟替人家诊病，当然指望病愈，没有个反希冀他速死的道理。详察先生的口气，似乎医生越是高明越该致人于死，可是不是哩。”（黄先生错了，高明医生什九致人于死，如先生者即其一也。）孝宣笑了一笑，转文绉绉的说道：“然也，然也，兄弟此来，原不是求先生治病，正是求先生送命。所以先生适才说的那番话，简直和兄弟宗旨大相反背了哇！”黄拔听了，随即拍手大笑，说道：“妙极了，实不相欺，吃了兄弟

的药，如果望这病好真比登天还难，你如不信，当初兄弟在泰县悬壶，害瘰疬的朋友，我能够将他的脑袋一下子割得离了他的颈项，成绩照着泰县衙门里有案可稽。不过欺骗世人少不得要说几句大话，既然先生怀着这歹意，更不消去和别人商议，兄弟便一手包办了罢。但是有一层问题要预先交代，将病人治活了这是人人能做的，那酬金倒可以不拘多少，至于将活人治死了，却是兄弟的不传之秘，别的医生恐怕没有这般胆量，这酬金上务必要大为润色润色呢。”说着又拿手向那张玻璃柜子一指，笑道：“泰县的成绩或者是口说无凭，先生你瞧瞧，这活灵活现的标本，就可见得兄弟是诚实不欺，毫无虚伪。”孝宣惊问道：“这事兄弟倒不大明白，可否乞先生指教指教。”黄拔已是快乐到极顶，忍不住手舞足蹈，将如何陷害他舅舅的话，原原本本告诉了孝宣一遍。孝宣点头笑道：“天下事无独必有偶，兄弟作成了这场生意，不但酬金丰富，而且你可以照样再打这么一个玻璃柜儿，安置我这一副标本。”孝宣说这话的当儿，早向黄拔丢了一个眼色，黄拔再玲珑不过，随即将手一挥，吩咐旁边的仆役退了出去。考宣然后将椅子挪了挪，附着黄拔的耳朵叽叽咕咕说了一个详细，黄拔听他说一句，嘴里只哼一声，不去打断他的话头（神情如绘）。及至等他说完了，方才笑道：“事不宜迟，趁今夜里神不知，鬼不觉的将这丫头送得来罢，（满纸觉有鬼气毒极恶极）免得青天白日，露了外人的眼目倒反不好。”孝宣没口子喊这话有理，更不耽搁，又转回来禀明龙标。龙标竭力称赞他做事能干，果不其然，可怜那个春红，当晚便抬入黄拔的那所医院里去了。像这样垂死的人再加上黄先生的辣毒手段，

不消在下细细叙述，读书诸君一定是明白透彻的了。（正面文字不用实写可省则省之也。）只落得那个颜孝宣，由此便混入龙标的营里。龙标爱他聪明，真是计无不听，言无不从。他的笔底比较那一位查世雄先生又高明得许多，少不得便夺了世雄的恩宠，世雄敢怒而不敢言，于是两个人便结下仇敌，互相龉龁这且按下不提。

再说那没脑子的冯阿虎，先前是不问青红皂白，责备春红不该瞒着他去偷汉子。及至春红死后，粉菊花那边闲杂人又多，范龙标和孝宣干的那把戏，早经沸沸扬扬，几于没有一个人不知道了。有那些嘴尖舌薄，便百般挑唆阿虎，说你的堂客死得很是冤枉，你如何不替他报仇雪根。阿虎听了，兀自将舌头一伸，冷笑说道："哎呀，诸位休把这苦头给我吃。营长的位分多么阔气，我这平民大百姓敢拿鸡蛋向他石头上去碰吗？好在春红那丫头和我也没做了几个月夫妇，他死还不由他去死，与我也没有相干。我又不曾落空，转可以亲亲热热的让我和粉菊花姐姐混在一处。"说时他早将粉菊花向怀里一搂，吃吃的笑个不住。众人也陪着他拍手哗笑，转是那个粉菊花，当着大众面前有些不好意思起来，使劲跳起身子离开了阿虎。指着他骂道："死没良心的乌龟，我瞧透你的为人了，对着自己的堂客尚且这样薄情，万一我粉菊花吃人家打死了，你格外拿手拍拍屁股，巴不的置身事外。营长也是一个人，你姓冯的也是一个人，明里不好害他性命，他能止得住你在背地里做他的手脚，老娘限你三天，你若不将那厮首级取得来，我这门户，你也休想走出走进。"粉菊花说这话的意思，原是拿阿虎取笑，不料阿虎见粉菊花这样娇嗔满面，

(四字肉麻)又发出这一道命令，他是个实心眼子的蠢汉，只想讨粉菊花的好，也没曾细细打算，登时将胸脯子一拍，侃然说道："姐姐，你既多心，我包管做出来给你瞧着，到那时候，我将这厮的一颗血淋淋人头挂在你那床柱子上，你见了休要害怕。"粉菊花向地下唾了一口，旁边的人也有喊好的，也有劝他不可多事的，阿虎也不管三七二十一，只见他将紧身袄子束了束，平时用惯的那柄解腕尖刀向打腿布里一塞，头也不回，径自大踏步走转范大同的公馆。众人并不曾留意，他也丝毫不露声色，先在春红那所房间里坐了一下子，只等夜深时分动手，叵耐向床上一躺径自沉沉睡去。及至一觉醒转，暗暗叫声不好，几乎误了大事，那里还敢待慢，立刻把那尖刀拔在手里，神不知，鬼不觉的蹿入他姐姐大鸭子的卧室侧耳一听，分明听见他们打鼾声音。桌子搁了一盏煤灯，半明不灭的，在那里结了许多灯花。阿虎不敢去敲房门，四下望了望，却好当这残暑时候，窗子面面都大开着，他早从窗子上扒到里面，右手执刀，左手便揭开罗帐，从灯光影里仔细一认，哪里有龙标的影子？只见他姐姐赤身露体，四仰八叉的睡得正好。阿虎见大鸭子这种怪模怪样，不觉卟哧一笑，将大鸭子从梦中惊醒，见床面前站着一个威风凛凛的大汉，他这一吓，魂都打头顶上冒出去了。喊了一声强盗，早吃阿虎紧紧将他的嘴掩住，忙分辩道："姐姐勿喊，不是强盗，是我。"大鸭子这才听出阿虎的声音，又羞又急，忙不迭的抢了那条裤子向腿上一套，吆喝说道："你这死砍头的跑来则甚?"阿虎那里敢告诉他说是来杀龙标，幸亏他善于随机应变，一面将那刀向腰里一塞，一面屈膝在那搭板上，低低笑说道："姐

姐可怜你弟妇死了，兄弟委实耐不过这样冷清，所以跑进来想和姐姐……”大鸭子听见他这样口气，芳心里不由动了一动，然而毕竟碍着姊弟名分，不免假作发怒，劈头劈脸骂了阿虎一顿。阿虎却好将计就计，转过身来将房门开放，一溜烟躲向前进去了。第二天打听打听，才知道那范龙标在这几天以前，吃省城里将他军队调回，镇扎幕府山一带地方，防备张勋的兵从徐州南下。他姐姐闹了几次要想跟随龙标一齐前去，龙标因为外边消息不好，恐怕免不掉有一场恶战，带着大鸭子怕有许多的不便，着实拿话安慰了一番，叫他耐心在这里等候，万一打了胜仗，然后再打发兵士来接他到省里居住。大鸭子没法，没精打采的在屋里纳闷，那里会想到他这冒失鬼兄弟跑来和他开这顽笑呢？隔不了几天，又听见全城的人沸沸扬扬，都传说着张大帅已经克复了南京，所有城里的民军大半逃的逃，走的走，投降的投降，风声着实不好。大鸭子听到这等消息好生着急，随即打发人将阿虎唤得进门，见了面，先责问他那一夜不该胡做这没廉耻勾当，阿虎只是嬉皮癞脸的，也不敢和他分辩。大鸭子便乘势说道：“你既知道错处，我也不再计较你，但是范大少爷他是南边的营长，至今又不曾得他的消息，我委实放心不下，想来想去，惟有你是我们的至亲骨肉，如今由我拿出盘川来，请你到南京去走一趟，劝他早早回来罢。当军官的都要见机而作，难不成当真替他们出这样死力。你能够寻着范大少爷，将他带到我的面前，那一夜的事，我就一字不提，允许你将功折罪。”阿虎笑道：“这个有什么使不得，莫说我前天曾经得罪了姐姐，便算没有这顽意儿，我们娘儿俩吃姐姐的饭，穿姐姐的衣，这

点点委任，做兄弟断没有个不肯的道理。”大鸭子听了十分欢喜，立刻在枕头旁边摸出好几张钞票，递给阿虎手里。又叮嘱他务必和范大少爷一齐回来，阿虎本来是个卤莽汉子，他胸中原没分什么泾渭，一时受了外人刺激，便恨不得和龙标拚个你死我活，及至一击不中，他早将这事搁向脑后。目下受了他姐姐的委托，居然欢天喜地将钞票揣入怀里，一直向南京进发。不料冒冒失失走进了城门，其时正值张大帅大获胜仗，城里城外，已没有民军的踪迹，转是那一班夸兵，兴高采烈的大掳大掠，百姓们凡是有钱的，都吃夸兵们抢得落花流水。监狱里的罪人，全行释放出来，（一语中包括许多事迹）。由他们去自寻生路。长街小巷，鬼哭神号，气象非常愁惨。阿虎那里见过这样声势，早吓得索索的抖，东碰西撞，也不知躲向那里去才好，如何还有这心肠去寻访范龙标呢？事有凑巧，劈头忽然撞着一队夸兵，瞧见阿虎这鬼张鬼致的神情，早吆喝了一声叫阿虎站着给他们搜查。阿虎想起腰包里还有几张钞票，深恐吃他们捞了去，死也不敢答应，登时开了快步飞也似的，直向荒僻地方逃走。夸兵见了哈哈大笑，并没去追赶他。他总疑惑后边有人，一口气跑了有三五里远近，抬头一望，见迎面有座石桥，他兀自向桥上直冲过来，偏生桥上有个老者，垂头丧气望桥底下走，两个人都没防备彼此一撞，都跌倒了，骨碌碌的一齐滚得下去。那个老者躺在地下乱嚷乱骂，毕竟少年人机伶，阿虎早从地上爬起再向老者望了望，不觉失声怪叫道：“哎唷，你不是我们家的老爷？”（斗笋极巧）一面说，一面便弯下了腰，使劲将范大同扶起，大同才认出他是阿虎。幸喜却不曾跌坏了身体，一时触起以

前的事迹，忍不住泪落如雨。望着阿虎说道："我或是在这里做梦么？你如何至今还不曾回去？你姐姐可知道我吃这一场冤枉官司？我总以为今生和他不得相见了，不料还有今日。"阿虎见他说话和在梦里一样，也不由一阵心酸，随即将大同引至一处僻静地方，拣了一家阶沿石上并肩坐下。含泪说道："老爷你到这早晚还朦在鼓里呢！你只知道是侄少爷给这苦头你吃，那里晓得我姐姐和他打成一路，拿银子向上下打点，硬将你老人家定成一个永远监禁的罪名。他们俩早已成了夫妇，占据了你的财产。"大同想了想，方才恍然大悟，拍着石头怒喊道："我不料这贱人心肠竟这样歹毒，先前我叫他勾搭那厮，原是想借那厮的势力。转不防我引水入墙，他们竟自因风纵火，可恨可恨。幸亏菩萨保佑，我侥幸已出了狱，只是身边毫无分文，难道还讨饭回去不成？"阿虎忙道："这可不消愁得，我这里还有十几张钞票，尽够一路上使用。照这样讲，我也不必去寻觅那厮的踪迹了。"当下又将春红怎生被他们谋害，自己怎生奉着大鸭子的差遣，来访龙标驻扎军队的所在。大同叹了一口气说道："难得遇见了你，我回家的盘川可以不消虑得。不独你姐姐要访这厮，我也打算要访他呢，不怕他手握重兵，我都得和他拚了这条老命，然后回去再同你姐姐算帐。我们权且寻个小小栈房住下，稍为耽搁几天也不妨事。"阿虎唯唯答应，于是两个人又迤逦行来，当天便住在栈房里。大同忙着剃头洗澡，略事休息，随意躺在床上思前想后，又是睡不沉重。约莫有初更时分，忽听见隔壁房间里有妇人哭泣的声音，很是沉痛，大同是心里有事的人，听了格外难受。却好有一个堂倌拎水吊子进来，替自己泡茶，大同便向他询

问这妇人是谁？为何这时候尽管在这里嚎丧？扰得别人不能安睡。那个堂官将头摇了几摇，笑说道："范先生，你不要管人家这些闲事，可怜这妇人不幸做了寡妇了。前天从芜湖赶到这里，替他丈夫收尸。说起来也很好笑，他也姓范，你老人家也姓范，恐怕五百年前你们总是一家。"大同其时还不曾留意，阿虎在旁边忽然插嘴说道："他的丈夫是谁？请你和我们谈谈。"那个堂官笑道："据说他的丈夫是一位营长，前几天和夸兵打仗，吃夸兵拿炮将他打死在幕府山底下。世上的人情再薄不过，要是他丈夫不死，一个营长的太太到了这南京，少不得有些队伍来迎接，谁叫他死了呢，当然没一个鬼来问这妇人的死活了哇。"大同听到这里，蓦然吃了一惊，便掉转头向阿虎问道："在前你可曾听见龙标说过，有这一房堂客没有？"阿虎点头说道："那一次他和我转回桃源在路上也告诉过我，说他自己原娶了一房太太，又叮嘱我不要将这话给我姐姐知道。后来我也不曾提起，如今回想起来，恐怕一定是他。"大同霍的站起身来，望那堂倌说道："请你到那边去问一声，这妇人的丈夫，如果叫做龙标他便是我的侄媳妇。"大同说话的声气很大，不防早被那房间里妇人听见，登时答应着说一点不错。他也不等堂倌相请，早含悲带泪的直走过来。大同凝神看去，只见那妇人年纪约莫也不过二十岁左右，生得异常姣媚，越是淡妆素服越显得丰姿天然。大同也是一个色中饿鬼，不觉心里大动起来，款款的和那妇人接洽了一番。至于如何接洽，欲知后事，且阅下文。



大同凝神看去，只见那妇人年纪约莫也不过二十岁左右，生得异常姣媚，越是淡汝素服越显得丰姿天然。大同也是一个色中饿鬼，不觉心里大动起来。

第二十二回　卖小妻媒人论身价　骗侄媳绅士逞风骚

其时范大同坐在床沿上面，把个右腿向左膝盖上一搁，斜签着上半截身子，拿手抹着他几根老鼠胡须，笑吟吟的向那妇人问道："小娘子，你可认识我是谁?"那妇人将他浑身上下打量了一番，见他穿扎的衣服虽不大整齐，然而那一种态度声容，却表现出他一种绅士身分。由不得脸上一红，将脖子摇了两摇，笑答道："我们寄居异乡，所有丈夫的亲友一概不大来往，加着年纪太轻，平时又不知道向丈夫询问，适才听见你老人家的口气，分明是我的叔公。这一来可算好了，在这当儿侄媳是举目无亲，丈夫不幸为国捐躯，若蒙叔公不弃，将侄媳领带回去，侄媳情愿替丈夫守节；随茶吃茶，随饭吃饭，叔公可怜，权当收留一只哈吧狗儿，侄媳一天不死，总当酬报叔公的恩典。"他说到这里，眼眶里早汪了一泓秋水，轻轻拎起衣角揩拭他的眼泪。范大同见他这样娇俏动情，说出话来又婉转可听，从心坎里发出一种怜爱。他的那两条腿益发抖将起来，随即将大拇指头一竖，侃然说道："哦，原来你真个是我的嫡亲侄媳，一家骨肉在我是义不容辞，你也不消说这样客气的话。不瞒你说，我在桃源县里声势很是浩大，无论什么大小官员，没有一个不仰慕我这范大同的名字。你的丈夫龙标平时干的事，很有些对不住我的地方，恶有恶报，

他如今已吃炮弹打死了，我也不记他的仇根。你随我回去，我自当另眼看待，决不叫你受丝毫委屈。至于你将来的际遇呢，当这文明时代也没有守节的必要，只好瞧你自家的造化罢。比如我和你若不是天缘凑合，怎么我住在这旅馆里，你也住在这旅馆里。你哭你的丈夫，偏一声一声的钻入我的耳朵，事有前定，这是勉强不来的嘘。我还有一句话要问你：你母家姓什么？当初嫁给龙标的时候，还是明媒正娶呢，还是同他在半路上结识？结婚以后，可曾生过儿女没有？”大同一面说，一面早将他的脸庞凑近那妇人的鬓角，若不是碍着阿虎站在旁边，差不多到好接一个甜甜蜜蜜的吻儿了。那妇人连忙将身子偏得一偏，羞得腮颊上火辣辣的，低下头拿手揉搓自己的衣角，一句话也回答不出。阿虎插嘴说道：“大人问你的话，怎么你又变成哑吧了？他老人家年纪比你长得一两倍，难道你还要装憨儿不成，快说快说。”那妇人被逼不过，只得含羞带泪的说道：“侄媳母家姓秦，住在安徽巢县乡村里，也有父母，也有兄弟。如今是一古拢儿不得见面了，因为丈夫那一年带了许多兵士，向我们那里经过，也怪侄媳不好，听见洋鼓洋号吹得热闹，平白地跑出来瞧看，怎么当晚就吃我的丈夫将我劫回他们的那座军营，我爷吓慌了，央出人来向他哀告，请他放我回来。谁知他不但不肯答应，益发将爷捉在营里，叫我们家里拿五千银子去取赎。叔公，你不知道，他们若果然是土匪呢，我们还可以报告官兵前去捕捉，叵耐官兵干出来的勾当，有冤枉也没处申诉（言之痛心，愿有兵权者一审及之）。后来幸亏他强逼我成亲，我便撒娇撒痴，算是饶了我阿爷的性命。”大同听到这里，不由气得抖抖的，回头望

着阿虎冷笑道:“你仔细听听,开口闭口,他还拿营长来吓人,其实什么是营长咧,简直背地里就是土匪。后来又怎么样呢?”秦氏接着说道:“他在芜湖租了一所房屋,将我撰在那里,先前还按月寄些家用给我,自从去年他既不回来,又不寄款,有人说他在北边另行娶了一房堂客,我也不知道是真是假,还眼色巴巴的等候消息。那里会想到他在南京,又出了这岔枝儿呢,我是念夫妻情分,不得不赶来收他的骨殖。虽然买了一口棺材,粗粗的将他安葬下去,至于我的私囊,却已用得干净,思前想后,自然泪出痛肠。若不是碰见叔公,我总打算重返家乡,寻觅我的父母。”大同吓了一跳,忙拦着说道:“哎唷,这个如何使得呢,你是一个没脚蟹,人生面不熟的,像这样兵荒马乱,一经上了道路,包管走不了几多远近,又该撞着我那侄儿龙标第二。我素来心慈面软,社会上不知干了许多善举,何能眼睁睁的望着我这嫡嫡亲亲侄媳妇儿吃苦。”阿虎又凑趣说道:“可不是的吗,你乖乖儿的跟随大人到了桃源,那里的房屋前后有八九进,伺候的仆从男女有百十人,到那时候,你享了这天大的福,方才知道死了丈夫的好处呢。”大同见他说出来的话有些发笑,忙对他丢了一个眼色,重行吆喝说道:“你休得在此瞎三话四,快去吩咐堂倌一声,所有范少奶奶的房饭账目,一概归我结算偿还。”阿虎答应了几个是,当下便退出房外。秦氏自然千恩万谢,这一夜倒还规规矩矩,各人住各人的房间。

再说范大同既已侥幸出狱,又得此意外的奇遇,他心里的欢喜别人也形容不出。不过一时想起大鸭子忘恩负义,便忍不住瞪眉竖目,要打算一种摆布他的方法,所以暂时不愿

回去，去便在这南京城里耽搁了几日。又苦身边没有多钱，阿虎的那几张钞票早已用得净光大吉，不想那旅馆里的老板，从阿虎口中打听出大同是个财主，不但不向他需索款项，而且替他在各处借贷，利息虽然稍大一点，大同却毫不介意。背地里便同阿虎谈及他姐姐大鸭子，据大同的意思，想叫阿虎下一把毒手，先行赶回屋里取了大鸭子的性命，倘有官司干涉，自己拚取出一半财产，替阿虎料理。阿虎毕竟碍着姊弟情分，决计不肯担任，大同叹气说道："你这孩子真是糊涂了，春红是你的堂客，轻轻的在他手里将性命送掉，你便砍了他，也不过算是一命抵偿一命。况且，他的心肠这样歹毒，我不害他，他依旧还要害我。"阿虎将身子一扭，笑道："老爷此刻的话虽然说得好听，万一干出祸来，你又置身事外，该杀，该剐，还是我冯阿虎承当。老实说，我近来已增长了许多阅历了，再不肯冒冒失失，我替老爷筹划，不如放他一条生命罢，将他这身子拿出来一卖，老爷既不担杀人的罪名，而且可以收入一笔巨款，岂非一举两得。"大同沉吟了半晌，笑道："我也想到这里呢，但是仓猝之中，向那里去寻这一个售主。"阿虎将胸脯子一拍，笑道："这件事不消老爷费心，包在我的身上，不到十天半月，可以达我们目的。但须问老爷一句，这身价银子，究竟要人家多少？"大同叹道："像我们这份人家也不靠卖人度活，能够将这妖打发离了眼前，身价若干，悉听你自己斟酌罢了，但是要愈快愈好。"阿虎笑道："事有凑巧，我在这几天里因为闲着没事，少不得向各赌场上厮混厮混，由此便结识了许多朋友。离这地方不远，有一家裁缝铺子，老板姓邹，年纪也有四十开外，自幼儿害了一头疯疮，将

几根黄头发癞得一干二净，别人都喊他做邹二癞子。去年他的黄脸婆子死去，目下只剩下了一个十五岁的女孩儿，境况很不宽裕，吃到早饭愁到晚饭。”大同将脸一沉，说道：“你这厮真有些道三不着两呢，说了这一套闲话，与我们的正经事体毫没关系。我请问你，这姓邹的既然穷得要死，他还有这款子来买你的姐姐？”阿虎将圆眼睛使劲一楞，急道：“老爷，你好暴躁性子，我的话还不曾说得完呢，瓦砖尚有翻身日，岂可人无得意时，邹二癞子，穷则穷，你总不能指派他穷得一世。说也好笑，第一次光复，那些大户不是都逃躲得无形无影，内中有一家公馆，在前清时代曾经署过两任道缺，光是细毛衣服，不下三五万银子，临走当儿，都交给邹二癞子替他变卖。他们雇了一只官船，向家乡进发。后来有人告诉邹二癞子，这一份人家不曾到了湖南，便在江心里吃那船户收拾得光前绝后。邹二癞子得着这消息，嘴都笑歪了，安安稳稳，坐享这一笔意外财产。一个人运气来了，委实好顽呢，山也挡他不住。前番夸兵进城，大抢大掳，癞来的什物他们是不心疼的，搁在街心里，减价发售。邹二疯子拿出自己的本钱，但凡值三五十元的东西，只消用一两块钱就可以到手，本大利大。那些夸二哥哥，可算替邹二癞子做了一场粗活。目下他的头发虽然不肯重新长出，至于他那一副脸庞儿，圆得比八月中秋的月饼还要好看。如今九月里还不曾过完呢，他的狐皮袍子身上倒穿了两件，好不威风有趣。”（怪人怪事）大同被他说得也笑起来，忙道：“既是这样，你便寻出人来向他去接洽罢。一经谈得妥帖，还得打发你去接那贱人到来。”阿虎点了点头，当下便跳跳跃跃的去赶办这事。果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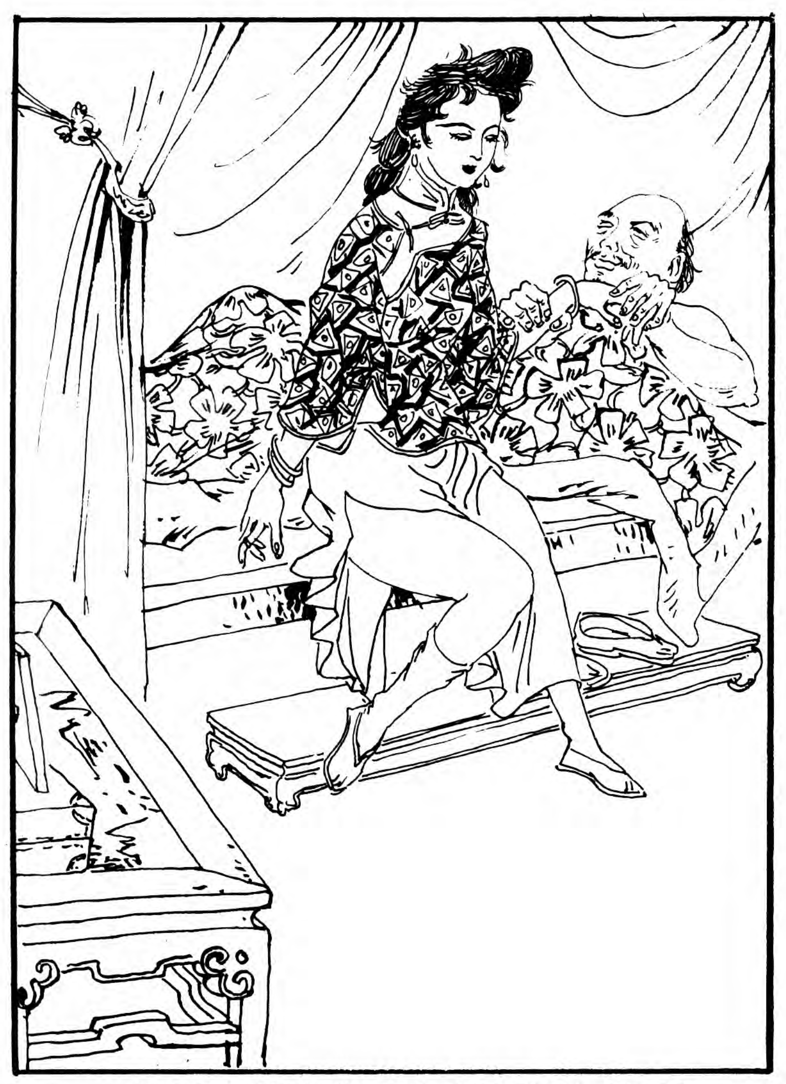
然不消几日功夫，邹二瘸子见是桃源县财主的家小，当然是不会错的，说明了身价是二百银子，酒水费用一切在内。大同也毫不计较，没口子答应不迭。订议以后，大同便教给阿虎，说你不必告诉大鸭子实话，只说龙标在南京打了胜仗，命你来接他到营里去做太太，他没有个不欢迎的。一经得了手，你便将他带到这栈房里来见我，自然另有办法。”阿虎一一领命，当下便欣然而去。

再说大同自从陷在牢狱里尝那铁窗风味，别的还不打紧，惟有这衾单枕冷，身边没有一个女人伏侍，耐不惯这孤凄凄的景况。此刻骤然脱了缧绁，不是在下敢冤枉他，委实在这色欲上有些跃跃欲试，打算向那钓鱼巷一带去重寻旧好呢。一者兵焚之后，那些莺莺燕燕多半逃遁一空，门户依然，笙歌消歇，大有人面桃花的感想。二者目下用度，全系向各方借贷的，比不得当初能够挥金如土，终日蜷伏在旅馆里。眠又不安，坐又不快，真是无可如何的时候了。不料平白地撞见这侄媳秦氏，人物生得漂亮干净。还有一件事，天从人愿，自己痛恨的那个侄儿龙标，居然假手炮火替我报了仇怨。诸君替他想想，像他这色中饿鬼的绅士，在这当儿不打秦氏的主意，又向谁去打主意呢？（写得不堪，可为社会上劣绅作一榜样）。先前碍着阿虎的面孔，还不肯过露轻薄，打发阿虎走后，大同的狐狸尾巴便直露出来。想出法子，百般的向秦氏勾搭，叵耐秦氏是个小家妇女，自幼儿没曾沾染过文明气习，对于这叔侄名分上倒还觉得非常郑重。况且大同上了几岁年纪，便有些轻怜蜜爱的地方，总疑惑叔公怜悯我孤苦无依，另眼看待些也是有的，断猜不到他藏着什么歹意。每逢夜晚，也坐

在大同房间里陪他讲讲闲话，以及铺床叠被，递茶递水，恐怕叔公憎嫌堂倌们龌龊，自己都赶着上前来料理。大同又错会了他的意思，以为秦氏将全副爱情，都把来付托在自己身上了。也是合当有事，勉强捱了几天，委实有些捱不过去（不如怎生个捱法，妙绝）。这一夜，忽然装做有病，先脱了外面衣服拥被坐在床上，故意一声一声儿的在那里呻吟。秦氏见这模样，不由慌了手脚，趸进前来问长问短。大同暗暗好笑，便从被里伸出一只手，向床边上拍了拍，似乎命秦氏坐在这里，秦氏不得已，便斜签着身子勉强坐下。大同老实不客气，趁势便握住他的纤腕，秦氏又不敢违拗，心坎里早吓得拍通拍通的乱跳。说也奇怪，这老妖精不知使用那一种手法，忽然在这要紧当儿，他将三角菱眼睛挤了挤，兀自会流出一胞清水来，接着叹了一口气，哽咽说道："我的命真苦呀，活到今年五十多岁摸摸屁股，一共不曾留下根须，白拥着这数万金的财产，将来交给谁去享受？你那叔婆去世又早，半路上虽然买了一房姬妾，又不能知心合意，眼见我得要和他脱离关系了。精神硬朗些还不关紧要，万一有个病儿痛儿，那可就伤心到了极顶。你是一个聪明孩子，请你替我打算打算，怎么样才能够叫我心里愉快呢？"他说话的时候那只手越发捏得紧紧的，嘴唇又歪了，眼睛斜了，情状十分难看。秦氏觉得很是害怕，要夺手又夺不掉，只得嘤咛着说道："叔公将心放宽些，身子既不大好，尽管烦这样没要紧的事，这病如何能希望他全愈。"大同将脸向前凑近了一下子，含笑说道："好心肝，你以为这事不要紧，我却以为要紧得很咧。希望我的病愈也不难，只求你侄媳妇救一救我。"秦氏其时只觉得大

同嘴里有一阵葱蒜臭气，直触进自家的鼻孔（因脸凑近故也为之一笑）。连忙避转了粉颈，似笑非笑的说道："叔公说的是什么话？我又不会行医，我又不会画符，如何能够治你的病？"大同听到这里，却好他嚼了这半天的舌头，那眼泪已经半滴没有了，登时换了一副花脸哈哈大笑道："傻孩子，傻孩子，世界上再傻些的人也傻不到你这步田地，我要你治病是治的心病咧，与行医画符都没相干，来来来，那边床铺冷清清的，我知道你睡得不大舒服，你不如钻入我这被窝里来罢，我还有体已的话打量和你细谈细谈。（单刀直入，更不消委婉，活画出一种色鬼神态。）秦氏既不愿顺从，又不敢峻拒，战战兢兢的说道："这个如何使得，倘若吃别人瞧出破绽，我的脸面不要紧，恐怕叔公公的名誉要受外间人的批驳。"大同口乾舌硬，急着说道："偌偌，你难道将我当做老顽固看待不成，不瞒你说，我们当绅士的一举一动，必须得顺应潮流。据新学家的理论，便是嫡亲父子，这名分上还可以随随便便的迁就，何况我们叔侄，你休得错了这机会。像你这样花枝般的人物，年纪才不过二十来岁，下半世的风光着实有一番享受，当真你还能做一世的寡妇？我为人道起见，断不能让你戕贼这身体自由，来来来。（若遇金圣叹先生批评到此，必曰尽管来来来了，绝倒。）秦氏又羞又急，因为他提到叔侄两字，便正色说道："承叔公见爱，件件替侄媳设身处地的着想，侄妇很是感激，但是侄妇即使要嫁人，也须等候你侄儿三年服满后，才可以提议这事。道不得个他的尸骨未寒，侄妇便兀自干这没廉耻的勾当。"大同又笑起来，说道："当这共和时代，还讲究什么守孝不守孝吗？快别要这样迂阔，再挨磨一下子，

天快要发亮了，来来来，来来。”（又接续两句，亏他有这副厚脸）。他一边说，一边便动手动脚，依他性子，恨不得直拥抱过来。外边虽有堂官和那些旅客，无如他们在房里鬼混，谁也不去管谁的闲事。照这光景，恐怕秦氏逃不脱他们的掌握了。正在难解难分之际，蓦听得房门一响，走入一个袅袅婷婷的少妇，手里抱着一面月琴，叮铛叮铛，拨动那弦子提高喉咙唱起烟花女子小调儿来了。若问这少妇是谁？这回书中不及叙述，欲知后事，且阅下文。



大同暗暗好笑，便从被里伸出一只手，向床边上拍了拍，似乎命秦氏坐在这里，秦氏不得已，便斜签着身子勉强坐下。大同老实不客气，趁势便握住他的纤腕，秦氏又不敢违拗，心坎里早吓得拍通拍通的乱跳。

第二十三回　叙旧情可歌可泣　制春服奇事奇文

大凡这些旅馆里，当这三更半夜，往往有好些不尴不尬的妇女跑进来弹唱。他们虽是以卖艺为名，至于有人瞧中了他，一般的可以替那些孤身客人荐一荐枕席，价钱又廉。其中尽有色艺均佳的女子，比向那些窑子里叫来局还高得几倍。不过这位怀抱月琴的女郎，不先不后，偏拣在大同和秦氏要紧的当儿横身直插进来，大同吃了一吓，一松手将秦氏推过一边。秦氏趁势向那女郎招了招手，便叫他在门侧一张椅子上坐下，似乎说多谢你做了我的救星，你有什么好曲子，尽管放开喉咙来唱罢。那女郎不知就里，真个用手将弦子紧了紧，乱七八糟的唱将起来。他这一唱还是小事，外间免不得又有许多闲汉围拢在房门外面，顺便听这不用花钱的小调儿，好不有趣。诸君想想，一座房间顿时热闹，如何还能容得范老先生卖弄风情，温香倚玉呢？（妙绝，我读之不禁失笑。）其时只把个大同气得半死，又因为是秦氏吩咐这女郎唱的，投鼠忌器，却不敢轰他出去，所以那女郎唱一句，便好像拿着刀子向他心坎上锥一锥，如何禁受得起，好在他这病原是假装的，既已闹得决裂，不能够遂自己的心愿，老猴在被窝里也没有意味，叹了一口气，重行将大衣披好，没精打采的跳下床沿，不住的拿眼瞅着秦氏，又是好气，又是好笑。秦氏

又恐怕触恼了这位叔公，将来没有依傍，少不得殷殷勤勤的亲自向茶桶里倒了一钟酽茶，递过来给他漱口，大同使劲将他的掌心一掐，秦氏含笑将手一缩，那个茶杯豁琅一声，便砸碎在地下。那个弹唱的女郎见这模样，兀自将弦停住，尽看着他们发愣。那些闲人见里面住了唱，也就一哄而散，秦氏弯腰将地下碎磁拾过一旁，重行咬着大同耳朵低低的不知说了是些什么话，只见大同将他的那个脖子，摇得像博浪鼓似的，通红了一副老脸，冲着秦氏笑道："我又不傻，为什么放着现钟不打反去铄铜。"秦氏又轻轻的笑说道："我这身子近来也不大干净，便算叔公有心，我也不能奉陪。这女孩子小曲虽然唱的不甚高明，至于他的脸蛋子生得倒还不错，如留他下来伺候叔公，逢场作戏，谁也不能批驳叔公的不是。"他们只顾在这里喁喁私语，早有几句钻入那女郎耳朵里，心下也明白他们的用意，不免羞得粉庞上一朵一朵红云泛将起来。故意将月琴挟在腋下，站起身上，微微笑站说道："时候已是不早了，请老爷赏给我几文，让我好回家去睡觉咧。"大同尚未及回答，秦氏早笑着向他说道："在这里睡觉不是一样，深更半夜怕路上行走也不大方便。"那女郎含羞带笑的说道："少奶奶，你这话倒说得轻巧呢，我们干这顽意儿是出于无奈，我们是卖艺不卖身子的呢。"他虽是这样说，至于他这娇躯倒反坐下来不肯动掸。大同细细赏鉴了他一番，觉得这女郎眉清目秀，举止也还落落大方，不像是出身窑姐。不觉笑问道："我们总是初会，还不曾请教你的芳名。"那女郎叶哧一笑，扭头扭颈的说道："你要问我名字则甚？难不成还要替我做一篇传赞吗？"（吐嘱不凡，即此一端，已觉是女非寻常莺燕可比。）

大同也笑道:“我又不认识多字，那能够替你去做传赞，但是萍水相逢，也算得是前生缘法，有这么一个名字挂在我齿颊里，将来也好留着做了纪念。”女郎嫣然一笑，从衣领旁边掏出一方手帕，掩着嘴笑道:“我的名字自幼儿叫做红秀，老爷便叫我做红秀好了。”(春云一展。)大同点了点头。秦氏又接着笑问道:“不是我多话，瞧你这身分模样，还有些怯生生的，似乎走了这条道路还不甚久，你究竟可曾嫁过丈夫没有?”女郎见秦氏问到这里，把不住一阵心酸，扑簌簌的竟自流下泪来。哽咽着说道:“谁还说我没有丈夫呢，我的丈夫他也是个学校里的学生，便是奴家也曾受过文明教育。扫来梅腊的批霞那，从幼儿便练习的纯熟，那里会料到风琴变做了月琴，这牢什子还是新近从一个鸨母学习的，见笑得很，不过聊以餬口罢了。”大同惊问道:“你的丈夫既是个上流社会人物，如何容得你在外面出乖露丑?”那女郎又将他们两人望了望，复行低下了脑袋，半晌也没言语。秦氏瞧这光景，着实有些可怜，他便挨着他的身子，款款深深的问道:“你怎么尽不开口呢?或者你也是和我一样，丈夫已经死了不成?”女郎又将头摇得几摇，含泪说道:“他并不曾，总怪我以前做的事对不住他，他如今不肯收留我了。”大同此时觉得义愤填膺，控拳攘臂的嚷道:“岂有此理，岂有此理，你这丈夫不是简直薄幸吗?你告诉我，你这丈夫是谁?让我去替你向他质问，我们这些绅士，在社会上当着商董，是有这权力，可以干预得人家的家事的。(好货自己家事，尚不能干预，转欲来干预别人家事，可发一笑。)那女郎也就叹了一口气，说道:“这也不能怪我的丈夫不是，总由于我们做了一个文明女子，年纪既轻，阅

历又浅，只知道自由两字是天赋我们的特权。至于什么家庭结合，法律制裁，还不暇一一去过问，及至弄到身败名裂，任你再懊悔些，那逝水般的光阴，眨眨眼已留他不住。比如我邵红秀，先前在社会上享受着何等光荣，偶一失足，便不齿于人类，沿街卖唱，忍辱含羞，一时恨起来，何尝不想出于自杀，然而我却发了一种誓愿，留我一个邵红秀在世，可以做那千百年来邵红秀的榜样，借此补一补已往的愆尤。佛家所谓忏悔，料也不过如此。”秦氏听他说一句，在旁边便点一点头，已猜到他是一个堕落过来的女子，胸中必蕴着许多难言之隐，所以这样含含糊糊的，不肯过于说得清楚。惟有范大同在这当儿，听见他左一个邵红秀，右一个邵红秀，说得十分热闹，蓦然触起当初一段故事。不觉拍手笑道：“奇了，奇了，你的丈夫可是叫做褚公琰不是?”(春云再展。)红秀听了，觉得十分诧异，因为大同和他丈夫是熟识朋友，益发羞愧，低下脖子更抬不起来。大同到此格外明白了，拍手笑道：“已往的事，你也不用再琐琐絮述，上次枪毙的的那个萧汝威，一定是你的情人。你闹出这样乱子，当然要吃你丈夫抛弃，懊悔也是没用。但是一层，我却有些疑惑，你口口声声不是都拿这文明女子自命，以文明女子姘识几个野老公算是稀松平常的勾当，怎么官厅里将这姓萧的罪名办得这样重呢？你有话尽管放胆直说，不要疑惑我和你那丈夫有什瓜葛，我们不过曾经在一处吃过花酒，汝威从背后告诉我，说他和公琰的女人邵红秀相好，我牢牢记在心里。再听见你的名字便叫做邵红秀，前后凑拢起来，却好做了我们初次见面的谈柄。你放心，我不但拿钱出来资助你，而且还要替你设法，能够将

你提拔出了这火坑，也不枉我们这一番的遇合。”红秀见他说得慷慨恳切，也就从心坎里感激他的义侠，当下遂也不再隐讳，便将萧汝威怎生陷害公琰，怎生被官厅瞧出破绽，汝威枪毙，自已也定了徒刑。若不是夸兵进城，劫开监狱，恐怕我这身子此刻还不能自由。大同暗暗想着；不觉失笑起来，我与这个女郎真可算得同病相怜了哇。大家谈谈说说，再一望那窗纸上业已通明透亮，差不多日头都要出来了。大同箱子里还剩下几块钱，便拿出来交给红秀，说道：“这一夜将你的弹唱的功夫耽搁了许多，这两张钞票你先拿去使用罢，随后由我出来会你的丈夫，倘若能够再收留你，也算成就你们一桩好事。过几天，你再到我这里来探听消息。”红秀千谢万谢，将钞票向口袋里一塞，福了两福，提起身边月琴徉长自去了。秦氏笑向大同问道：“叔公公这不便宜了他吗？有这几块洋钿，大可以带他的夜局，为什么白白赏了给他？”大同正色说道：“我们不过是一个粗卤汉子，敢和这些神圣不可侵犯的女学生打起秘密交涉，万一干出来，恐怕天老爷也不能容我（此自是大同好处）。况且他的丈夫和我也有一面之识，我平白地割他这靴统，萧汝威便是我的榜样。我这条老命，你让我再多活几年罢，没的才出了监牢，又撞着枪毙。”秦氏抿嘴笑了一笑，说道：“大清早起也不图个忌晦，叔公既这样体贴女人，先前为什和我侄媳妇又厮缠不清呢？”大同笑道：“这也不可一概而论，你瞧世界上翁媳通奸的很多很多，也不曾见扒灰翁有砍头的罪名。”（虽不砍头，谨防咬舌，为之绝倒。）秦氏通红着脸，径自回转他的房间。大同在旅馆里住了几时，接大鸭子的阿虎一共还不曾来，他想起邵红秀的事，兀自抱着

满腔义愤，要求会一会那个褚公琰。且说公琰自从辨明了自己的那番冤枉，这条性命，可算侥幸拾到手里的了。觉得娶妻这一件事，稍不郑重，大有出生入死的危险，因此转拿定主意，在校里则用心读书，在家中则孝养老母。其时也有好些亲友替他做媒，以为他门庭单薄，没有一个主持中馈的妇人，总觉得不成事体。他母亲也向他劝过几次，无如他执意不肯，而且发了一种誓愿，这一回娶妇，必须拣那一个性情温和，精通翰墨，还要先和自己处得十分亲密，彼此性情投契了，然后才可以提到嫁娶。至于门第财产，到可以不拘。(预为下文张本）他既怀挟了这个意思，又加上了年轻貌美，外间便很有许多女学生赶来和他交结做朋友，无如他原是惊弓之鸟。这班女学生的气习，老实说和当初那个邵红秀也不相上下，他那里敢向他们提出乞婚两字，因此也就耽搁下来。离他们学校不远，有一家成衣铺子，但凡校里的学生添制衣服，大半都由那铺子里承办。这一天公琰制了一件华丝葛夹衫，早间便送得来，他因为忙着上课，便把来向寝室里一搁，及至下了课闲着没事，他便背着人穿向身上试了试长短，倒还没有什么批驳。重行脱将下来，拿手挈着衣领觉得里面硬帮帮的，仿佛藏着一件东西，心下非常狐疑，反复端详了一会，简直像是一幅笺纸。少年人好奇心重，暗自嚼念道：难道这成衣铺子老板糊里糊涂，误将钞票塞进衣领去不成？越想越不放心，他便悄悄的拿小刀拆开那一道线脚，果不其然，真个露出一点纸角，公琰又惊又喜，轻轻的顺手便拈出来再一细看，那里有什么钞票，却是一张八行信纸，上边端端正正的还写着一首小诗。(奇绝快绝真是闻所未闻）始则还不甚

介意，及至细细念了下去，只把他欢喜得手舞足蹈起来。一面笑着，一面低低念着道，“寂寂度残春，春衣莫化尘，千针和万线，付与有情人”后边还赘上一行小字，是邹玉试作，瞧这名字分明是一个俊俏女郎，决不是那些小伙计们弄的狡猾了。不错不错，我记得邹老板那所铺子里，不常常瞧见有一个十五六岁的女孩子，帮同那些店伙赶做活计，当时我也不曾注意，如今回想起来，才觉得这女孩子虽然是个中人之姿，不料他心坎里竟埋没着这等异样聪明。天涯何处无芳草，世界上的事竟不能以门第论人，我褚公琰既要物色良材，转须相赏于牝牡骊黄而外了。越想越是快活，随即将那片纸折叠成一种方块模样，先恭恭敬敬的送至嘴边亲了一个吻，然后和衣贴肉的收藏起来。一直挨至下了课，他便心生了一计，将那件拆开线缝的夹衫亲自挟在腋下，悄没声的瞒着别人走到邹瘋子铺子里来。抬头望了望，却不见那女郎的身影，他便笑嘻嘻的问邹疯子说道：“费心费心，请你替我将这夹衫重行缝得一缝罢。”邹瘋子不知就里，接过来一瞧，嚷道：“少爷，你这是什么顽意儿，好好制成的衣服，一共还不曾上身，如何转把来拆得稀呼 烂，在不知道的还得骂我们这些做手艺的人，昏头瞪脑，一件衣服差着好几条缝，便送给人家去穿扎呢。少爷只不是有心来消遣我?”公琰吃他一顿数说，又不忍说破这内中情节，只得咬紧牙齿站在那里发笑。外面正吵闹着，那女郎已听见消息，三脚两步慌忙跑得近前，见这情形，心中已明白了九分，再仰起脖子将公琰打量了一会，止不住面红耳赤，好生羞愧。他遂也不由分说，一把将衣服从他阿爹手里夺过来，说道：“这点点小事你也不合同少爷们较量，

我这里有现成针线，让女儿替他重行补缀也就完了事了。”说着，又向公琰招了招手，将他引过一旁，他父亲见他这样出力，也便没有话说。公琰笑着，自言自语说道：“便算我不好，无故拆开了这线脚，彼此是多年的主顾，也犯不着这样生气，还是这位小姑娘为人漂亮，会猜到我的心事。”那女郎一面拈着针线，一面听见他说出这些有意无意的话，轻轻将眼波一送，复行低下头，笑得格格的。公琰吃他这一笑，直笑得浑身骨软筋酥，不由而然的凑近那女郎身边，低低的问道：“姑娘的芳名可是叫做邹玉？”那女郎本待回答，无如碍着他父亲和那些伙计们，都挤在一个屋里不便说话，只拿他一只小天足微微向地下点了一下子。却好那衣服已经缝好，便含羞带笑的向褚公琰问道：“这夹衫儿还是少爷亲自带回去呢，还是由我们打发人送入学校？”公琰忙不迭的说道：“请姑娘交给我罢，省得再累你们送来送去，益发叫我心里不安。”他说这话的当儿伸手假装去接那衣服，便乘势在那女郎纤腕上捏了一捏，那女郎并不嗔怪，转噗哧笑了一声。公琰见没有可以流连的机会了，只得依旧退出铺子门外，还回头向那女郎不住的瞅了几瞅，转回校中寝室。胡思乱想了一会，总觉得这件事是生平的奇遇，比古来历史上那些御沟流叶的故事，还要有趣得十倍。恐怕我们将来的这份婚姻，一定着落这邹玉的身上，不然他为什么单单的拣在我这夹衫里藏这样的清词丽句哩？可知他属意于我已非一日，不过我当初一共朦在鼓里罢咧。自是以后，公琰每逢到休假日期，总得向那成衣铺子门外踱来踱去，有时候逢不着他，有时候逢着他，彼此都还一笑会意。直头把个褚公琰弄得神魂颠倒，情志迷离，其

实问他们可有什么暧昧？在下能够替他们发得誓，却还是两小无猜，一身清白呢。不知不觉，眨 眨眼又过了许多日子，公琰从前原打算紧守秘密，不告诉第二人知道的。无如少年人的心理，但凡遇见一个女郎偶然眷注，无论怎样，他们都以为是红拂重生，文君再世。不是我这一样标致，断断不能博那美人青眼，没得卖弄的且尚要编出谎求卖弄卖弄，何况那个邹玉，当真有这真凭实据，落在公琰手里呢，他要忍也忍不住了，先是和一个最知己的同学，名字叫做方智卿的，大略将这段奇遇说了一遍。智卿听到肚腹里，又是惊喜又是妒羡，忽的笑向公琰说道："我和你同时也做了一件夹衫呢，保不定也有这东西藏在里面，可惜我不曾拆开来看一看，万一有了那女郎的爱情，恐怕还得分一半在我方智卿的身上。"这句话，引得公琰弯腰槌背的大笑，说道："你这人真是傻子，这是什么顽意儿，可一而不可再的。倘若人人都有这事，我这褚公琰又不能算是奇遇了。"智卿也不理会他，随即跑入自己寝室，当真将那夹衫检得出来，使劲的拆开来一看，说也奇怪，端端整整，竟然也藏得一幅笺纸在里面。智卿快活已极，跳跳跃跃，送给公琰来看，说道："你瞧这诗，可同你那首诗是不是一样？"公琰听见这话，早吓得呆了，再照样念下去简直和自己的那首诗一般无二。自此风声传遍了全校，但凡有衣服是邹成衣铺子里制的，你也拆，他也拆，要是不拆，拆出来都藏有那一首诗，下边的名字，依旧是邹玉试作四个小字。大家都笑得肚肠打结，直把那个褚公琰气得和乌龟似的，缩着头一言不发。欲知后事，且阅下文。



那女郎一面拈着针线，一面听见他说出这些有意无意的话，轻轻将眼波一送，复行低下头，笑得格格的。公琰吃他一笑，直笑得浑身骨软筋酥。

第二十四回　奋义勇枉作冰人　陷牢笼痛惩淫妇

那一班学生在校里没事时候，他们还要兴风作浪，逢着休息日子，吃喝嫖赌什么事儿干不出来？比如这邹成衣的女儿，虽算不得一个标致人物，然而瞧他那种风骚样子，大家早已瞧在眼里，搁在心头。出出入入，绕着道儿都得向他那铺子门首经过一遍，只是苦着没有机会和这女郎亲近。今既得着这好顽的把戏，谁不兴高采烈，登时你传我，我传你，平白地又热闹起来。只消下了课，他们这张嘴几乎没有一时一刻，不把那邹玉当做新闻议论。有的说他是别有会心，有的说他是故弄狡猾，在别的学生还挟杂着些游戏三昧。惟有公琰却存着呆心眼儿，暗暗在背地里发根，以为你邹玉既有意和我打这秘密交涉，便不该在别人衣服里也藏着这一种哑谜。色胆如天，在这一日晚上，他更忍耐不得，迳自瞒着大众，悄悄的想来和邹玉厮会。事有凑巧，却好邹玉的父亲邹二瘌子，吃朋友约出门吃酒去了，只有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司务，偕着两个小徒弟伏在案上做针线。邹玉笑嘻嘻的抓了瓜子，倚在门傍边嗮吃。公琰从黑影里走得近前，悄没声的将邹玉袖子一扯，邹玉吃了一吓，将瓜子儿洒落满地。刚待开口叫骂，公琰忙央告道："姑娘休得生气，我是褚公琰，特地来奉访，有话问你的。"邹玉觉得这声音很熟，便将身子一闪，露出隐隐

灯光照在公琰脸上，方才认出是个熟人。笑道："少爷要做什么衣服请到里面来，和司务们说罢，我是不大理会则个。"公琰听他这口气，不住将自家那脑袋摇得像博浪鼓似的，似乎我有要紧的话要和你细谈。偏生那邹玉不明白他的用意，将身子一闪，早缩得进去，弄得公琰哭笑不得，要进去又不敢，离开了又割舍不下。正在为难之际，忽然从黑影里跑出一个大阵人来，将公琰架了就走，公琰吃他们扯得七颠八倒，心里又害怕，只是骨冬骨冬的乱响。及至架了一截路，一干人方才大笑起来，群向公琰责问：你躲在成衣铺子门首，鬼鬼祟祟的究竟干什么勾当？当公琰凝神一望，才知道他们都是一班同学，急切里又回答不出，直羞得夹耳根子通红。内中又有人笑嚷道："这奸可吃我们亲手捉住的，若说那丫头有诗寄给你，我们不见得便没有这诗，如何容得你褚公琰一个人独占这先着儿，快快从实招来，你几时和他入港？他又在几时约你去会面？你若有半字支吾，那时我们全体动了公愤，你可吃不了要兜着走呢。"公琰一面陪笑，一面和他们走回校中，言语之间虽然不肯公然承认这事，然而隐隐约约的总将那个邹玉姑娘，说成是红拂一流人物，平时的青眼，全注重他一人身上。同学听了，有羡慕他的，有嫉忌他的，还有一大半不肯相信的。连日以来，大家便将这件事当做一种新鲜问题，着实研究了一下子。哈哈，趁他们诸君研究的当儿，在下先将这邹玉闹的这顽意儿叙一叙，读者才知道古往今来那些小说子上编的佳人才子，恐怕有许多事迹出于虚诬，以讹传讹。吃那做小说子的人偷得来当做材料，花团锦簇活色生香，以至弄得那一班血气未定的青年读了这段书，都以为世界上尽

多这样的聪明狡猾女郎，魂儿梦里把来搁在心上，总希望我有这一天，和这样女郎聚在一处轻怜蜜爱，浅酌低吟，享受那闺房艳福。哈哈，小说流毒什么叫做毒呢？这便是陷害人心一种无名肿毒。别的我晓得，比如这邹玉以一个成衣铺子里的女孩子，他竟会在人衣服里寄一首新诗累得这些学生们为他颠颠倒倒。从好一边说，这邹玉定然是抱负不凡，蕴蓄着满腹才华，没处发泄，所以借这题目游戏三昧，好博取一个怜才知己。哈哈，照上面的做作看来，不独褚公琰作如此想，怕阅书诸君也未尝不如此想呀。那里知道，这邹玉姑娘今年虽有十五六岁，斗大的字却不认得两筐箩。三年前满头上还堆着焦黄头发，眼泪鼻涕成大片的挂在嘴唇旁边，指甲缝里灰垢积蓄得有三五分深浅，人见了他，远远就打喷嚏。目下因为他老子发了一笔横财，他方才居移气养移体，渐渐儿打扮收拾起来。论他这份姿首，也不过是个小家碧玉，但是他却有一种小聪明，喜欢听听弹词，讲讲故事，平时除得好吃好穿以外，便将这等事当做日常功课，偏生他屋里那位老司务见多识广，只消闲着没事，便和这位邹玉姑娘讲讲这样，说说那样。有一天，那老司务忽然谈了一段故典，他也记不得这故典，出在何朝何代。他说有这么一个宫女，替皇上缝纫军人衣服，寄到塞上去给那些兵士穿着。这宫女深通翰墨，芳心里动了动，便制了一首小诗，藏在那衣服里面。后来被那个军人查察出来，回国时，便奏明皇上，皇上知道是这宫女做的，便发了慈悲，将这宫女嫁给军人为妻子。老司务说这话的意思不过是无心之谈，却不料动了这姑娘有心之听，他想着我们替人家制的衣服很多，我为什么不也来试一试呢？于

是便逼着这老司务念出这一首诗来，又央求两个学徒替他一张一张的照样写了许多，好在别人裁好的衣服多半由他亲手帮着料理，他便悄没声的每件衣服里轻轻塞进一张。在他的想头，我这样办法，碰不着这个或者也碰着那个，存一种多里捞摸的意思。（妙绝，读之使人失笑。）那里料到这一班没脑子的学生，你也以为邹玉垂青他也以为邹玉眷注，闹成一个不亦乐乎。内中尤以那个公琰眠思梦想得利害，以为若不要这邹玉为妻，便辜负了这一生一世，岂不成了天大的笑话呢。这也是在下做小说子的本领太老实了，不肯替他们圆这样大谎，若换上一种文墨朋友提起笔来，正苦没有材料，得了这番好机会，还不是如花如火，将那邹玉姑娘写成一个又聪明又狡猾的文明女子，便是读书诸君，也会堕入他这葫芦套里，岂非冤枉。照这等事看起来，我们中国那一部二十四史，可想其中也不知埋没了多少英雄，侥幸了多少人物。邹玉姑娘，也不过是千百份中的一份罢了。闲言休絮。

再说那个范大同，自从前天打发邵红秀走后，他在栈房里镇日价也没有事干，有时候和他侄媳妇秦氏谈谈说说，秦氏看待他虽然十分亲蜜，至于提到那件不尴不尬的勾当，他总有些推三阻四，大同挟着满肚皮欲望，一时不能达自己的目的。邹二瘌子价买大鸭子的事，已经谈得妥帖。叵耐阿虎回乡去接他姐姐，至今一共还不曾来，大同静极思动，便想起曾经允许替红秀去会公琰的那句话，他又苦于不认识公琰的住址，好容易察访了两天，方才探出他住的地方，离那乌衣巷不远。这一天，约莫有午后光景，他兀自高高兴兴跨上一辆人力车，寻到公琰门首，只见双门紧闭，寂无人声，原

来那条巷子狠是僻静，轻易没有行人来往。大同用手在门上敲了两下，内里便有人问他是谁，大同提着喉咙说道："我姓范，是特来会你家公琰的，并有要紧的话和他面商。"一语未毕，只听见呀的一声，门已开放，走出一位中年妇人，鬓脚星星已有些花白了。大同陪着笑脸说道："请问公琰可在家么？你老是公琰的什么人？"那妇人答道："公琰原是小儿，他在学校里还不曾回来，不知范先生寻访小儿有何事故？"大同欠身说道："原来你老便是公琰的令堂，失敬失敬，我同公琰本系旧好，此番特地过来替他做媒，你老可允许我府上略坐一坐。"公琰的母亲汪氏，以前受了那一风浪，虽说媳妇已经定了罪，监禁女狱，这一口愤气，算是稍稍发泄。然而想到公琰只身无偶，老人家又是抱孙心切，恨不得赶快另行替儿子再娶一房媳妇，无如兵荒马乱，没有人来肯管这些闲事，便是偶然有些亲戚提到公琰婚事，又往往高不成，低不就，一直延搁到了今日。汪氏心里十分着急，这一次忽然见范先生跑来替他儿子说亲，正中下怀，那里肯放他走去，随即含笑请大同到内室里去坐地。大同当时便掏出几个铜角子，打发那车夫走去，他便大踏步跟随汪氏走入里面。汪氏将门关好，自言自语的说道："可巧呀，我们使用的一个仆妇刚才替我有事上街，难得范先生大驾光降，又没有个人伺候，真是抱歉得很。"大同忙笑道："不妨事，不妨事，我也没有好久耽搁，请太太不必费心。"说话的当儿，他早猴在上首坐上，汪氏殷殷勤勤的倒上一钟酽茶，笑问道："范先生好像是北边的口音，几时到省城里来的，怎么会同小儿相识？"大同想了想，在人家母亲面前不便提起当初在妓院里吃酒的话。随即顺口答应：

“不瞒太太说，我在省城里年代狠是不少了，起先有好几处学校，聘任我充当做体操教习，后来他们又听得我国文很好，死拉活扯的又逼着我教给他们念教科书，所以令郎既在学校里做一个学生，提起我的大名，是没有一个不知道的。”汪氏点头冷笑说道：“哦，原来又是一个体操教习，不怕先生见气，我们是个惊弓之鸟，但凡听见这体操教习四个字，无论大脑小脑，一个拢儿都涨得生疼。”大同这才想起前番萧汝威那件事，他原是个体操教习，也不怪这太太提着他发恨。于是忙笑着分辩道：“我这体操教习，与别个体操教习又自不同，况且我近来又不教体操，已经换了国文功课了，请太太放心。”汪氏见他说话的神气，有些土头土脑，心里已是不大愿意了。勉强笑说道：“这些闲话，也不必再提他罢，不过先生这次的来意，是替小儿撮合姻事，究竟是谁家的女孩子？先生说出来好让我们斟酌。”大同这当儿将胸脯子一挺，侃然说道：“还有谁呢，我为令郎设想，与其将来娶一个蓦不相识的女儿，他的性情举动一件儿也不明白，不如还是将先前那个令媳复行娶得进门，这是没有再好的办法。令媳妇红秀，如今流落，委实可怜了。他怀里抱着一柄月琴，钉冬钉冬的向我们住的那些客栈里沿门弹唱，骗人家几个钱度活。由我发心替他圆成这份好事，他进了府上的门，你太太若是闲着气闷，大可以吩咐令媳提起那面月琴来，唱几句小调儿替你们母子开开脾胃。到那时候，你们得了这样好处，提到我范大同的名字，包管要没口子的感激呢。”说毕，又是一阵哈哈大笑，其时把个汪氏的脸都气得铁青了，冲口向大同说道：“你先生说的还是梦话呢，还是真话？如若果是真话，我家这份门户已吃那

妖精闹得落花流水，便算我们母子再糊涂昏愦些，也道不得再叫那贱人来做媳妇，先生请回栈房罢，舍间没有别人，也不敢留先生在这里久坐。”一面说，一面便站起身子，意思便想赶大同出去。大同觉得这事很出自意外，以为我既抱着这种热心，世界上再没有及得我这般大义大侠的了，怎么他听了还不高兴。（一相情愿，社会上如大同其人者正自不少。）当时又笑问道：“太太，你老不要过于拒绝，或者你的令郎肯重收这覆水，也未可知，他们两家头既没有深仇大隙，你老苦苦的搁着他们，未免就不近情理了哇。”汪氏怒道：“范先生，你休得管我们家里这些闲事，我儿子便一世娶不到堂客，也不能容得这妖精进门。我早知先生是来说这无理取闹的话，适才那两扇大门也断不肯开。”大同见汪氏声色俱厉，知道这件事是万万不能拢合的了，不由叹了一口气，怏怏的别了出门。毕竟他此心不死，复又寻到公琰学校里来会公琰。不料公琰在这当儿，正眠思梦想的打那邹家阿玉的主意，这些话如何能够入耳，不免又受了他一番拒绝。大同越想越气，撅着胡子跑转栈房，将他侄媳妇秦氏唤至面前，把适才的事迹一长一短向他申诉了一遍。又说社会上实在好人难作，比如这等举动，若是换一个凉血动物，如何肯这样出力，我范大同以豪侠自负，想替人家图成夫妇，偏生着这不近情理的母子，岂不叫人灰心呢。”（蠢奴有蠢奴的心理，说来可发一笑。）秦氏笑着劝道：“叔公且自由他们去罢，他们既然不知道好歹，这也叫做没法，好在天老爷断然不能辜负叔公。”（天老爷那里管你们这许多闲事。）大同接着说道：“咳天老爷呢，”一句话未完，忽听见房门外面有几个挑脚夫子，挑着许多行李物件，

喊着问道："这里可是范老爷的房间？"范大同探头一望，只见阿虎偕同大鸭子在后面，也跟着进来。阿虎对着大同挤了挤眼睛，然后帮着茶房将行李什物接下，开发了脚力，复行向大鸭子笑道："姐姐，你呆站住这里作什，快快进房去罢。"大鸭子见这情形，两条小腿吓软了，若不是双手扶着板壁，几乎晕倒在地。你道这是什么缘故呢？原来阿虎记着大鸭子陷害春红的仇，只恨没有报复的地步。大同出狱居然将他姐姐变卖给那邹二瘸子，又吩咐回去说谎哄大鸭子说是龙标打了胜仗，接大鸭子到南边来享福，大鸭子不知是计，听见这话欢喜得什么似的，当时便备了酒饭，殷勤款待他兄弟阿虎。又详详细细，探问他龙标的行止。阿虎信口开河，把那龙标说得怎样升官发财，一心一意总记挂着姐姐，所以特地打发我来迎接。大鸭子眉花眼笑，又追问了一句："你在省城里可曾打听得老爷的消息？他坐在监狱里，恐怕一时总不见得能够出来罢。你这孩子究竟不会办事，如果有这见识何不同范少爷商议商议，凭他目下的声势，只消歪歪嘴儿，或是向狱官吩咐一句，或是径自打发那些看守牢房的小卒，冷不防在那三更半夜，将那老狗结果了性命。不但眼前除得一害，而且以后这份家业财产，便全归我和范大少爷的掌握，短夫妻变做长久夫妻，世间的事再没有比这快活的了。(写大鸭子之毒，直毒到如此，世间类大鸭子者还多不得，疑作者笔下不留余地。)阿虎怔了一怔，便顺口答道："我早和范大少爷计议到这里了，范大少爷没口子喊好，我动身的当儿，他已经忙着去办理这事。我同姐姐赌拍个手掌，包管姐姐到了南京，那老狗的尸身差不多掉入乱葬坑里去了。我恐怕姐姐念着旧时

情分，冒冒失失的说出来叫你伤心，不免把来瞒着姐姐，难得姐姐也赞成这勾当办得不错，可见我和范大少爷的主意，竟自与姐姐共鼻孔出气的了。”说毕，只是抿着嘴尽笑。大鸭子将眼睛一楞，冷冷的说道：“我和老狗有什么情分？他仗着有钱，白占据了我这身子，耽名不耽利，那里及得范大少爷精强力壮，各事都遂奴家的心。莫说死一个老狗，像这样老狗便是死一百个，我做姐姐的若是为他流一丝儿眼泪，便对不住范大少爷，也对不住皇天菩萨。好好，你既有这能耐，替我将这事办得十分妥帖，将来我总得叮嘱范大少爷，提挈你作一个排长。你莫瞧不起我，我这为人心肠最软，但凡别人有点好处给我，我是知恩必报的。（偏如此说，使人闻之毛发悚然。）阿虎只有点头的分儿，也不再和他多话。其时合家上下，都知道大鸭子要到南边去了，阿虎的母亲在背地里央求他们姊妹，将自己也带得出门，好到范大少爷那里一齐去享福。大鸭子听见这话，那里肯答应，吆喝着说道：“我此番动身，不过将金珠细软打点几个箱子随同带去，至于粗重家具以及这一所房屋总得留一人在家里看守一切。南边我不大过得惯，终久都得和范大少爷回来，你这样大的年纪还白吃这辛苦则什呢？不是我说句笑话，如果老爷活在世上，你赶了去或者可以叙叙旧好。如今他的骨头已打了鼓了，他不能从棺材里扒出来和你睡觉。（女儿取笑生身阿母，不惜出如此尖刻口角，真觉大鸭子非人。）他母亲吃他这一顿冷讥热讽，羞得夹耳根子通红，不便再说什么，只得躲在房里呜呜咽咽尽哭。还是阿虎瞧着不大过意，暗地里安慰他几句，他母亲只索罢休。惟有大鸭子非常得意，这几日以来，向各处姊妹们

以及平时赌友，挨门挨户的进去告别。凡是有人问着他，他也毫不隐讳。别人也有讥诮的，也有羡慕的。因为平时往来亲密，大家少不得轮流替他饯行，又痛痛赌了好几十场。阿虎恐怕时候耽搁久了，大同在外边着急，没口子催着大鸭子上道，大鸭子这才连夜将贵重物件，还有许多现银钞票，一个大卷包卷得干干净净。临走时候，又关照他母亲好好料理门户。他母亲含悲带泪的，将他们姊妹送至门口。于是水陆并进，不会隔了好多日子，已抵下关。由阿虎雇人挑抬行李，他和大鸭子坐上马车，风驰电掣的赶进了城。大鸭子在车里还问着他："范大少爷的营盘在什么地方？他可曾替我觅好了公馆没有？"阿虎笑道："公馆吗，他一时还不曾寻着，大约先请姐姐在栈房里歇一歇脚，随后再由范大少爷布置，我们在他手底下伺候，也不便干预。"大鸭子听见这话，心里老大不狠高兴，然而事已如此，无可奈何，只得权且到栈房里耽搁几天了。及至进了栈房，将脖子抬得一抬，哪里有龙标的影子哩？蓦然见那范大同活跳新鲜的在那里望着自己，他吃这一吓，还疑惑大同白日显魂，当然茫无所措，要说话也说不出来。耳边只听见范大同一叠连声喝着："捽那贱人进来。"阿虎此时也便不留情分了，伸手拖着大鸭子的衣袖，使劲将他推得进房。秦氏也不认得他是谁，只得让过一边，瞧他们怎生发落。欲知后事，且阅下文。



公琰从黑影里走得近前，悄没声的将邹玉袖子一扯，邹玉吃了一吓，将瓜子儿洒落满地。

第二十五回　一夜夫妻成局　忽翻变局
满城风月故乡　怎及他乡

且说那范大同，一经和大鸭子对面了，真是仇人相见，分外眼红。想起他前后事迹，硬生生简直欲将自己置于死地，毫没一丝儿夫妻情义，越想越怒，一把无名业火，足足提高了有三千多丈。(小说上惯用此等句法，其实又何尝量过尺寸来，为之一笑。)也不问青红皂白，提着他使用的长旱烟袋杆子，没头没脸直向大鸭子打了过去。平时他对于大鸭子，连大气也也不敢呵斥一句，如今忽然变成这种模样。大鸭子也是一个伶俐妇人，自知理屈，只是怪哭怪喊，却不敢公然伸手和他放对。可怜把个秦氏站在旁边，吓得索索的抖，阿虎心里却再也快活不过，早溜出房门外面，听凭他们闹一个尸山血海，才发泄得他胸中一场鸟气。大同打了一会，打得手臂酸痛，另外有些客人见他们声势汹涌，深恐酿出别的变故，便吩咐茶房跑出替他们调解。秦氏也做好做歹的，将大鸭子扶过一边，任是大鸭子再泼赖些，到此也就不免垂头蹶脑，尽拿起袖子来揩抹眼泪。这时候大同便开了他的话箱儿，先将大鸭子诬陷自己的情形，当面责问了他一遍。然后又说到自己如何出狱，龙标如何遇难，又指了指秦氏，说道："你不相

信，这便是他嫡嫡亲亲的堂客，如今依栖在我这里，他是我的侄媳妇儿，义不容辞，当然由我照顾他这一生一世。”大鸭子听龙标的死信，又偷眼瞧了瞧秦氏，只见他淡妆素服，妩媚天然，分明是一个小寡妇的模样。偶然触起龙标看待自己的情分，一阵心痛，不由的抽抽噎噎哭得格外沉痛，比较适才吃大同的拷打，还伤心得万倍……大同又接着骂道：“你这贱妇，所有的这一颗心怕也不是肉做成的呀！自从你入门以后，我连续弦的主意都打消得干干净净，原指望你替我支持门户，接续子嗣，谁料你这贱妇，瞧中了阿侄年少，你便和他串通一气，忍心害我，将我办成一种无期徒刑，生生指望我这副老骨头，葬在那牢狱底下。我究竟有什么亏负你的去处？作孽自受，你的心腹上人，如今他在那里呢？转是我这老没中用的范大同，依旧活跳新鲜的在世上活着，顽耍。”大鸭子知道龙标死信已确，好在没有对证了，他便哭着说道：“你休得含血喷人，我几时和他谋害你的，便算我当初不好，两家头鬼鬼祟祟的打着秘密交涉，然而也是你叮嘱我的嘘。你想倚赖侄少爷升官发财，逼我这可怜女孩子陪人家睡觉。事过之后，你又将这些尴尬的话，全行卸罪在我的身上，你在五更头里，也该摸一摸胸口，问问你的良心（言之未尝无理，大同何以自解。）。大同听了又羞又急，碍着秦氏的面皮，深恐大鸭子再说出不好的话来，虎也似的跳起身子，顺手又刷了大鸭子一个耳光，打得大鸭子半边腮颊全行红肿起来（看大同此时何等利害，后来一转始觉出人意外。）。大鸭子摸着脸哭道：“我这番上了你的当，吃你哄骗到这里，好比那龙逢浅水遭虾戏，虎落平阳被犬欺。你左打右打，也该打够了，你

不瞧别的，还瞧我嫁给你这许多年有十分坏处，难道便没有一分好处？请你略为饶恕我，好留我一个体面，将来在你这门里才好做人。”大同气哞哞的说道：“你还想赖在我们这里吗？你休得做梦！我和你已是恩断义绝。老实说了罢，你这身子已经有了售户，过两天，那邹二瘌子便来娶你过门。论你的罪名，我便立刻将你活活打死，丝毫都没冤枉你，但是我一生为人，瞧见杀一只鸡宰一只鸭，尚且于心不忍，况且我近来非常忏悔，力行善事。难为你从家里替我将这些金珠细软一古拢儿都带得出来，我们是清水下杂面，我的东西你一件不得干预，替我拍拍屁股嫁过去，也算我范大同大慈大悲，放你一条生路。说着，又探头向外边喊了一声阿虎。那个阿虎直壁壁的走近大同面前，大同正色说道：“人已经到了南京了，你赶快递个信给邹二瘌子，叫他将尾价缴清，他一边交钱我们便一边交人，这是不能赊账的。”阿虎连连答应了几个是，复行退出房外。大鸭子听见这话，魂都打从脊梁骨上冒出去了，既已落了他们的圈套，知道哀求也是无益，大约除得嚎啕痛哭也没有别的方法。大同越见他哭得利害，心里越是生气，努了努嘴，向秦氏说道：“你将这贱人带到你那房间里去罢，省得他在面前撒娇撒癞，转叫我不大高兴。”秦氏不敢怠慢，便伸手来扯大鸭子，逼他同走。大鸭子那里肯挪移一步哩，死赖在那张椅上，身子动也不动。秦氏力弱，和他厮缠了一会，早微微娇喘起来。大同瞧着秦氏很有些不忍，便冷笑说道：“你休得闪了手，将你这身子磨坏到值多了，由这贱人赖在这房间里，看他有什么举动，明天人家来接他上轿，他难道还好赖着不走不成？”秦氏笑了一笑，只得将手松

放。闹到夜晚，栈房里送上饭菜，大鸭子哭得和泪人一般，水米也不肯粘牙。大同赌气也不理会他，老老实实，便和秦氏在一桌子上将饭吃毕。初更时分，大家预备困觉了，秦氏告别回房。大同又吩咐他放一床被褥搁在对面坑上，准备让大鸭子一个人入寝，秦氏一一照办完结，顺手替他们带好了两扇门。大鸭子此时却不哭了，没精打采的独自躺在坑上发怔，大同是怒气勃勃，也不拿正眼去向他瞧看，延挨了好久的功夫，大同支持不住，叹了一口气，自己便脱了衣服上床。翻来覆去，一时那里能够睡得沉重。忽然想到当初新娶大鸭子的时候，两家头何等恩爱，单论他那一种活泼娇憨的模样，真个叫人魂销心醉，不料半途上变生不测，平空将一对鸳鸯打开翅膀，忒楞楞的拆散了。固由于大鸭子行为不正，然而我做家主的若不是引水入墙，他们又何至于因风纵火，就像适才我那无情烟袋杆子，劈啪劈啪的下手不为不重，可怜他只有躲闪的分儿，一下子也不敢回手，到底女人家的性情，比不得我们这些粗卤汉子利害。今天还算留得他在我房间里住歇呢，眨眨眼吃人家抬了去，像这当儿，他倒好陪着那邹二瘸子双飞双宿了咳，往常瞧戏台上唱戏，唱到那一句覆水难收，我这心里未尝不怪那朱买臣薄幸，不想如今也临到我范大同头上来了。社会上交结一个朋友尚不容易，何况我们是恩爱夫妻。大同想到这里，把不住在心绪潮涌，那一种长吁短叹的声息，一阵一阵的直刺入大鸭子耳朵当中大鸣子本来是一个鬼灵精儿，他赖在大同房里不走，早就打点了一种主意。趁这时机，他忽然从炕上扒将起来，身上只薄薄的穿了一件紧身小袄，下面单衩着裤子，鬓发蓬松，脂痕狼藉，冷

不防的直向大同被窝里一钻。说也奇怪，大同因为思想困倦，刚自合上双眼朦胧睡去，吃他这一惊醒，拿手探了一下子，觉得身边忽然多了一个女人。他近来神志本不大宁贴，先前和秦氏儿搭，至今还不曾遂愿，又加上那个唱小曲的邵红秀，那一夜引得他魂梦颠倒。大同本来是个色中饿鬼，出狱之后，身边苦于没有多钱，连逛窑子都没有这机会。目下虽然将大鸭子接到身边，又自视同陌路，在势又不能去移船就岸。你们想他如何打熬得过，此时也猜到睡在自己身边的没有别人，一定是那大鸭子了。本待毅然拒绝，叵耐心有余而力不足，怎么不知不觉，竟同大鸭子复归于好起来了（龌龊男子，至大同可谓每况愈下矣。）。这一宵的情事，在下也不屑拿这支笔去描写他们的丑态。

再说那一天夜晚，阿虎奉了大同的命令，他竟刻不待缓，寻着在先替他们撮合的中人，去和邹二瘸子交涉。邹二瘸子听见大鸭子已经到省，欢喜得什么似的，别人吩咐他怎样，他都没口子答应。准于第三天上缴清价目，前来接大鸭子回家。至于那个秦氏，对着那大鸭子也有些替他放心不下，夜间虽不便过去窥探，一直等到第二天清早，他同阿虎不约而同的都一齐赶得进房。秦氏见到他们此刻的情形十分诧异，只见大鸭子的脸上一点泪痕都没有了，欢天喜地的坐在梳桌旁边调脂抹粉。大同抽着旱烟，靠向他椅子背后，从一面镜里偷瞧大鸭子的娇容修态。一见了秦氏，他不由讪讪的走过一旁，秦氏心里也有些明白，嘴里却不便说出什么。先对大同请了早安，转身又和大鸭子问好。大鸭子笑逐颜开的说道："贤侄媳请坐，奴家风尘辛苦，昨夜又不曾好好休息，起身不免稍

迟了些，你休得笑话我们（我们二字下得最妙最趣。）”刚说到这里，那阿虎笨头笨脑，他却不晓得善看风色，转张皇失措的向大同说道：“禀明老爷，邹二瘢子那边已由小的接洽妥当，一切都依照老爷的吩咐办理，后天是个大好日子，便请老爷打发姐姐赶快过去罢，迟了恐怕别生枝节。”大同冷笑说道：“哦，迟了便生枝节吗？如果生了枝节也不妨事，好在银子是姓邹的，你姐姐是姓范的，我们两下里也尽可以悔交。”阿虎听见这口气，好比兜头淋了一杓冷水，再望望他姐姐的脸色，只见他酒涡含笑，杏眼微嗔，露出十分得意的形状。任大同他们在那里谈话，自己毫不去理会，一会子打扮完毕，转携着秦氏的手坐在椅子上有谈有笑，仿佛没事的人一般。阿虎那里猜得出这变局的缘故（其实这缘故亦正易猜，特阿虎蠢材朦在鼓里耳，一笑。），登时驳诘了一句，说道：“老爷，这是说的什么话？你可以和我讲，我却不可以去和姓邹的讲，这件事也不是鬼鬼祟祟的交涉，凭中说合，媒人还有好几位呢！邹二瘢子万一翻了面皮，小的们吃不了就得兜着走。好老爷，你也是个办过大事的人，不能给这难题目累小的们去受罪。”大同从鼻子里哼了一声，正色说道：“他敢翻脸吗，好大一个开成衣铺子的奴才，又是谁仗着他的腰子，衙署不会关门，悉凭他到那里去告我，我拚着拿出一半财产，和他打一场大大官司。”阿虎见他越说越不大对了，心里好生着急，冲口问道：“大丈夫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，这主意原由老爷发起，小的并没敢参赞一言半语。以前不曾见我姐姐的面，你就那样雷厉风行，恨不得立刻将姐姐撵逐出门，此番两家头见了面，又亲热起来，转拿我这冯阿虎开这样顽笑。这事也

不是一件小顽意儿，如何可以任你要卖就卖，要悔就悔？便是老爷做了大总统，也得讲究个法律。老实说你有家私，姓邹的也有家私，如果不将姐姐嫁给邹二瘋子，怕你们这官司不打到大理院，或者还得开一个特别法庭也未可知。”大同见阿虎居然出言挺撞，怒轰轰的正待发话，不防那个大鸭子早跳起身来，指着阿虎骂道：“我把你这亡八羔子心肝五脏到要掏出来望望，你究竟要安的什么歹心！千方百计，怂恿老爷将我卖脱。我和你也是一母所生，不见得有什么深仇大隙，如今老爷念夫妻情分有心留着我，舍不得叫我去伺候别人。什么姓邹的，他有这福气娶我回去，你不说在里面调停一下子，偏生左挑右剔，一定打发我出了门，才算趁你的心愿。你休得做梦，你可惜是个男子汉儿，我便拍拍身子让了你，不见得老爷就得叫你陪他睡觉。”（泼妇有泼妇的口吻，使人作三日呕。）大鸭子说话的当儿，大同也跟在里面叉手舞脚，拍胸槌腿的叫骂，闹得那个阿虎昏天瞎地，大翻着一双眼睛更不知若何对答。后来还是那个秦氏，将阿虎推出门外，向他悄悄的笑道：“来是是非人，去是是非者，先前这件事是由你撮合的，如今他们已经复行和好了，癞鹰抓住鹞子腿，料想一时也分拆不开。我劝你不如见机些，能向前途说项就替他们说说项罢，好在老爷也不惜顾银子，哪怕叫他多罚几文，也很稀松平常。他姓邹的有银子，难道还愁娶不到堂客？”阿虎就着急道：“在你们嘴里当然说得容易，不过我这冯阿虎，就该拿出嘴巴子给人家去敲打了。少奶奶，你瞧可好笑不好笑，前几天头里老爷恨不得拿清水将姐姐吞下肚腹里去。怎么过了一夜，忽然变成这样恩深义重，真是叫我做梦也想不到。还

有什么说头哩，端他的碗，服他的管，凭着我这副厚脸，去寻中人开一开谈判。成功呢，彼此算是万幸，倘若那边不答应，我也只得挺出这身子陪他们去吃官司。”说毕，气忿忿的走了出去。至于邹二癞子是否肯答应不肯答应，此处且按下缓表。

再说范大同和大鸭子复行和好的原故，在外面瞧起来，当然是由于昨天夜里大鸭子竭尽媚术，将大同骗得回心转意。然而其中还另有一重黑幕外人不得而知。你道是什么黑幕呢？因为那时候大同在枕头上一长一短，将他想要勾搭秦氏的心事和盘托出，要求大鸭子替自己设法（写得大同真不是人。）。并且和他约法三章，若是能够将秦氏勾搭到手，大鸭子以前的劣迹一笔销除，决不再行提起。万一大鸭子不肯出力，他依旧履行前约，让邹二癞子拿花轿来抬人。大鸭子听见这话非常嫉忌，暗暗骂那大同老没正经。及至一个转念，我此刻在他权力之下，不如将机就计应允下来，等他们入了港以后，再慢慢想摆布秦氏的法子。当时便满口答应，拍着胸脯说，这事全行包在自己身上，大同自是欢喜不尽。所以第二天阿虎进来，碰了这老大钉子。秦氏不知就里，还帮在里面替他们调停，你道可怜不可怜呢。凭阿虎白眉瞪眼，随即请出以前说合的中人，将大同悔约的话告诉了他们一遍，中人们没有一个不骂范大同无理取闹。不得已，约齐了来会邹二癞子。邹二癞子原是个光棍出身，目下虽然有了几文，他的本领在社会上也称得起是个蠹虫。又知道大同是北边一个土财主，得了这好机会那里肯轻轻饶恕了他，随即咬定牙齿，除得娶大鸭子进门以外，再没有别的转图办法，否则便和大同提起诉

讼。中人们无可奈何，又来向大同商议。大同在面子上虽假装强硬，及至提到诉讼两字他原是个惊弓之鸟，久经尝过那铁窗风味，很是不容易消受。待将大鸭子嫁过去呢，心里又老大不忍，况且一箭双雕秦氏的事，还想在他身上寻个着落。左说右说，后来一直允许到加倍罚款，邹二瘸子方才点了点头。好在大鸭子携带来的金珠细软很是不少，大同一古拢儿捧出来换钱使用，才算得这一场风波，勉强告一结束。(此种变局不但读者不料，恐怕大鸭子自己亦所不料。)大鸭子因为龙标已死，没有别的指望，倒反一心一意骗得大同欢天喜地。背地里又和大同商议，说是住在栈房里并非久计，若说转回家乡哩，北边一带兵荒马乱，又很不安静。不如在这南京地方，是个热闹所在，趁身边还有些款项，不如就近在这里觅一处房屋安住下来。像大同这绅士身分，也可以在省城里碰一碰机会。(预为后文张本)。大同对着他这爱妾，本来是言无不听，计无不从，便真个在南京安住下来。将秦氏也携带在身边，又催大鸭子赶紧向秦氏说合，欲达他自己的欲望。大鸭子便展出浑身本领，做了他们的一个马泊六。但不知秦氏能否顺从，只好在下回书中交代。欲知后事，且阅下文。



原指望你替我支持门户，接续子嗣，谁料你这贱妇，瞧中了阿侄年少，你便和他串通一气，忍心害我，将我办成一种无期徒刑，生生指望我这副老骨头，葬在那牢狱底下。

第二十六回　设圈套有意占孤孀　踢皮球无心惊艳遇

大鸭子本是一个阴贼险狠的妇人，平时对待大同久已玩他在股掌之上。此番不幸把所有的破绽全行落在大同手里，几乎吃大同将自己卖掉。幸喜他心机灵巧，当天便能够忍辱含垢，拿出一种狐媚手段，复行将大同的心肠驱得软了，平白地将一天云雾收拾得干干净净。只有一层，他虽然答应下来，心里却老大不甚愿意。后来一个转念，暗自笑道："我这人才呆呢，他既想勾搭这小蹄子，我若是在里面阻挠，将来这怨毒必然结在我的身上。我落得外面假装做好人，等待他们上手以后，好在这小蹄子也跳不出我的势力范围。随后由我来慢慢的摆布他，总叫这小蹄子死在我的手里，到那时候，他们才知道我的利害。主意已定，便顺着大同的意旨，背地里先向秦氏做了一个说客。叵耐那秦氏只是摇头拒绝，说自己和大同有叔侄的名分，万一做出不尴不尬的事，吃别人瞧破，我这脸面还要不要？老实说，我们虽然是个贫民小户，至于这守身如玉，却从自幼儿便领过父母的教训。不比外间那些淫荡妇女，只要看中了一个男子，也不问他是亲是疏，是长是幼，兀自厮混在一处，弄得身败名裂。不但损了自己的名誉，而且叫死去的祖宗都得蒙着极大的耻辱。秦氏说这几句话的当儿，也不晓得他是有意无意，然而却句句都刺入大鸭

子的耳朵里，比当面唾骂他还觉得难受。大鸭子听了又羞又气，一时又不便发作，转换了一副笑容向他说道：“罢咧，人生在世，难道还想活到一百岁不成？像我们做女人的，趁这青春年少可以快活，便寻些快活也不为过。眨眨眼光阴白抛掉了，白了头发，落了牙齿，这时候你便爱上别人，别人也不来爱你，那才是懊悔不及呢。我说一句话，怕你笑，当我们这样年纪，一夜离了丈夫委实有些耐烦不过，不料你却少年老成，丈夫死去也有许多日子了，衾寒被冷，亏你怎生消受得这凄凉况味。贤侄媳妇，你如果顺从了我的言语，我们便就是自家姊妹了，我一生又不会吃醋，包管对着你另眼看待。托天侥幸，再生得一男半女，我和你叔公将来也有个倚靠。你在姓范的门里，便算得是大大功臣 无论什么事，再没有比这个便宜的。五更头里，你若是睡不沉重，还得摸着心头仔细去想想，瞧我这话可错不错。”秦氏见他越说越不大对，心里非常着恼，站起身来便走，将大鸭子一个掼在房里，冷清清的便没做理会。他随即冷笑了一声骂道：“这小蹄子果然在我面前假充正经哩，先前我本不肯拖他下水，谁料你不知好歹，泼泼簌簌的转发挥了我这叔婆一顿。好好，我若没这本领坏你的身子，我还称得起是个大鸭子吗？他想到这里，便没精打采的，跑回自己房间。当晚大同又向他询问这事，大鸭子便将日间的事迹，一长一短告诉了明白。大同跺脚说道：“照这样讲，我到白拿着热茶热饭养活这贱人了。他既倔强，明天我便将这贱人撵逐出门，让他自去讨饭，他挨不过冻饿，自然会回心转意。”大鸭子笑道：“我倒不曾见偷妇人的像你这样暴躁性子，讲到偎香倚玉，那是要耐着心儿去干的。你

休得小觑了他，他既拿定主意，莫说你叫他去做叫化子，便立刻要他死，他都容易。我久已知道妇人家有种呆气，他拿着这身子比较名誉，觉得名誉狠重，身子狠轻。我们第一着，须得先将他身子破坏，然后叫他在名誉上没指望，不怕他不服服贴贴顺从了我们。”（恶极毒极，此大鸭子之罪，所以更浮于大同也。）大同听了好生欢喜，登时在灯底下同大鸭子接了个吻，不住的啧啧说道：“毕竟是你足智多谋，我们想不来的地方，你都能够通盘筹算，我爱你便在这些上面。一千个女人家会吃醋，偏生只有你单吃酱油。”说罢，哈哈大笑。大鸭子将他瞅了一眼，冷笑说道：“你休得这般放荡，我的醋劲也狠 大的，只是气这小蹄子不过，转倒反便宜了你这老没正经，事出无奈。先前原想和这贱人开诚布公的办理，如今却不能够了。必须如此如此，这般这般，不怕他不上我们的道理。”大鸭子将这计策附着大同的耳朵，详细说了一遍，说得大同拍腿喊好。好在目下住的房屋与客栈里不同，又不消掩饰别人耳目，伺候大鸭子的只有一个仆妇，外面有阿虎看守大门，关防紧密，任他再闹出什么把戏，外面都没有人知道。这一天约莫有早饭光景，大同忽然将众人都唤至面前，秦氏也站在一旁，只见大同向他们说道：“我在这南京租了公馆，眼见得一时不回家乡去了，但是家乡里，还有好些田庄什物搁置在那里，也狠可惜。昨夜我和你们姨太太商议妥协，由我回去变卖，将那现银子运到省里来，另立事业。恐怕我有好些时耽搁，这公馆没有多人照应，一切将全拜托你们，帮助姨太太料理料理，回来我自然有得酬谢你们。”他说完这话，阿虎和仆妇都答应了。大同又望着秦氏笑道：“至于上房里的

一切事务，也要累一累贤侄媳呢。彼此是痛养相关，料想贤侄媳妇也不置之度外。”秦氏忙答道：“叔公尽管放心，我当然帮着姨娘料理家务。但是一路上风霜辛苦，务望叔公凡事保重，不要叫我们耽心。”大同觉得他这两句情话儿，说得十分委婉可听，不由从骨髓里痒将起来，尽把那一对老鼠眼睛钉向秦氏粉脸上瞧得一个畅快。秦氏吃他瞧得不好意思，只低下头去拈弄衣角。阿虎和仆妇不大明白，都转身退出外面，惟有大鸭子暗暗好笑。搭讪着向秦氏说道：“你到厨底下去预备午饭罢，这里由我来替老爷打叠行李，好让他傍晚去赶上火车。”秦氏正在手足无措，得了这口气便趁势走过一边，大家将午饭吃完。果然见大同只薄薄带了个衣包，率同阿虎一齐出门走了。一直挨到日落时分，阿虎方才转回公馆。大鸭子问道：“你将老爷送到什么所在？”阿虎撅着嘴说道：“我知道吗！我本想和老爷一齐向下关进发，老爷死命拦着我说公馆里没有人照料，逼我赶快回来。他老人家还坐在一家小茶肆里慢吞吞的品茶哩。（大同的破绽轻轻在阿虎口中一点，不独薄薄衣包露出马脚也。）大鸭子见他说话有些冒冒失失，四面望了望，却好秦氏并没在面前，忙笑说道：“你向门房里去歇着罢，老爷的事与你没有相干，不要你在这里啰唣。”初更时分，大家都预备安寝。惟有大鸭子在房里没口子嚷着；一个人睡在房里害怕。仆妇要来陪伴他，他又嫌他腌脏，不肯允许。这句话传入秦氏耳朵里，可怜他还是一个天真烂熳的少妇，以为叔公出门，既然姨娘冷清清的没人作伴，不如由自己献个殷勤儿。欢天喜地的跑来说道：“姨娘若不嫌我伏侍得不好，我情愿将被褥捧过来，和姨娘在一张床上歇宿。”大

鸭子听了十分快慰，忙道："既是你有这样好意，我心里已是感激的了不得，你也休得客气，就这里有现成的衾褥，何消你再将衾褥捧得过来，好在也没有几天功夫，你的叔公差不多也要回转南京，那时你再转回你的房里去睡不迟。我在先不是告诉过你的，我一夜也离不得男子，你虽然不是个真正男子，到底做一个伙伴儿比较孤眠独宿，高得十倍呢。"说完，伏在枕头上只是格格的笑。秦氏那里猜得到他们做就的圈套，当真便依了大鸭子的话，脱了外边大衣，直钻入被窝里来。不多一会，大鸭子忽然翻身坐起，喊了几声仆妇，想是已经睡熟了，只不见他答应。秦氏忙问道："时候不早了，姨娘又喊他们则什？"大鸭子皱眉说道："昨天新近买了一只老母鸡，一天生一个蛋，委实叫人可爱。但不知这母鸡可曾进窝没有，万一吃黄鼠狼拖掉，我不哭死就该呕死。"秦氏十分凑趣，笑道："姨娘休得着慌，等我下床去望一望。"大鸭子忙一把将他按住，说仔细风吹了肚子，你这身子单弱的，受了凉气倒反不好，由我自去望望罢。"他一面说，一面跳下了床，将桌上那盏煤油灯顺手端出房外，良久良久，再也不见大鸭子进来。秦氏在这当儿心安意适，决不疑惑大鸭子不进来另有什么作用。他将双眼合上，不多一会，早就酣然睡熟。朦朦胧胧的仿佛梦见他的丈夫，做他的温甜香软的好梦去了。说也奇怪，约莫有五更时分，他一翻身倏的醒转，觉得身边睡着一人，始则还将这人当做大鸭子，及至凝神一望，第一件是那人脸上的胡须遮掩不住，额角上还露着一叠一叠的许多纹。秦氏吃这一吓，魂都吓出了窍，忙不迭的披衣坐起正待喊叫，不防吃那人将自己纤口掩住，低低笑说道："贤侄媳，你还叫什么

呢？你的身子已从清水里拖入浑水，便是闹得别人知道，也觉得这面子上没有光彩。肥水不落别人田，好在我们是自家翁媳，像这样顽意儿，你随后出去打听打听，十家到有九家翁偷媳妇，是没有算什么稀奇的。"说着早顺手将秦氏搂入被里，死也不容他动掸。秦氏听出这口气分明是他叔公范大同了，再回想昨夜情事，忍不住呜呜咽咽哭起来。只说了一句："你们这些没良心的干得好事，我是好人家儿女，不该给你们这等欺负。将来死去，我还有什面目见你那侄子龙标。"大同笑道："呸！你如何说出这不文明的话来，莫说死了的人不会有什么灵魂，便算他这灵魂跑来和我质问，我都有话对答他。他难道不晓得，新近一班文明大家都提倡一个人道主义。比如妇人守节，这便是戕贼人道，不合法律的一件事情。你年纪还轻得狠呢，若叫你下半世孤孤凄凄，消受那孀居的况味，无论谁也不肯下这样的毒心。自此以后，我们打得火热，外面名分上依旧算得叔公侄媳，至于内容呢，你也遂意，我也称心，哪个敢嚼一句舌头，批驳我们的不是。"秦氏至此，真是万分无奈，却再也不肯睡下了，登时穿好衣服，跳下床沿，免不得坐在梳桌旁边流泪。

再说那大鸭子，虽然用了这掉包的计策，将大同换得进房，他咬着牙齿，勉强向秦氏那张铺上睡了一夜，心里不无装满了醋劲，这一夜里翻来覆去，一共也不曾睡得安静。清晨时候，他早笑嘻嘻的跑得过来，秦氏一见了大鸭子的面，益发羞愧，将个粉脸掉转去向壁上瞧望，也不向大鸭子招呼。转是大同在床上笑说道："你来得正好，替我去劝劝侄媳妇罢，他只是尽哭呢。"大鸭子向大同飘了一眼，便走过来携着秦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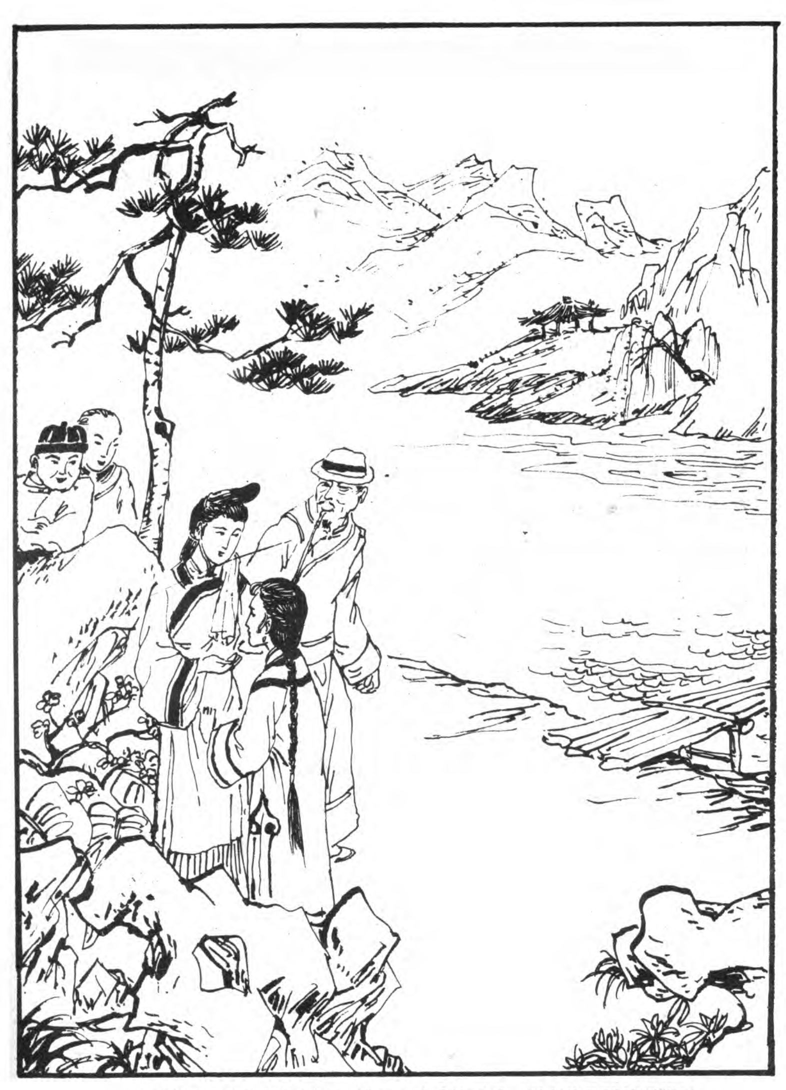
的一只手，笑道："罢咧，叔公为你眠思梦想也不止一日了，我因为瞧他可怜，才替你们打了这样主意。这也是你不谨慎，要晓得叔公如果当真的回家，怎么他只带了一个小小衣包，刚才出了门，便打发我兄弟回来，又不许他送到车站呢？这便是老大破绽，若在别个细心孩子决计不会上这 圈套。不料你竟服服贴贴，听凭我们调度，叫你怎样你就怎样。不是我说一句促狭话，安知不是也有这个心儿，将机就计的圆成两家头的好事。"他一面说，一面咂嘴咂舌，引得大同在床上失声狂笑。说道："好，毕竟是你心直口快，连侄媳妇的这一颗心你瞧得明明透亮。"秦氏越想越恨，只冷笑了一声，说道："你们狠好，把这错处还糟踏到我身上，我便饶你们恐的龙标在阴司里也断断不肯饶你们嘘。"大鸭子笑得格格的说道："龙标他敢，他抚着良心问一问，当初他骗我上手的时候，是个什么形状？如今你也吃叔公骗得上手了，若照世界上报应讲起来，这便是一种现世现报。"（此等议论发自大鸭子口中，真可叫人寒心，然而世上有不顾名分，不恤廉耻，堕入情网者抑又何叹？言下点悟人不少。）这一番话，不但说得大同心花怒放，便是秦氏听了，也觉得毛骨耸然。觉得大鸭子虽不免近于强词夺理，然而我丈夫在日所做的事，真个叫他们拿着当做话柄？罢罢，我这身子已受污辱，便是立刻死了，也算不得清白，名节事小，吃饭事大，不如顺从了他们图一个下半世的快活罢。想到这里，也不肯过于倔强。其时仆妇已送进盥洗的水来，瞧见他们这种情形，一共摸不着头脑，只站在半边发怔。秦氏趁势洗面沐手，重新调脂抹粉，把以前穿的素服全都抛弃，改换了一身艳装，出落得格外风骚可爱，

比较那大鸭子还要美丽得几分。大同说不出心里的高兴，一件风流公案，至此便告一结束。

又过了些时，大同是决计在这南京地方图谋事业了。又想起家乡的财产，交给大鸭子的母亲，他是一个没脚蟹的妇人，料想不能操持一切。依自己的主意，仍预备回去走一趟，将财产变卖出来，向省里各当道面前运动运动，好发展他的能力。这一天，刚和大鸭子商议这事，大鸭子冷笑了一声，说道："我知道你又放心不下那老货了，将他接出来好和你混在一处，可是不是？"（有如此之母便有如此之女，读此数语，可想大鸭子全没心肝。）大同脸上红了红，忙分辩道："你哪里有这许多闲话把来葬送我，那一次无辜的上你母亲一个老当，若问我的心里，谁愿意和这老太婆打这样秘密勾当。"大鸭子拿手在脸上刮着羞他道："你不要在我面前嘴硬罢，俗语说得好，三代兄弟没大小，如今你可应了这说话了。若论名分，老货算得是你的丈母，姓秦的又算得是你的侄媳妇，你也不问尊卑，一古脑儿都送给你来消受。你这混蛋，不是三代都吃你白糟蹋了吗？"（说破可发一笑）大同摇手说道："口齿放轻些，休得吃这仆妇们听见，万一传扬出去，我还能够在社会上充个体面绅士不能？"大鸭子还待再说别的，不防阿虎手里拿着一张电报，匆匆走得进来，哭丧着脸说道："老爷，你瞧这个，我妈得了急病已经死了。这是电报局里的人，翻出字来告诉我的。我想同老爷请个假，回家去料理料理他老人家的后事。"大同将电报拿在手里一看，不由滴下泪来，哽咽说道："哎呀，不料我那次出门之后，竟没有和你妈见面的日子。"大鸭子笑道："死得好！死得好！先拔了我眼睛里一条铁钉，

赏给他一张芦席将他埋葬起来也罢，道不得还叫我们替他戴孝。（世间竟有如此狠毒妇人，真是匪夷所思。）阿虎睁圆了两只大眼，使劲瞅了大鸭子一下子，也不开口。大同又道："阿虎，你休得着忙，我本打算回去走走呢，今晚便和你一齐动身。"说完这话，便逼着大鸭子替自己打叠行李，秦氏也知道这事了，也聚在里面忙这样那样。大同回家，草草收殓了冯老奶奶，又将所有的田地房屋统统贱价卖了去，将所有现银一齐汇至南京。阿虎的那个相好粉菊花，近来生意狠是不好。听见阿虎要向南边去了，他便死拉活扯要嫁给阿虎，阿虎没法，将这事禀明了大同，大同念他们母子的情义，勉强答应。又给了粉菊花身价三百块钱，命阿虎将粉菊花带同上路。阿虎感激他这主人，自然不消说得。摒挡已毕，三个人一路转回南京城里。到了公馆，阿虎遂将粉菊花领至大鸭子及秦氏面前叩见，大鸭子好生不悦，因为事已成熟，也只得罢休。又吩咐粉菊花没事时候，须在上房里伺候一切。粉菊花原是一个江湖妓女，他有什么瞧科不出，今见大鸭子狠有势力，便拿出十二分恭维巴结，将大鸭子骗得死心塌地。两人便打通了一气，百般的凌虐那个秦氏，这且不在话下。但是南京地方自从入了北军手里，所有局面，焕然一新，各衙署，各局处，所有重要人物，全由辫帅一人支配。凡是要仰望辫帅鼻息的，必须先贿赂他的心腹。其时范大同在省里东钻一钻，西钻一钻，和老鼠打洞一般，只要有着眼的道路，他总肯捧出成大把的银子来，向各处联络。花天酒地，客馆娼寮，几乎没有一块地方没他的足迹。足足忙了两三个月功夫，方才由一个扦儿手张顺，结识了一位扬由关监督。这监督姓

苗，表字玉瑛，年纪只有二十五六多岁，生得一副极漂亮的面孔。起先原在督署里充当文案，上峰因为他人狠和气，性情又温厚，特地拿这监督位置调剂调剂他。玉瑛得了这委任状，立刻飞扬跋扈，当他未到任以前，便在省城里大大热闹了一番。凡有谋干差事的，凭这人的贿赂多寡，定差事的肥瘠。大同不知怎么鬼鬼祟祟，竟和这苗大人混在一处，叵耐他这寿头寿脑的样子，相形之下，比别人总觉差了一点势力。一个关监督能有多少位置，人材济济，竟将大同落空下来。后来那监督狠不过意，胡乱写了一封荐信给那些办理慈善的当道，好容易得了一处水龙局局长。大同虽然不甚满意，然而慰情胜无，只得权且顶着那局长头衔，再来想运动苗大人的方法，（预为下文张本）也是合当有事。这一天，大同从局里回来因为路途不甚过远，他便连车子也不肯坐，穿了一身簇新衣服，随随便便由马路间踱过来。刚刚走至一处，只见有几个小孩子在半边踢那皮球，有一个皮球滚入路旁阴沟，小孩子不知轻重，从阴沟里掏出来，拿在手里便往上一踢，不偏不斜，却好踢中在大同身上，溅得他那一件马褂乌光漆黑的泥水，大同好生愤怒，飞也似的抢过来，便揪那孩子厮打。（妙极，这也不是厮打的事。）的孩子见闯下这祸，早一哄而散。惟有那个孩子，吃大同揪着吓得直哭起来。旁侧有两间瓦屋业已破落不堪，想是这孩子的住宅了。里面的人听见孩子哭闹，忽然走出一个袅袅婷婷十五六岁的女郎，走进前来，询问他们的缘故，大同抬头将那女郎仔细一望，蓦的缩回了手，欲知后事，且阅下文。



大同觉得他这两句情话儿，说得十分委婉可听，不由从骨髓里痒将起来，尽把那一对老鼠眼睛钉向秦氏粉脸上瞧得一个畅快。

第二十七回 评古画张口喊梅花 夺名园居心敲竹杠

当那前清光绪末年，但凡住在这南京城里的人，谁不知道那龌龊官场里有几句歌谣，说是："要得发，求求喜二鞑。要做官，喜公馆里钻。"诸君若问这歌谣因何而起，内中却关系着一位极阔的阔人，（骤然读去似与上文全不相蒙，然而线索在手，及读至终篇，仍属贯通一气，放处放得极长，收处收得极紧，自是作者惯技。）这阔人是谁呢？便是在下所叙的那个喜二鞑子。原来这喜二鞑是他的一种诨名，若论他的家世，说出来要人吓得伸长了舌头，天潢贵胄，宗室近支。发匪初平，他的祖父便在这南京做了一任驻防将军，那时的声势炫赫，自然是不消说了。祖父故后，他的子孙爱这南边地方起居饮食，诸凡适宜，当然不想重行北上。况且他们的田地财产，又着实购置的不少，虽不必出去运动做官，也够他们子孙享受个十世八世。所以传到这喜二鞑子手里，安富尊荣，大约除得天上神仙，谁也及不来他的快乐。娶的夫人是钮古禄氏，和当今西太后还有点姻眷瓜葛。西太后一时想念到他，还常常赐他好些珍贵物品。喜二鞑子单名一个贵字，别号厉齐，年纪约莫有四十外岁。满城的大小官僚，提到喜二鞑子的大名，没有一个不来趋承迎合。喜二鞑子平生倒没有别的什么嗜好，身边只买了四五房姬妾，酷爱古董。他住的

那座公馆里，光是扛木梢的古董鬼儿，像穿梭也似的往来不绝。有班赋闲的候补府县，若想走他这条门路谋干差缺，便拿出许多银子，买些三唐两宋的旧字画，来孝敬这位喜大人。好在他那一双眼睛，也辨不出什么真假，只要别人赞好，他也顺口喊一句好，立刻跑到藩台那里咬咬耳朵，便可以达到这人的求差目的。风声所播，那些古董铺子莫不利市三倍，差不多所有存储的旧货，都吃这一班候补老爷搜罗净了。喜二鞑子生平有一个最宠任的清客，人都尊称他做赖三爷，原是一个掮客出身，终年的伺候在喜大人身边。但凡别人送来的字画玩品，都得先贿嘱了这位赖三爷，他方才肯替你说一句好话。记得有一次，也是一个候补道台，委实在省里这条冷板凳也坐得苦了，好容易打听得这位喜大人肯提拔众生，超脱苦海。又想起家传有一幅吴道子的古画，曾经许多人的赏鉴，委实是这位吴老先生的亲笔，并非赝鼎，上边题跋都满了。论起这画的价值，便出着几千金也没处去寻觅。为自家的功名打算，说不得要割舍一下子，把来送给喜大人博一博他的青眼。叵耐这位道台素来骨硬，他以为有这真实宝贝，不愁喜大人不识货，要叫他去和什么赖三赖四接洽，他却不服这一口乌气。主意已定，便拣在这一天掌灯时分，（此处须着眼）恭恭敬敬的穿好衣帽，到公馆里来求见。喜二鞑子在这当儿刚刚吃过早膳，（着眼）听见有人送吴道子的画儿给他，满心欢喜，刻不待缓，兀自命家人引这道台到花厅上来厮会。见面之后，那道台果从袖子里取出那一幅画卷，亲自递呈过去，喜二鞑子接过来一看，只见上面画的是端阳佳景，有几个钟馗，图向一张桌上掷骰子顽耍，内中一个钟馗，大张着

嘴，巧将那骰子掷得下去，一二三四六五颗骰子都坐定子，只有一颗在那里盘旋不住。(奇人奇画奇事)真个画得神采飞动，奕奕如生，直把个喜二鞑子欢喜得说不出话来，只是咧着大嘴傻笑。那道台当然趁势说明了来意，喜二鞑子没口的答应，说老哥放心，这事全包在兄弟身上，决不叫你失望。道台随即打了一个扦儿，谢谢大人恩典，然后起身告别。喜二鞑子送客走后，越瞧越是得劲。却好赖三爷远远站在一旁，喜二鞑子向他招了招手笑道："你为甚老不开口，难道这东西还有什么批驳不成?"赖三冷笑了一声，半晌说道："大人休得着了人家道儿，这画儿却是假的，其中狠露着极大的漏洞呢。"(小人舌尖，何等可畏。)喜二鞑子听见这话，仿佛兜头淋了一杓冷水，顿时把一团高兴化为乌有。又细细赏鉴了一会，摇头说道："我只不信，这笔墨算得是千真万确的了，怎么到了你嘴里便瞧出他的破绽，你且说出一种缘故。这道台若是欺负了我，瞧我可有得饶他。"其时赖三拿手向那张嘴的钟馗一指，笑着说道："大人平素对于这些字画算得明察秋毫，不过此刻不会留心检点罢咧，大人想想这钟馗嘴里分明是喊着五字，论五字的口音须得闭紧唇齿，为什么这画的转大张着嘴?吴道子画鬼之笔，何等细心，断断不至留这破绽给后人批驳，这不是假的是什么呢?"(小人自有小人的长处，观此议论不得谓为无见。)一句话提醒了喜二鞑子，倏的变了颜色，将那幅画儿向地下一掼，大踏步转入上房去了。赖三好生得意，自言自语的答道："这鸟道台瞧我不起，他想撇了我来和大人当面交涉，我若不给点手段给他瞧瞧，将来这公馆里一碗饭，我赖三还想永远吃着吗?"说罢，还恨恨的拂着大袖子佯长而出。

再说这喜公馆里上下人等，也着实勿计其数，俗语说得好：向李四的三千，还有向张三的八百。当时得了这样消息，内中也有和那道台熟识的，忙不迭连夜跑到那里报告这事。可怜急得那个道台魂都出窍了，哭丧着脸说道："这事怎生办法才好呢？我除得这件宝贝以外，再没有比他珍贵的了。如今弄得破败决裂，那里还有差缺的指望，姓赖的和我做对不打紧，这不是要了我的狗命。"一面说，一面尽管拿他一只脚在地板上跺得怪响，差不多要哭出声来。那人见他狠是可怜，便向他说道："你尽着急则什呢？解铃还仗系铃者，依我替你打算，不如攒凑几百银子，打通这赖三爷的关节，或者可以转祸为福。你第一着既已做错，这第二着可是不能再由你的执拗性子了哇！"那道台哽咽道："我那幅画经他这一批驳，可算已经完了事了。便是送银子给他，料想他也没有法儿再向大人那里去转圜。"（我亦谓然）那人笑道："我们且照这样去做，他如果没有法子转圜，也不能收你的银子，好歹碰你的运气罢。"那个道台委实没有别法可想，只得千方百计筹措了五百两花纹银，交给这人送至赖三太爷面前，求他老人家抬一抬贵手。那人接了银子，从中又吞没了二百两，只送了三百两给那赖三。赖三始则尚不肯答应，后来禁不得那人再三央告，赖三想了想，笑道："也罢，你且去告诉那个鸟道台，他既然知道我赖老三的利害，叫他竖着耳朵再听我的好消息罢。"赖三虽然说了这样大话，人心里也还有些似信不信，谁知他真个不慌不忙，第二天袖了那幅吴道子画，笑嘻嘻的跑至喜二鞑子身旁，说道："可好笑吗，大人瞧我也是一时糊涂，竟将这幅好画儿当做伪造的。大人掼下地的时候，经我拿出去细

细揣摩了一会，才悟出果然是吴道子的笔，别人画出来再没有这样神情。”喜二鞑子将头一扭，笑问道：“奇呀，张着大嘴喊五字，世上断没这个道理，你何以见得他不是伪造?”赖三笑道：“起先我也当做他是喊的五字，那里悟到他喊的并不是五字，实在是喊的梅花。大人想想，喊到花字的当儿叫他不大张着嘴，这花字怎生喊得出口呢?”（妙人妙语，小人歹毒可畏，小人聪明亦可爱。）喜二鞑子听到这里，不由分说跳起身子，拍手笑道：“着着着，梅花梅花，一点不错，亏吴道子画得出，也亏你赖老三想得出，若不是你明白，我几乎错冤枉了人。”他说到这里，重行珍珍重重的将那幅画儿收藏起来。所有以上的风潮，凭着赖三爷这三寸不烂之舌，消释得干干净净。不消几日，那个瞥脚道台也就得了一件差使，欢天喜地的发财去了。我对于这件事不笑别人，只笑那喜二鞑子，在他理想上以为大权在握，能够生杀予夺，其实他颠倒还跳不出赖老三掌握。由此类推，如今那些军阀家，可算得专横已极，提起他们的大名，谁不摇头咋舌。然而他的权力，通同为他的爪牙所舞弄，他还睡在鼓里丝毫不曾觉得哩。这种人在人以为可羡，在我瞧起来也只算是可怜。

闲言休表，再说这喜二鞑子，家资富厚，虽坐吃一百世也损不了他的毫末，况且又仗着这宗室威望，省里几个当道无不仰承他的鼻息，言听计从。他自从出世以来，又不知道什么叫做经济，什么叫做学问，除得声色狗马珠玉玩好，是他的第二生命，其余还有一件痼癖，就是抽那鸦片烟儿。那时并没有什么烟禁，但凡做官的人，十个里头到有九个靠着吞云吐雾过活。不过喜二鞑子的鸦片烟，比较别人尤觉得特

别，这是为什么缘故呢？因为他的父母当初怀孕的时候，夫妻俩都是大瘾。及至生下喜二鞑子，他从胎里便受了这种异禀，一时一刻不把烟来给他享受，他就嚎天嚎地尽着哭闹。好在有钱的人这也算不得希罕的事，所以喜二鞑子在襁褓，便可以称得起是一个烟界大王。诸君要晓得这抽鸦片烟的程度，须得一天多似一天，却不容易一天减似一天。你们想想他这烟瘾是与年俱进的，目下他虽然是四十多岁，然而远远望了去，七八十岁的老头子似乎比较他还觉得精神些。在下前番所叙的那个道台，来谒见这位喜大人，不是赶在上灯以后吗，因为人家上灯的当儿，这喜大人还把他当做清晨黎明呢。其间我还有一件事，要预先交代明白，喜二鞑子近年以来，可算是与这鸦片烟相依为命了。他的吸烟方法比较寻常人却不相同，当他那睡在被窝里未曾起身之先，家人们便在他卧房里抬出一架大金仙鹤，这金仙鹤制得十分精巧，高不过三四尺，但是这仙鹤的嘴却足足有七八尺长，你们猜这仙鹤有什么用处呢？哈哈，我说出来，恐怕读书诸君还不大相信，原来家人们其时将那仙鹤长嘴，轻轻的先行套入帐子缝里。然后由诸大管家拿嘴套着仙鹤屁眼，一筒一筒的，尽力将那鸦片烟由肚腹里通过，再由长嘴里氤氤氲氲发泄出来。务必将他睡的那张床上涨得烟雾迷漫，对面瞧不见人影，喜二鞑子当时得了这股烟气，方才能够翻转身子，揉揉双眼，勉强披衣坐。否则，他动弹也不能动弹，每日照例如此，这是他的定章，一毫不能违误的。众人见老爷已经坐起来了，随即撤还仙鹤，飞也似的从外面抬过两份银架，每架上插着六十四支烟枪，每支枪上烟都装得齐齐整整，当下走上十六名家人，

轮流替老爷烧烟，务必将这一百二十八铜乌烟烧得完全不剩，喜二鞑子这才精神满足，下床梳洗。梳洗完毕，已近初更时分，他老人家然后踱入另一座烟室里，重行躺下来一筒一筒的抽着那烟消遣。一直挨到红日东升，金鸡报晓，他老人家才觉得有些困倦起来，那便是他睡觉的时候了。每日功课，大都如此。可巧这一年三月当儿，春和景明，有一位新臬台到苏州去赴任，在这南京城里大宴宾客，却有喜二鞑子在座。喜二鞑子也因为天气暖和，起身得比平时早些，及至到了这宴会的地方，已是申末酉初。残霞一抹新月初升，见那地方亭台树木，不觉拍手打掌喊了一声好。便向那臬台问这个地主是谁？当时那臬台便笑说道："哎呀，大人在这南京城里居住的年代，狠是久远了，如何这一处名胜所在，一共不曾来领略过，未免大煞风景了。"喜二鞑子摇头笑道："不瞒老兄说，兄弟是深居简出，轻易不向外边闲逛，不是老哥荣任在即，荷蒙宠召，情不可却，兄弟也断断没有这闲功夫到这里来替老哥陪客。"那臬台又笑道："这就怪不得大人了。这地方狠有名望呢，当初那位侯太史，在乾隆时代，狠负着一代盛名。但凡人提着这卫园两字，大约是没有一个不知道的。各种布置，全系这位太史公精心结撰而成。时代变迁，可惜他的后人不能继续先业，目前狠是沦落。其余房屋都变卖干净，只剩下这所园林，还像那鲁灵光殿巍然独存。沧海桑田，也就令人闻之酸鼻咧。"喜二鞑子其时将这几句话听在耳朵里，并不曾开口。席散之后，不曾隔了几日，他忽然心血来潮，想将那座卫园买得过来，做 一所别墅。随即唤入那个赖三爷，将这件事和他商议。赖三爷得了这口气，知道这事又是自己的发

财机会，没口子答应了几个是。刻不待缓，便跑出来寻那园主人交涉。叵耐这园主人侯蕴山，是一个中了书毒的穷秀才，虽然在半路上也捐了一个佐杂，无如他的书气太重，不合时宜。莫说没有署缺的指望，便想奉个委札儿，把来活动活动，始终也不会有这际遇。冷板凳坐了几十年，典尽卖绝，差不多连衣食两字都忙不到手了，情形很是艰窘。赖三爷打听得清楚，十拿九稳，这趟差使包可以马到成功。当下便寻到这侯蕴山屋里，韫山接着他的名片，晓得他是喜大人门下的一条走狗，心里老大不悦。遂托词拒绝他，说主人并不在家，无如浅房空屋。他虽然命小厮这样说法，偏生那个赖三爷早大踏步抢得进来，将双手向鼻边一拱，笑喊道："侯先生，幸会幸会，兄弟久慕先生的大名，早经要来拜谒，只是喜大人一刻也离不得兄弟，急切不能分身，刻下是专诚拜访。怎么？你先生转闭门不纳起来，真个叫兄弟惭愧得很。"他一面说，一面便猴向上首椅子上端然高坐。韫山好生气愤，登时板起一副铁青面孔，严声厉色的说道："你这厮满嘴里说的是些什么梦话，我们好比风马牛不相及，你做你的权门食客，我做我的白屋书生，我不肯见你，本是我的行动自由，你这厮如何竟不懂得规矩，径自升由之堂，入孔之室，显见得我们这份人家不分内外，那还了得！"说着，气哞哞的拿手抹着他几根瘦胡子，仿佛要和赖三爷拚命一般。赖三见他闹出这样书呆子脾气，又听见他满口里文绉绉的十分好笑。自己并不着恼，堆下满脸笑容，缓缓的说道："兄弟并敢轻造尊府，只是奉着喜大人命令，叫我过来和先生斯会。他因为先生目前境况狠是不济，有心要调剂先生一下子，先生又何必绝人太甚呢。"

韫山听到这里，益发气得利害了，正色说道："我的境况不济，与他姓喜的有什么相干？一箪食，一瓢饮，在陋巷，人不堪其忧，回也不改其乐。他不要居移气养移体，无故的来消遣我，不瞒你说，我侯韫山还算得是曲肱饮水，视富贵如浮云的圣贤呢！"他说完这话，便立刻站起身子似乎要送客的模样。直把个赖老三弄得坐又不是，走又不是，蹩着满肚皮的话，一句也开不得口，那里还好提及要买他的卫园。他见事机不妙，心下早打点了一种毒计，更不再和那侯韫山厮缠，径自转回公馆，将这情形禀明了喜二鞑子。又替喜二鞑子想了摆布韫山的妙法，这因这一着来，弄得那侯韫山家败人亡，性命几乎不保。欲知后事，且阅下文。



只见上面画的是端阳佳景，有几个钟馗，围着一张桌子掷骰子顽耍，内中一个钟馗，大张着嘴，巧将那骰子掷得下去，一二三四五六颗骰子都坐定子，只有一颗在那里盘旋不住。

第二十八回 工鬼计舌鼓如簧 耀官星冤沈似海

再说那喜二鞑子，因为赴了新臬台一席酒宴，忽然赏识那卫园风景，意思想将他买得过来，做他下半世娱乐的所在。这也是他一时高兴，贵人事多，眨眨眼也就忘记了。无如那一班在权门底下当食客的，没有事还得千方百计寻出事体来做，方才好于中取利。赖三爷既得了这样的委托，自然猪颠风的跑来和这侯韫山接洽。他总以为韫山境况很窘，所有田地、房产、衣服、什物差不多都典当卖绝，如今只剩了这所别墅，还不是捧在手里向人去寻觅售主。只消我赖三歪歪嘴儿，在他索价的价目里，多开销一个一千八百，喜二鞑子又是个挥霍惯了的人，断不会在这里面斤斤计较。他们一个买，一个卖，多寡都免不得有些吃亏，惟有我们做中人的可以白享受这一笔财帛。他千不料万不料，跑到韫山那边会碰着他的这样大钉子，当时只气得赖老三鼻塌嘴歪，没口子骂着侯韫山不知死活。诸君，你道这侯韫山别的产业都卖掉了，何以把持着这别墅严行拒绝呢？哈哈，这其中却也有一种缘故，大凡一个读死书的朋友，他的心里确实与寻常人的心里不同，他以为他的祖宗，当初曾经在这卫园里享过鼎鼎大名，乾隆年间，无论什么人提着这卫园才子，谁不倾心吐胆的佩服。其中一草一木，一湖一石都是这老人家亲手布置，真是湖山增

胜，泉石多情，目下虽然渐渐残败下来，不及从前风景，然而一念及先人遗泽，还可以容我们做子孙的。抚树唏嘘，临风凭吊，况且近年来竟有多少名公钜卿，爱这卫园地方幽僻，常常借这里面宴客，宴客以后都得送些银子给这园主人，做个例外的赏号。韫山因此也就不无小补，所以他拿定主意，觉得江山可以易主，我这园地决计不可以售人。在普通 人的眼光观起来，以为这是他的短处，其实在我著书的替他设身处地着想，毕竟还是他的长处呢。（平心立论，可为韫山知己，然而此不足以语赖老三，更不足以语喜二鞑。）不过他的性情戆直，对着这姓赖的你便不肯卖这地方，也得好好拒绝，不该劈头劈脸给人家一顿大大的发挥，贫贱骄人，在言之者或出于无心，在听之者已 不觉衔之刺骨。（名言可为世鉴。）赖三爷别过那侯韫山，鳖着一肚皮鸟气，好容易一直等到半夜时分，打听得喜二鞑子已经用过早膳了，他才恻恻的走入喜大人那座吸烟室里。坐在旁边先陪大人说了些没要紧的闲话，只不见大人询及要买卫园那件事。（此是贵人善忘的注脚。）赖三等得不耐烦起来，故意路转山遥的将脖子仰得老高，向屋顶天花板四周望了望，咳嗽了一声，说道："这天花板的油漆，如何到渐渐剥落了，大人也该吩咐那一班照管房屋的管家们，喊一名油漆匠进来收拾收拾。"他说这话的当儿，喜二鞑子正横身躺在烟床上，一边一个家人，轮流替他烧那乌烟足足烧了有七八十口，他摇摇头似乎说不必再烧了。家人们方才放下烟枪，侍立在床旁边，竖着几只狗耳朵，静候大人的指挥。喜二鞑子吸烟之后，紧紧闭上 双目，在枕上养神，始终也没曾开一句口。又过了好半会，才见他轻轻弯转臂膊，在自家

肚皮上捶了两下子，有气无力的向赖三笑道："你提着这天花板，我倒想起一件事儿来了，这所房屋连前带后，虽然也有二十多进，但这是老大人手里传留下来。历年虽然也逐渐修饰，毕竟木质朽败，只有东首那座楠木大厅还将就看得过去，其余也没有什么好材料了。后面那一处花园，也不知道近来怎样，我还记得在小时候，曾经到园子里顽耍过一两次，如今计算起来，倒有三四十个年头不向后园里去走动了。（真可谓目不窥园，一笑。）那里及得我上一次在里面赴宴的那所卫园，布置得真是有趣。你这厮近来也狠懒惰了，我好像记得曾经关照你，叫你到这园主人家里拚着多出些银子，将他买得过来，让我在里面静静的坐一会儿，你为何至今也不曾告诉我一个办法？"赖三听见他说到这里，不由从鼻孔里噗哧一笑，欠身说道："大人委实冤枉晚生了，这件事前天才由大人向晚生吩咐了一句，晚生也不曾敢丝毫怠慢。第二天，便跑至侯韫山那边，将大人这番美意详细说了一遍，不料那厮生性顽固，不但不感激大人的恩典，而且不问青红皂白，一经听见晚生提出大人名讳，倒反触在他气头上，破口大骂了一顿，剪直不容晚生稍坐一坐，就将晚生逐出大门。"喜二鞑子一面听，一面气得直坐起来，说："这还了得，我国家深仁厚泽二百余年，凡是食毛践土的小民，谁不是我们满人的奴隶，这卫园虽是他拿钱购置然而尺土寸金，均系我国家所有，他如何能够霸占得住？既这厮不识好歹，你们快拿我的名片，将他送入县署里，办他一个忤逆皇族的罪名，那时瞧他还有什么能和我做对？"说着早就一叠连声，命人去取他的名帖，大有刻不容缓的光景。再望一望那个赖三，只是坐在椅子上尽

笑，很有不以他这举动为然的意思。喜二鞑子倒反有些狐疑起来，含怒说道："你这厮尽笑则什？像这般不通人情的蠢材，还不该着实摆布他一下子不成。"他说了这话，只见赖三不慌不忙站起身子，必恭必敬的向喜二鞑子请了一个安，放沉了脸色说道："晚生在这府上，承蒙大人青眼，可算得是言无不听，计无不从，晚生也有一颗良心，怎么敢辜负大人的恩典。但是这件事，在姓侯的虽属不知好歹，然而大人若同他一般见识，莫说轻轻办他一个罪名，便是立刻置他于死地都容易。不过外人谈论起来，就免不得要讥笑大人小题大做，对于一个区区寒士，还用着这样雷厉风行的手段，未免不能容物。况且我朝列祖列宗，"他说到这里，忽然背转了身躯，朝北直跪下去，拍通拍通的在地板上碰了几个响头。（是好做作）旁边站的家人们无不掩口而笑，惟有喜二鞑子听见这话，他也就捱下炕沿肃然起敬的，站在那里动不也动（旗人最重礼法，于此可见一斑。）。一直等赖三将头碰完了，他然后才重行躺向枕头上，听赖三再往下说。赖三接着说道："自入关以来、看待我们汉人真是宽宏仁厚，减租税，免田粮，轻易不肯妄取民间一草一木。就是当初老大人在日，"说着又碰了一个响头。说道："南京城里的小百姓，无不口碑载道，浃髓沦肌，祖宗积德，百年而不足，子孙毁败，一日而有余，大人盛怒之下，何求不得，若因此将老大人的盛名损坏毫末，大人既无以对祖宗，即无以对列帝，此则晚生窃期期以为不可者也。"他这一篇冠冕堂皇的话，将喜二鞑子说得点头晃脑。笑道："你且坐下罢，你这议论很是透彻，总怪我一时性急，几乎忘却这大道理。然则我们且自由他去罢，好在有的是银子，将来拣

一处好地方建造起来，不见得便不如他那卫园风景。你瞧这办法怎样?”赖三忙说道：“这么一来，原见得大人不和寒士计较长短了，但是那姓侯的委实可恨，你卖不卖到也不成问题，却不该提着大人名字破口斥骂，以大人这位分，他尚且横行无忌，可想平日倚强欺弱，不知要陷害了多少好百姓，害马不除，大足为社会之累。我替大人设想，在先不说买这卫园到也罢了，既经说出来，一会子又这样阒迹销声，岂不叫人听了很为诧异。自是以后，大人的威令，便不能奉行无碍了。”喜二鞑子皱眉说道：“这就难了，我要惩办他，你又拦在头里不肯答应，我待不惩办他了，你又笑我没用。依着你的主意，究竟有什么两全之法呢?”赖三忙道：“有有有，晚生能够叫大人享其实，不居其名，祸其人，不分其谤。”他说到这里便就势躺向床上，并枕对着喜二鞑子咬了一番耳朵。喜二鞑子乐得直跳起来，指着赖三笑骂道：“我把你这鬼灵精的东西心肝五脏掏出来瞧，里面究竟有多少孔窍，咳，可惜呀，可惜!”赖三此时已经十分快活，仰着脖子笑问道：“大人可惜什么?”喜二鞑子笑道：“我只可惜当这太平时代，天下一家，像你这样无名的英雄，没有发展你经纶的地步，万一在那群雄割据的当儿，你一定能够运筹帷幄之中，决胜千里之外。(且缓说嘴，恐怕太平时代渐渐要不太平来了，活画出当日满人醉生梦死的思想。)赖三笑得格格说道：“大人若起义师，晚生愿随鞭镫，西蜀诸葛亮，前明刘伯温，以晚生视之，直草芥耳，何足道哉!”他说完这话，不由抚掌狂笑，差不多就像要纶巾鹤氅摇起那柄鹅毛扇子来了。喜二鞑子一面笑，一面正色说道：“你这厮说话须得仔细些，谨防有人割了你的舌

头，幸喜在这光绪年代罢了，若换在雍乾之世，早就有番儿手将你脑袋取去。那时还得连累了我，我耽待着一个大逆无道的罪名哩!”一句话，提醒了赖三慌忙将舌头伸了伸，缩着腔子，再也不敢多说。眼见得时候业已不早，庭前晓鸦已哑哑乱噪，窗子上面透进好些鱼白颜色进来。家人们只顾将那冰燕汤，人参汤，一盏一盏的递给喜二鞑子享受。赖三白瞪着大眼睛望着，一时心血来潮，肚腹里火辣辣的十分难受，只得空咽了几口臭吐沫，算是他自家的补品。(伺候贵人真有如此苦恼，然而世竟有乐此不疲者，以其所大欲，在彼而不在此也，为之一叹。)实在忍耐不住，随即起身告别。叵耐喜二鞑子从怀里掏出一枚小金表，凑近烟灯旁边望了望，笑道：“时候不早呢，不过刚有寅末卯初光景，你便忙着回去则甚?再停一歇，我吩咐厨房里去预备午膳，你吃了饭再走不迟。”(卯初吃午饭妙绝)说着，又回头吩咐家人道：“你们去叫廖厨子多添两样菜，拣那适口的味儿送上来，不要老例办那二十四个碟子十六簋大菜。”家人们答应了一声，是只把个赖三弄得走又不是，不走也不是，只好将将就就的坐在旁边合上双眼打磕铳。喜二鞑子也不暇再去理会他，尽管一口一口的抽那大烟，那容易等他将烟瘾过得十分满足，然后支派赖三也上炕来呼了两口，才算得那疲惫不振的精神复行提回来，陪着喜大人高谈阔论。不多一会，房里已摆上午饭，胡乱吃了一顿。赖三见喜二鞑子有些没精打采，自己方才溜得出去，躲向客房里蒙头而卧，这且不在话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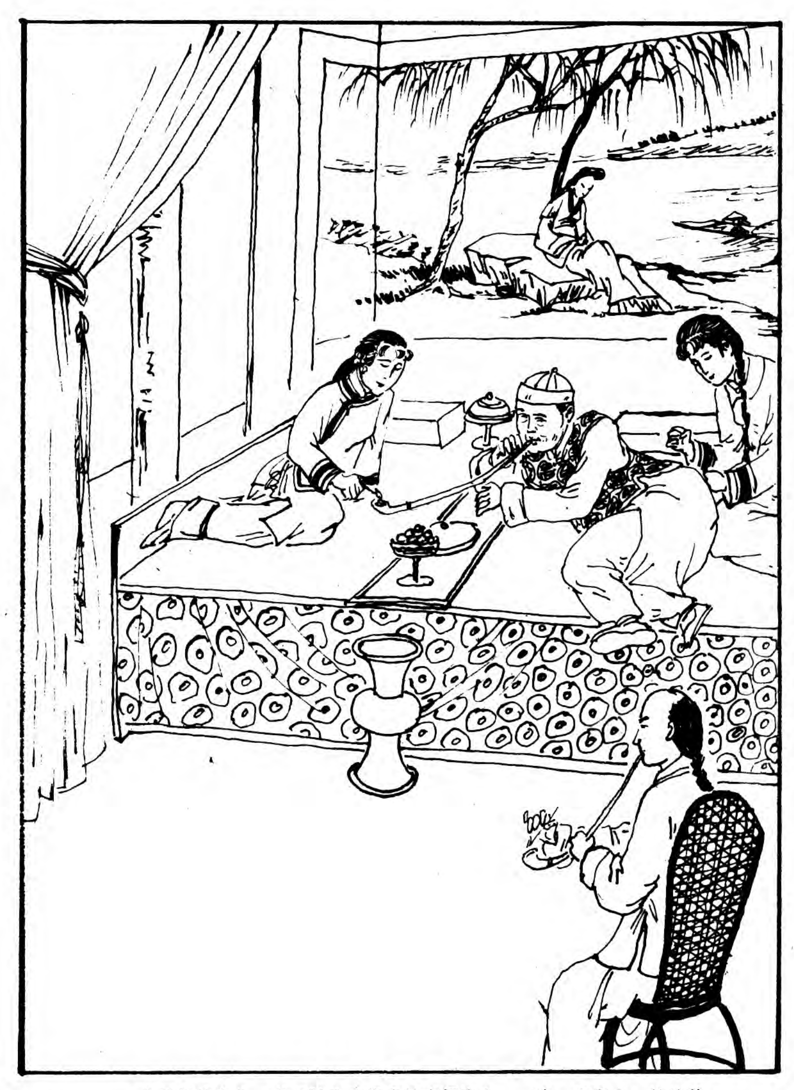
再说那个侯辒山打发赖三走后，他总以为自家是一个赤寒的寒士，便触恼了你这姓喜的也不怕怎的。家私多大祸多

大，凭我这凌夷世胄和你闹个水落石出，也还值得。他虽这般想，及至一日一日的过了下去，也不见那姓喜的有什么举动，他也就将这件事撇诸脑后了。这一天刚坐在自家屋里筹划些米，委实寻不出方法，典无可典，贷无可贷，一声一声的在那里长吁短叹。这个当儿，忽然听见外面有人拍得门响，他总疑惑又是什么索债的来了，悄悄的往房门后面一躲，支使他的老妻出去窥窥探探，倘若遇见债主，回绝他说我不在屋里。老妻点了点头，踅得出外，轻轻将门开放，只见一哄而入跑进几个差人，声势汹汹的问他们老爷可在屋里不在，老妻吓了一跳，猜准是那话儿发作，喜大人和我们一定做了对了。连忙没口子说，我们老爷久经到外路去了，此时实在不在屋里。那差人将脚跺了一跺，嚷道："这是打那里说起，不瞒你说，我们是江宁县里当差的，老爷今天由藩署里禀见回衙，当面吩咐我们老爷，叫查一查侯大老爷的居址。因为上元县的捕厅新近出了缺，要想调剂你们老爷去接署，这是难得的机会，我们老爷所以特的打发小的们前来告诉一句，可惜侯老爷又出门去了，岂不白辜了藩台大人这番美意。"那妇人听见这话，一时不及回答，猛不防房门里面早跳出一个人来，笑容可掬的说道："谁道出门去的，你休得听我这老妻的瞎三话四，请诸位头翁先行回署，兄弟即刻就来和你们老爷厮会。"当差的先吓了一跳，后来认得他是侯韫山，方才笑说道："侯老爷怎生悄没声的躲在屋里，累得我们替你老人家着急。眼见老爷就得高升了，千差万差，来人不差，侯老爷也该打发我们吃一杯酒儿才是道理。"韫山皱着眉头说道："不瞒诸位头翁说，我是吃那些债户吓怕了，但凡有人来寻我都

得拿出门的话前去搪塞。如果侥幸，藩署里替兄弟挂了牌，那时候定然多多的酬谢诸位头翁，此时却不方便。”众差人瞧他那艰窘情形，知道再榨些，也榨不出什么油水，落得做个人情，随口说了两句好话，大家一哄而散。这里韫山瞅着他妻子，只是傻笑，总不肯相信这天外飞来的喜信，嘴里叽咕着说道：“我这冷板凳差不多坐了有二三十年了，不但没有署缺的指望，而且连一件小小差使都不曾奉过委札，怎么会好端端的叫我署起上元捕厅起来，像这样好缺，别人运动还运动不到手呢！藩台大人如何知道我这名字，巴巴的另眼看待。”他妻子说道：“时来运来，也很难说，敢是有什么硬挣主儿，替你在藩台面前说了好话，他方才肯这样调剂你。事不宜迟，你就赶快到县署里走去一趟罢。”韫山到此，也真叫做没法，勉强穿起他那件半新不旧的长衫，如飞的跑至县署。偏生又不曾会见，急得侯韫山像热锅上蚂蚁似的，接二连三的跑了几趟，始终不曾得着确实消息。这一晚，正坐在屋里纳闷，忽然听见门外挤入许多人来，口称是替侯大老爷报喜，藩台那边署缺的牌已经挂出来了。韫山这一欢喜，还疑惑是在这里做梦，勉强凑了几百文打发那班报喜的人走后，第二天，和朋友借了一身袍褂，亲自向藩台这边来谢委。藩台居然接见，晤面之下，开口便问他和喜大人那边有什么瓜葛？转把韫山问得朦住了，暗想这喜二鞑子刚刚和我做对，因为我不肯卖那卫园，他不设法摆布我也就算得是高抬贵手了，怎么会替我在藩台面前运动，给我这样好缺。想到这里，他原是个老实汉子，便摇头说道：“卑职和喜大人实在没有瓜葛，不敢欺骗大人。”那藩台摇头咂舌的说道：“老兄这话未免太谦了，如

果没有瓜葛，喜大人断不会叠次催促兄弟替老哥设法。这也罢了，老哥好生去干罢，将来碰着喜大人时候，也该道谢一句，休得拂了喜大人这番好意。”说毕，就端茶送客，韫山其时又惊又喜，回家又将这话告诉了他妻子。他妻子拍手笑道：“我猜着这其中缘故了，喜大人因为你十分倔强，不肯将这园子卖了给他，他不肯拿势力来压服你，所以使出这番恩惠，买你一个心服情愿。依我主意，你也瞧破些儿罢，人家既给你这好处，我劝你不如将这园子便托人出来说项，规规矩矩的卖给他也好。（所猜的话也近情理，无如赖三爷之歹毒，尚不在此，可骇可叹。）韫山气忿忿的说道：“做官倒不妨事，至于想骗我这卫园到手，却万万不能。好在我们且先捞他个现成，随后的事再看光景。”他妻子也点了点头。果然不消几日，韫山径自赴了新任，有知道这事的，谁不羡慕他祸中得福，都替他十分欢喜。又称赞那喜二鞑子为人很是忠厚，不但以直报怨，简直是以德报怨，世界上那里去寻这样好人。天老爷如果真有报应，像这喜二鞑子，当然是后福绵绵，积善获庆的了。人虽然这般议论，不料果然在这当儿，喜二鞑子第五个姨太太忽然生了一位小姐。（妙绝斗笋处真是匪夷所思。）生下来的时候，异香满室，众人都说这小姐后来不是王妃，定是皇后，不然，那里会有这样的奇事。（与后文对照，方知此等话头全是梦呓。）只是不幸那小姐才满了三朝，他的母亲偶因产后惊风便自萎化了。喜二鞑子姬妾很多，儿女也还不少，他却毫不介意，转是他的大太太钮氏，见这小姐生有异兆，他一时心动，便将这小姐抱得过来，留在自己身边抚养。替他取了名字：叫做翠华。这翠华小姐，与我这书中却有关系，此

时却不暇细表。再说那个侯韫山赴任之后，约莫有半年光景，本地出了一件盗案，抢劫了好几家典铺。省城之下，竟有如此不法的强盗，制台赫然震怒，命地方官严行缉捕。当即捕获了有十多名人犯，归两县会同鞠问。说也奇怪，那盗犯里面竟有一个叫做王三狗子的，一口咬定这捕厅侯大老爷是他们的窝家，这口供传到制台面前，制台怒极了，不由分说，先将这侯韫山拘禁起来，叫他供认。可怜侯韫山是个文弱书生，抱着这重大冤枉，任是他极口分辩，无如暗中有人和他做了对头，多方罗织还是从宽发落，将他订了一个发配三千里的罪名，连妻子都一同委尸异域了。家产充公，那所卫园不知不觉的，竟由赖三手里送给喜二鞑子去享受。喜二鞑子这一欢喜，非同小可，少不得重重酬谢了那个赖三，赏识他办事很有手段。著书到此，才知道祸福无门，惟人自召，塞翁失马，安知非福，可为浩叹呢。欲知后事，且阅下文。



他说话的当儿，喜二韃子正横身躺在烟床上，一边一个家人，轮流替他烧那乌烟，足足烧了有七八十口，他摇摇头似乎说不必再烧了。

第二十九回　拜干女不枉解悭囊　媚小妻权且升正室

世界上的事倘若能够一成不变，富者永保其富，贵者永保其贵，势力者永保其势力，则怙恶之辈，益将出其心思智慧，以与造物争衡。哀哀吾民，将永堕万劫不复之地。我恐怕天心仁厚，断断不肯长宵小之气焰，而助奸宄之行为。遍观一部二十四史，所以循环往复，变化不穷，阀阅之子，每降为与台。帝胄之尊，或夷为编户。桑田沧海，千古同嗟，特当境的人浑浑噩噩，不到这步田地他终不自觉悟罢了。在下何以忽然发这样议论呢？因为这前两回书中叙的那个喜二鞑子，炙手可热，仗着他是个满人，拿得稳稳的，黄河如带，泰山如砺，清室一日不敝，他的这赫赫尊严也就一日不堕。以上所举的恶迹，不过仅仅撮其大要罢了。满清末造，四海党人，粉纷集谋起事，无如旋起旋息，始终不能达他们的目的。喜二鞑子益发横行无忌，嫉善如仇，帮助着省里那些大吏，密布罗网，凡有与他反对的，无不遭其毒手，天怒人怨。不料到了宣统三年上，武昌城里忽然高举义旗，全国响应。民军宗旨不戕官，不扰民，惟独与那一班满人势不两立。喜二鞑子当时得了这个消息，直吓得手足无措，眼见得这半壁河山，万不能支持长久，镇日价在他那座鸦片烟房里好像热锅上蚂蚁似的，足不停趾的团团乱转。后来这风声越闹越紧，内室

里也是神嚎鬼哭，计无所施，正不知逃到什么地方，才是他们安乐之所。这一天，又打听得城外大兵云集，城里的党人力谋应合，仅仅靠着那张大帅一支绿营的兵毫不济事了，弄得喜二鞑子哭笑不得，一时想到他的那个谋士赖老三，随即打发人去请他进来要和他打个主意，想挈眷到上海去避一避。说也奇怪，便在昨天夜里那赖三已偕同他第二第三两个爱妾，卷包逃走，今早才发觉这事，钮氏太太正在上房里急得走头无路呢。喜二鞑子听见这话，只长长叹了一口冷气。一句也不开口，（你叫他还说出什么来。）依旧倒向烟炕上，命家人替自己烧烟。再一查检人数，十分之中，早又逃去八人，只剩下几个老实没用的，还侍立在喜二鞑子面前听他使唤，照他的老规矩一百二十八口乌烟，那里及得先前吸的灵便。挨到傍晚，耳朵旁边只听见外间枪炮声音和煮粥似的霹霹拍拍闹得很是利害。半天价又通红起来，纷纷传说民军已占据了雨花台，张大帅率队逃往浦口，不知去向。满城里登时乌乱起来，男啼女哭，惨不忍闻。叵耐喜二鞑子则将烟瘾过足，躺在炕上闭目养神，吃这声息从梦中惊醒，悠的跳起身，朦朦胧胧的命人将冰燕汤端上来给他润一润喉咙，可怜喊了几句也没有人答应。原来那几个家人，见势头不好，早已趁势溜之大吉，只剩得喜二鞑子和孤鬼一样坐在那里呆呆的发怔。钮氏命人出来唤他进去商议大事，无如他这时候两条腿比棉花还软，一步也动弹不得。正在危急的当儿，蓦觉得外面天崩地裂一声响，他住的那所房屋已轰去了大半边，这是民军埋伏炸药将满人所住的一带地址，炸毁得干干净净。纷乱之际，也辨不出谁死谁活。至于喜二鞑子却还安然无恙，方想挣扎

着逃走，门外已一涌而入，走进许多人来，各各背负着洋枪，刺刀如雪。喜二鞑子知道大事已去，他转一毫不惧，转挺着身子迎出来，劈口大骂，那些人也不由分说，早将喜二鞑子剁成四五块，抛在墙根底下，转身再进去搜罗妇女去了。瞧不起这喜二鞑子，倒反落是一个骂贼不屈甘殉国难的美名，你道可好笑不好笑哩？这都是十几年前的事迹。

闲言休表，再归正传。我此刻道好搿转笔尖儿叙到范大同了。大同当时在路上，吃几个小孩子踢球将自己一件簇新马褂踢得乌光漆黑，由不得他不勃然大怒，恶狠狠的要和那孩子们办重大交涉。正在那里乌烟瘴气的乱喊乱叫，不防左侧破败瓦屋里走出一个女郎，先将大同揪着的那孩子，劈手夺下来，呵叱了几句，然后堆着满脸笑容，向大同说道："对不起你老人家，这是我的一个小兄弟，适才打从学校里读书回来，十分顽皮，平白将你老人家衣服糟蹋坏了。你老人家若不弃嫌，请到舍间暂歇一歇，将这马褂脱下来，让我替你拂拭干净，可好不好？"大同原是一个色中饿鬼，此番见这女郎虽是家常打扮，却生得如花似玉，惟最腮颊上那两个小酒涡，微微笑起来，足足有二三分深浅，不觉心里一动，那只扯着孩子的手登时松放下来，那孩子趁这机会一溜烟早跑得不知去向。论理大同这马褂儿，泥污也还有限，便是走回去自行拂拭也算不了一件希罕的事，叵耐他既爱上这女郎俊俏，巴不得多亲近一刻，便多快活一刻。况且这女郎虽然是个小家碧玉，然而风致楚楚，猜准他决不是什么低三下四的人物。加上这好奇念头，想去窥探窥探这女郎行径，主意已定，便身不由己，一步一步的紧紧跟随在女郎背后，走进那座破瓦

屋里。大同身段本来非常雄伟，低着头跨入门槛，耳边忽然听见有个妇人，在床上叫唤着说道："翠华，翠华，你在外面又和谁磕闲话儿，我病成这个模样，你不打叠起精神来伺候我，动不动就瞧不见你的影子了，我一经硬朗起来，不买你这小蹄子下半截，我也对不住你的死鬼老子。"那女郎听见这话，笑嘻嘻的说道："谁和别人闲话来，宝官儿在外边踢球，将这位老爷衣服弄脏了，是我跑去赔了人家不是，请他老人家到屋里坐一坐，由我替人家收拾好了，免得人说我们无礼似的。"他一面说，一面便请大同脱下那件马褂，重行笑问道："还不曾请教你老人家尊姓。"大同一一通报了姓名，不住的拿眼去瞄那女郎，只见他这一双晶莹洁白的手，不但大鸭子及不上他，便是拿秦氏来比较他，也还枯差得甚远。暗暗念道："好一朵鲜花，堕落在这一堆粪里，岂不甚是可惜。"当下便搭讪着问道："姑娘的芳名叫做翠华，适才我已经听见了，但是你家姓什么？做什么事业？如何流落到这步田地？"翠华将双眼一抬，微微笑道："我们没有姓，告诉你你也不会知道。这衣服已经弄得干净了，你老人家穿着起来请回公馆罢，我们舍间很是肮脏，休得污坏了你这身子。"他虽然这样说，大同只是站着不动，那老妇人在床上又发话道："我好恨呀，宝官这孩子真是没长进，为甚的又糟蹋了人家衣服。"大同趁这机会忙笑说道："没要紧，没要紧，衣服能值多少，倒是很累你们这位小姐费神，鄙人心里实在不安。"说着，又回头向翠华笑问道："这妇人是谁？他得的是什么病症？瞧你们的境况也不很宽裕，医药的费用可有没有？"翠华说道："这是我的母亲，连年到这时候都嚷筋骨疼痛，这几天闹得更利害些，他

也不肯吃药，过些时就会好起来了。”大同点了点头，立刻从皮夹子里掏出一张十元的钞票，递给翠华说道：“这洋钱留着给你母亲使用罢，随后有什么缓急的地方，我都得过来照顾你。”翠华见他突然的拿出这钞票，把自家那个小脖子摇得像博浪鼓似的，说道：“先生快别要如此，我们弄坏了你的衣服，没有赔偿也罢了，如何还好生受你的赏赐。”大同也不回答，早穿起那件马褂，大踏步走得出去。翠华赶了一截路，也赶他不上，便跑进房，将这事告诉他的母亲。他母亲钮氏急道：“这个如何使得，我们不认识他，平白的受人家的调剂则甚？快搁在那里，分毫也不许动用，等待随后撞见姓范的，再还他不迟。（有其母必有其女，写钮氏为人真不失大家身分，可敬可慕。）

再说大同给他们这钞票的用意，原是下的香饵，以为他们很是艰窘，见了银子一定欢喜，只消不时再资助他们些，包管这女郎跳不出我的手掌。所以隔不了三五天的功夫，他又借着探病为名，跑过来和那女郎款洽。其时钮氏的身体已渐渐复原了，正坐在廊檐底下，用一部纺车儿在那里纺纱。把那个车轮子打得团团的乱转，低着头，并没瞧见大同，大同故意咳嗽了一声，笑问道：“翠华姑娘在家吗？前日承他的情，将我那件马褂收拾得非常漂亮，因此特地过来谢谢他。”钮氏吃了一惊，听他这口气，知道是那个姓范的范先生了，慌忙站起身子说道：“原来是范先生光降，且请屋里坐地，我还有话要和范先生声明。”大同好生欢喜，更不客气，随即走入堂屋里端然坐下。钮氏将纺车推过一边，远远的坐在檐口，正色说道：“那一天小儿宝官，冒犯先生，先生高抬贵手，不和

孩子们计较，老妇心里感激非常，但我们和先生是萍水相逢，先生又怎么慨然见赠，妇人家世虽则单寒，然而这淌来之财，义所不取。如今还是原封不动，敬谨奉璧，至于先生的恩惠却是永铭心版。”他说话的当儿，早从房里取出那张钞票，把来放在桌上，立意逼着大同收了回去，大同很觉得出自意外。又见那妇人谈吐不俗，恐怕小户人家决没有这样见解，不觉由敬生畏。肃然问道：“太太又何必绝人太甚呢，这区区微款，原算不得什么重要，务请太太权行收下，将来鄙人能力所及，无不替你们母女设法，太太不要疑惑。鄙人没有名望，鄙人现今充当着水龙局局长，这是慈善事业，不久还可以高升。”那妇人忽的从鼻孔里嗤的一声笑起来，冷冷的说道：“哦，原来先生是个局长，真是可敬极了。不过先夫在日，像这样局长要想进来谒见，恐怕便挨个三年五载，还不见得可以挨得进门。时事无常，白云苍狗，不料今日我们母女还受局长的覆戴，这又打从那里说起哩。”说着，便流下两行眼泪来。大同惊问道：“我早猜到太太气度不凡，原来是身出宦族，尊夫在日，究竟做何官职？倘蒙不弃，请太太略为表示一二，以免鄙人满腹狐疑。”钮氏含泪说道：“这还有什么可说咧，江山已属诸他姓，天潢后裔，沦落到这个分际，言之令人心痛。”大同这时才知道他们原是满族，格外从心坎儿上替他们扼腕，重又追问了一句，钮氏答道：“光复那一年，我们全家为炸弹轰毙，先夫既殉国难，所以婢妾也不知死了多少，妇人侥幸逃脱，原不想保全性命，叵耐为这一男一女所累，不得不苟延残喘，提挈先夫这一脉后嗣，女儿翠华，先生已曾见过，小儿宝官，那一天踢球污了先生衣服便是他了。生活程度日高，

支持不易，目下靠着小女替人家刺绣，卖钱度活。妇人无事，帮着他们纺纺纱布，准备残冬御寒之具。千万赀财，尚遭兵火，妇人已将世事看得透彻了。当日炙手可热，谁不想攀荣附势，如今落寞下来也没有人肯来过问。先生此举，虽属高义，但是无功食禄，我们母女毕尽觉得心里不安，这钞票还是请先生收转回去为妙。”大同这才恍然大悟，往时也常常听人提起南京有个喜二鞑子，声势非常煊赫，不料却在这地方和他们内眷相遇，真是万千之幸。不由分说，大同将那钞票依旧递至钮氏面前，义形于色的说道：“太太若不赏收，简直将我大同当做畜生看待，我宁可一头在太太前碰死了，誓不回去。”说着，便装着卷衣掳袖，似乎要向地上碰头的模样。（放刁得妙）钮氏吃了一吓，忙拦着说道：“先生这又何必如此呢？既然先生这样慷慨解囊，我们倒觉得却之不恭，受之有愧了。”一面说，一面便将翠华喊至面前，叫他谢谢这位范先生，又说世态炎凉，在这当儿，谁有肯来顾念我们孤儿寡妇，赖三爷如今不是弄得大好了，光是大铺子开了有好几处，前天打发人去向他告贷，他扬起脸儿简直一毛不拔，像赖三这等人，从前还是受过你父亲恩惠的呢，范先生无缘无故，平白地恤及孤寒，真个叫人可敬可慕。”翠华听他母亲这样吩咐，不敢怠慢，随即恭恭敬敬走至大同身边，垂下柳腰向他行了一鞠躬的大礼。直乐得大同眉花眼笑，意思便待上前来携他的玉腕，笑容可掬的说道：“这算什么呢，小姐如若不弃，我们公馆里也有两个小妾，生得十分和气，不久还得接小姐到我们那里去走动走动。可怜你们当这落难的时候，也没有个体己的人前来和你们款洽了，只是我范大同巴结不上，不然，

倒可以结一门亲戚，彼此往来也觉得亲热一点。（渐渐来了，在读者观之或疑为大同挟有邪念，谁知却又不然。）翠华连忙将手夺回，含羞带笑的跑入自家屋里，也没一句话来回答大同。还是钮氏接着笑道："你瞧翠华虽然长成这般大，却还是一团的孩子气，不疯不癫的，他那里知道体统规矩，没的跑了去吃你们姨太太笑话。范先生既然爱上他，将来我叫他拜给范先生做一个干女儿，想也使得。"大同正色说道："这个委实造化了鄙人了，鄙人糟糠之妻，去世甚早，目下虽然有两房小妾，却始终不曾生过一男半女，若得太太作成，肯将小姐拜继在鄙人膝下，鄙人感激不尽，一言为定，誓不翻悔。"（情急如画）钮氏点了点头，彼此又叙了好些闲话，大同这才别过了走回自己屋里。眦牙裂嘴，只是忍不住格格的笑。可巧大鸭子刚刚小解过，站在梳桌旁边洗手，一眼瞧见大同这呆头呆脑，他顺手泼了一把水，直洒在大同脸上，大同的几根胡须，淋淋漓漓的在那里揩不迭，急道："你休得拿我开心，不瞒你说，我的身份如今已是非同小可了。前日告诉你们的那件事，你们还不肯相信，不料喜太太竟亲口允许我，将他的小姐拜给我做干女儿。哼哼，这干女儿在前清时代，也是一个堂堂郡主，我既然做了郡主的阿爹，岂不是和亲王一般无二。你们瞧不起我这水龙局局长，难道还敢瞧不起大清国的亲王?"大鸭子听见这话，也就快乐得了不得，说道："真有这事吗?"大同忙道："我哄你则甚，如果哄你我便是你的儿子。"（何至发誓，可想其快活已达极点。）大鸭子笑道："水长则船高，你既做了亲王，我便也算得是亲王的太太。况且这喜太太穷则穷，他的器度定然和平民百姓不同，难得我

们彼此既做了亲家母，当然趁这机会，跑去和他厮会厮会。”大同皱眉说道：“话虽如此，但是我已经告诉了他，说你是我的姨太太，见了面的当儿，如何能够拿出亲家母的身分呢？”大鸭子一听，登时大闹大哭起来骂道：“你这没良心的奴才，我是你的姨太太你的大太太又在那里呢？我好意已经将这姨太太的名分让给你那侄媳妇了，你苦不知高低，还在人前背后的这样葬送我，我活在世上还有什么趣味？”说着便寻剪刀觅绳子，要去寻死，一会儿闹得乌烟瘴气。秦氏在后面得着这样消息，忙跑出来做好做歹，死命的在里面劝慰。大同觉得自己的话说得大意，躲在半边只好将脖子缩在颈项里，一言不发。闹来闹去，毕竟在这几天里头吃大鸭子闹得没法，先将大鸭子扶起正来，然后再去办理干女儿的事件。至于拜过干女儿以后，大同还有什么事故发生出来，此时且不暇叙述。欲知后事，且阅下文。



说也奇怪，便在昨天夜里那赖三已偕同他第二第三两个爱妾，卷包逃走，今早才发觉这事，钮氏太太正在上房里急得走头无路呢。

第三十回　谋荐举局长渡江　述新闻旗人改姓

范大同吃他这位如夫人缠得没法，只得先行拣了一个黄道吉日，替大鸭子扶升正室，大鸭子这快活再也形容不出。他在这南京地方，新近也结识了许多女友。这一天，少不得大开筵席，请那一班女人前来贺喜。大鸭子穿上大红衣裙，笑眯眯的坐在床边上，学做新媳妇模样，支配秦氏在他面前伺候。秦氏虽不大愿意，然而因为名分关系，却不敢不做小服低。冯阿虎见他姐姐已升做大太太了，他也拿出他的舅老爷身分，换了一身簇崭新鲜的长袍子，在厅上招待众客。大同是身不由己，任凭他们姊弟俩在那里热闹，他只是踱来踱去，细着一双鼠眼在那里眯眯的笑。约莫有日落的光景，阿虎从里边走出来，说太太有了命令，吩咐老爷进去和太太交拜天地。大同吃了一吓，忙笑着说道："不要闹鬼罢，大家将就些儿，我们夫妻已经做了好多年头，何苦又来顽这样把戏！我的身体你姐姐是知道的，腰脚很是不便，如何禁得起跪拜，这不是要了我的老命！"阿虎笑了笑，只得照依他这话进去回报。谁知不曾隔得一会功夫，大鸭子忽的直跳出来，左右还簇拥着好一大堆的妇女，大鸭子严声厉色的向大同说道："奴家既做了你的正室太太，可算得是板凳桌子一样儿高了，我吩咐出一句话来，你怎么还敢和我拗嘴？来来来，我若不使出一

种家主婆的手段来，你也不知道我的利害。”他一面说，一面早揎拳捋袖，伸出巨灵手腕，一把揪着大同耳朵往后面直拖。大同出其不意，吃他将耳朵扭得生疼，弯腰曲背，嚷乱喊道：“你且放下手来，我们有话好讲。”大鸭子那里理会他，横拖倒曳，一直闯入内室里，引得许多女客哄堂大笑，一片喧哗声音，震天震地价响，惊动四邻的居民。先前还疑惑出了什么乱子，后来打听得是范公馆里举办喜事，大家不约而同的，挤得进来瞧看新娘子。只见堂屋上边大香大烛，铺着大红毡条，大同和大鸭子，真个并肩在毡条上拜完了天地，然后由大鸭子将他扯入洞房，坐床撒帐，吃交杯酒，闹得一塌糊涂。知道这事的没有一个不在背地里笑骂大同，说他老没正经，其实这不是冤枉了他吗？自是以后，大鸭子看待秦氏便不比从前了，爱打就打，爱骂就骂，可怜累得那秦氏，只有背人哭泣的分儿，大同稍为替他分辩‘几句，就得挨大鸭子的吵闹。幸喜连日忙着拜干女儿的事体，大鸭子帮在里边料理这样，布置那样，大同又拿出银子来替翠华制办衣服，量好了他的身材，一套一套的先行送将过去。翠华毕竟是个小孩子的脾气，见干爹待他这样好处，欢喜得无可不可，便是钮氏也觉得范先生肯这般仗义疏财，世界上再寻不出这种好人。结拜干女儿这一天，钮氏亲戚自送翠华上门，大鸭子先前总猜着这位喜太太是旗人，定然与众不同，及至会了面，见他的衣服也不甚光辉，脸上又带着几分饥寒颜色，心里老大有些瞧他不起。转是大同殷殷勤勤的，不时留着翠华在自己公馆住歇，往来得很是亲密。原来大同对着这翠华越瞧越爱，早已打了一种特别主意，你道他打点什么主意呢？他于自己担任的这水

龙局局长，很觉得有些大材小用，急于想运动别的差事，无如目下的时势，比较前清时代格外卑污龌龊，你若想钻营门径，非有极大的贿赂万万不能达这目的。大同目前所倚重的，便是那个扬由关监督苗玉瑛了。叵耐这位监督是个富家子弟，你便成大捧的拿银子去贡献他，他也不把来放在眼里。大同自从结识这监督以后，上上下下那冤枉钱也不知花了多少，依旧是茫无头绪。他心里急得什么似的，后来碰着这喜翠华，觉得翠华姿容绝代，现今的女人家恐怕没有一个及得他上的。又知道玉瑛性喜渔色，光是姬妾目下有六七八个，只是没有一个中他心意。公余无事，常常在花天酒地里物色人物。我既然有了这机会，若将翠华送得过去，包管得宠。翠华一经得了宠，他饮水思源，少不得有酬报我的去处。主意已定，背地里便同大鸭子商议，大鸭子也没口子赞成。

其时却适值仲春天气，不寒不热，大同便乘了小洋船，渡江望江北行来。刚刚抵了码头，老老实实先将行李挑入关署，因为关署里面有一个家人，名字叫做苗升，是玉瑛最宠任的，言听计从，凡是外间有什么接洽，都是这苗升一手经理。大同和他在南京时候，两下已经结拜了盟兄盟弟，所以这一次不消再落客栈，径自来寻苗升相会。苗升见了范大同，不由笑着说道："奇呀，大哥怎么有功夫跑到这边来逛逛？我们久不见了，心里很是记念你。你的家里姨太太们都好！"（开口便问姨太太，想见两人亲密。）范大同也笑道："不瞒老弟说，前天有一个小妾已经扶正了，他们身子倒还结实，叫我替他们代老弟请安。另外还办了几色非礼，也不成个模样，不过聊表他们的微意而已。"说着便从衣箱里取出好些花粉绸缎，

一件一件都把来在桌上。引得苗升眉花眼笑，倏又正色说道："自家相好弟兄，又闹什么客气呢，兄弟若不全收，又得吃嫂子们骂我不识抬举。哈哈，第一位如嫂已经扶正了，这是应该的，办得委实一点不错。你不知道你那如嫂面皮虽黑，却从皮肤里隐隐泛出紫光，这是最有福分的表示。将来若不做到一品夫人，你来挖我的眼睛。"大同笑道："老弟又来讲笑了，莫说小妾没有这种造化，便算有这造化如今已换了民国，那里还会跑出一品夫人哩！"苗升将双眼一瞪，又低低附着大同耳朵说道："亏你还在官场里混了半世，怎么连外间的时事通同朦在鼓里，你不知道北京里发生帝制，闹得不止一天了。我们主人和京里消息最是灵通，前晚还接到杨大人的电报，说不久总统就可以登极，诸事却已办得妥当，只消各省的劝进表一齐收到，霹雳一声响，我们这关上的五色国旗立刻便换了龙旗，你等候着罢。但要你有这能耐，还怕这一品夫人不包在荷包子里吗？大同惊问道："当真有这等事？第一个我先赞成，要晓得我们家里的祖宗，谁不是世受国恩，平白地吃那些革命党将一座大清国的江山闹得落花流水。阿弥陀佛，万一应了老弟的口齿，好在我那箱子里的袍儿套儿，卖又卖不掉，质当给人人又不要，如今搁在半边，依旧是纹风不动，这一下子包管又要大出其风头了。但是一层，我在省里为何不曾听见人家提起，转是你们大人消息灵通，这内中还怕有些不实不尽罢。"苗升见他不肯相信自己的说话，不由急得满脸通红，放沉了脸色说道："哎唷！你这人真是三家村里的蠢材，开了口便叫人怄气，这是一件什么勾当，如何能够容得人随意谈论，省城里耳目众多，在那些不达时务的固然朦在鼓里，

便是知道这复辟内容的官僚，他们非常圆滑，觉得这事体成与不成尚在未定，他也断断不肯担这血海干系，逢着人随意便去告诉。我苗升因为和老哥是剁头至好，所以将这秘密略略通知你一唏，好叫你凡事预备着，省得临时手慌脚乱。”大同听一句，只把个脑袋点一点。其时苗升向四面望了望，见身边没有别人，他又凑近大同耳朵旁边，低笑说道：“你的记性真歹，以前我不是曾经和你说过的，我们大人他本来是满族，（画龙点睛在此一笔。）便因这一年大家闹着光复，各处革命军约齐了和满族做对，可怜那时候他的太夫人将他挽在手里只是尽哭，虽然由武昌逃脱出性命，后来越想越是没法，只得走了这条道路，将自家的真名真姓全行隐瞒起来，假充着汉人，混入北京城里。幸亏他们世谊多，来往的都是政界阔老，今日巴结到这步田地，也算是先老爷厚德及人，他的子孙尚不至于十分沦落。你若是认真将他当做姓苗，那可就一错都错到底了。”大同笑着说道：“他这姓也姓得奇怪，翻遍了我们小时候读的那本百家姓，内中所姓的姓也很多很多，怎么偏生要去姓苗呢？叫人听了去很觉得有些刺耳。”苗升笑道：“提到姓苗的这段故事，我可又得教你一个乖了哇，原来太夫人那一次挈着大人逃到北京，也知道他们这族里，若不权宜改了名姓，免不得要遭人的暗杀。当下左想右想，一时又想不出一个什么姓来，说也奇怪，太夫人正在沉吟筹划的当儿，忽然他养的那个心爱大狸花猫，在太夫人裙子旁边绕来绕去，嘴里还不住呜呜的嗥叫，太夫人仓猝之间，触动灵机，便拿手向那大狸花猫一指，对着大人含笑说道：“我们子子孙孙，以后便姓了这个姓罢。”大人年纪虽小，其时却牢牢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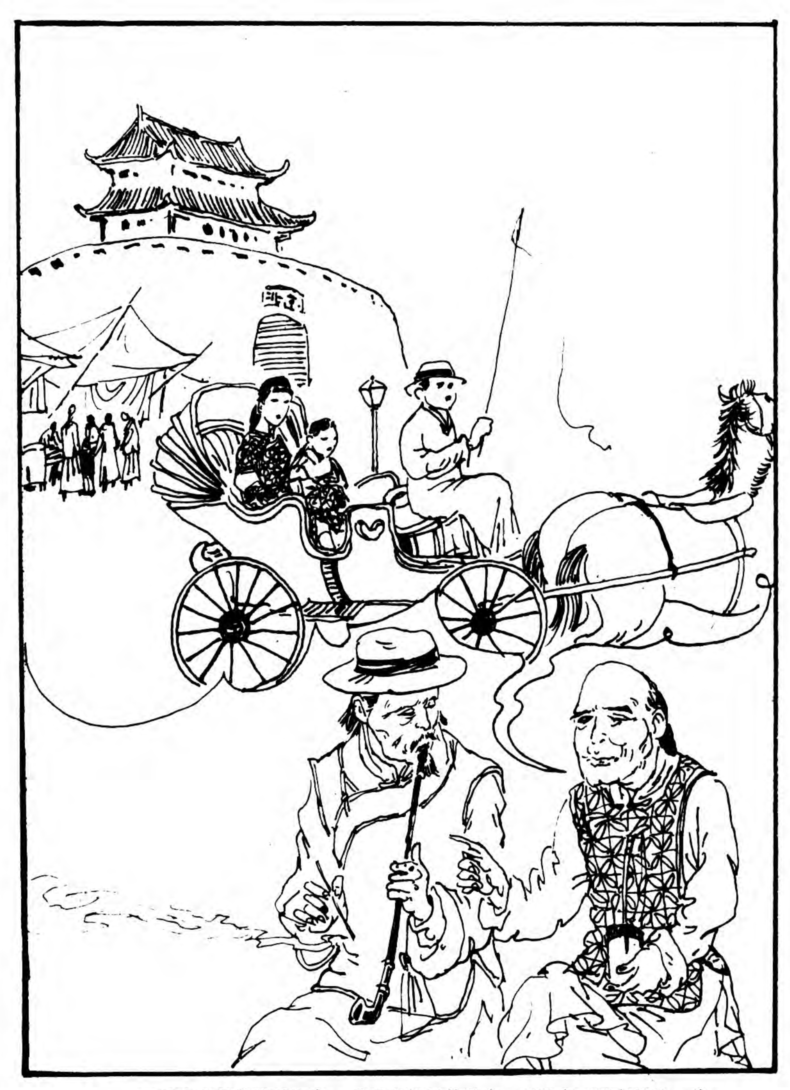
记着这话。所以他成立以后，取名便叫做苗玉瑛。外人听了，都把他当做汉人看待，那里会晓得他们这其中的底蕴呢。”大同忍不住卟哧一笑，也低低说道：“幸亏他们太夫人瞧见的是一个大狸花猫，万一遇见一个狗子，他们岂不要姓狗，遇见一个兔子，他们又待要姓兔，那可就不成话说了。”苗升听见他提到兔子的话，登时涨得满脸通红，总疑惑大同是有意拿话打趣自己。（事情隐绰，为之绝倒。）正待开口和他辩驳，不防里面跑出两个家人来，向苗升跺脚说道：“大人吩咐你的什么话？为什到此刻还不进去回复？新姨太太眼见得是不济了，万一有个三长两短，瞧你可是吃不了要兜着走呢。”家人们说完了转身就走，苗升被他们提醒了，只顾拿手在头上敲了两个暴栗子，急着说道：“你瞧我真个荒唐，因为贪着和你讲几句闲话，几乎误了大人要紧的事，你休得客气，且在门房里多坐一会，我去去立刻就来。抽着闲空儿，今晚还得请你到馆子里去吃一杯水酒。”大同见他十分慌急，又猜不出为的什么缘故，刚待向他追问，不料苗升披了一件长衫，头也不回径自大踏步跑到外面去了。大同好生纳闷，等他走后，自己也便负手踱向门外。只见内河里往来船只，纷纷拥挤，有许多司事朋友带领着七八个扦儿手，这边船上跳至那边船上，忙得一个不亦乐乎。有得着钱就放走的，有的将船扣在那里百般啰唣的，大同望了去，十分艋羡。暗想我如果谋到一处关卡，这下半世便可以吃着不尽，咳！什么叫做是上顾国计，下顾民生，左右不过中饱了这些胥吏囊橐罢了。

正在那搭儿胡思乱想，早见苗升远远的一路跑来，跑得满头大汗，身后还跟着一个西装少年医士，由苗升将他带入

内室，良久良久，方才由那苗升将这医士送得出来。然后复行将长衫脱下，掠在一边栏杆上，对着大同笑道："累等累等，这叫做端人家碗，服人家管，是不得而已的事，那里及得你们做老爷的大模大样呢。"大同笑道："老弟台又来说这样俏皮话了，大家都是混饭吃罢了，又分什么老爷小的。我瞧见适才情形，上房里敢是谁有病了？西医进去怎生说法，可还有指望没有？"苗升将双手一拍，冷笑说道："那里还会有指望呢，莫说大人这时急得要死，便连我们当差的都替他有些伤心，这位新姨太太进门，不曾有半年光景，前天忽然得了一场病，据西医说，他这病叫做什么猩红热，因为中国医生误进了几剂凉药。现在已经不省人事，入气少，出气多，怕挨 不到明天天亮了。"大同惊问道："这新姨太太不是大人在钓鱼巷瞧中了他，拿五千多银子替他赎身的，我记得他的名字叫做雅仙，可是不是？"苗升笑道："不是雅仙是谁呢？这位姨太太的为人，是再好没有的了。年纪又轻，脸蛋子又俊，伺候我们大人，固然是尽心竭力，叫大人欢喜他。至于对待我们当差这一干人，也是笑容可掬，十分和气，不过像这样好人，天老爷便留他在世上玩玩罢了，怎么生生的夺去了他这条小命。"苗升一面说，一面也就哽哽咽咽，要掉下眼泪来。惟有大同心里不由动了一动，暗想道："这活该是我的造化，天下下事再没有这样巧法，我刚刚走来打点我的主意，偏生他这心爱的姨太太在这当儿要拿腿儿。"当下便不肯露出声色，搭讪着向苗升笑道："可是我来的不巧呀，原想跑来替大人请请安，求他老人家栽培栽培，好歹把我调一处捐卡，如今既碰着这不幸的变故，大人既然心绪恶劣，我便有话也不

好向他启齿了。老弟台你算得是大人的心腹，有什么主意，还得替我做哥哥的打点打点才好。”苗升将脖了一扭，咂嘴咂舌说道：“这事很难，总怪你碰的这机会不好，你又不能有多少日子耽搁，万一姨太太在这几天横下来，大人遭了这等丧事，他还有心肠调剂你的位置吗？便算我苗升说出几句话来，大人不好意思驳回，然而当这时期，总觉得有些冒失，你是在官场里混了多年的人，料想不至怪我这老把弟凉血。”大同笑道：“谁还来怪你呢，好歹我且耽搁几天再说，如有机会，只消老弟能够出一点力，叫我和大人见一见面，随后的事且由各人碰各人的命运。”（胸有成竹，一丝不乱。）苗升点头说道：“这个使得，老实说，但愿姨太太逢凶化吉，那总是我们的造化。（你的造化却不是大同的造化，两人见解各自不同，一路写来妙绝。）两人说了好些话，却好厨房里已将晚饭送了上来，苗升又拿出钱来，添了许多酒菜，留大同在门房里开怀畅饮。另外还有好几个客人，陪他们在一处谈笑，临到二更时分，大家都有些醉意，东倒西歪的那里瞎三话四，忽然叠叠的由上房里传报出来，说到新姨太太已经咽气了，吩咐他们去赶办棺木，以及装殓衣服，务必力求精美，不许替大人惜顾银子，要紧要紧。苗升听见这个信息，忽的伸手将桌上一拍，桌子上的碗儿箸儿一齐翻了几个筋斗，还有跌在地板上跌得粉碎的，众人都吃了一惊，向他询问缘故，苗升嚷道：“我辈弟兄们从今以后，还想安安闲闲的过日子吗？你想我们大人要算得是一个多情种子，他不幸出了这岔子，一定是苦块昏迷，呼天抢地，他还有心情干这差使，说不定要实行辞职，他既辞了职，我们还不是滚汤泡老鼠，一齐儿没有性命。”几句话说

得众人面面相觑，把适才吃的酒都吓醒了，内中有一个人接着说道：“我们苗大哥他凡事都有些过虑，姨太太再得宠些，左右不过是个姬妾罢了。记得那一年大人在监督任上的时候，他们太夫人去世，大人故意打了一个辞职的电报，部里覆电出来，叫他夺情任事，大人也就马马虎虎答应下来，这还关系着父母的名分呢，若讲到姨太太身上，那辞职的话更不成问题了哇。”苗升正色说道：“太夫人能够和姨太太打比较吗，太夫人百岁归天，原是应该的，大人当然不必过于哀痛，至于姨太太从半路上夭折，你想大人要伤心到什么田地，他还有这心绪替国家办事，你不信，敢和我赌拍个手掌。”彼此你一言我一语，几乎要冲突起来，还是大同在里面劝着说道：“未来事，黑如漆，你们转赶在这要紧分际两下鸡争鹅斗起来，放着大人吩咐的话不赶紧去替他老人家料理；万一误了事，你们对不住大人还在其次，似乎这良心上也对不住死去的姨太太罢。苗老弟你也不必着急，如果大人真要辞职，那时包在我哥哥身上，只消三言两语将大人说得快乐了，打消他的辞职念头，老实告诉你们罢，兄弟若是没有这把握，也不敢在众位面前夸这样海口咧。”众人齐吃了一惊，都掉转脸来向大同瞧着，苗升格外放心不下，转凑近前想问他的缘故，正不晓得大同答出什么言语来。欲知后事，且阅下文。



虽然由武昌逃脱了性命，后来越想越是没法，只得走了这条道路，将自家的真名实姓全行隐瞒起来，假充着汉人，混入北京城里。

第三十一回　怜旧宠玉殒香销　进艳姬花团锦簇

且说苗升这一干当爷们的人，时时刻刻只防备自家主儿辞职，因为主儿一经辞职，他们少不得有连带关系，在关卡上什么把戏都干不成了。姨太太雅仙死后，虽不见得苗大人便因此灰心世事，然而大人既是没有兴会，觊觎他这缺分的官员正自不少，万一竟发生甚么变故，那还了得嘘？所以听见范大同说有挽回的希望，第一个便是苗升忍耐不得，立刻将大同扯入一所秘密房间里来，询问他的办法。叵耐大同只是咧着大嘴尽笑，说道："我这条锦囊妙计，如今是贴肉藏着呢，不到临时，断断不能发表。若是预先告诉了老弟，到不见得我的手腕灵妙。老弟台，你且将枕头放平整了安心去睡觉，包管大人和我见面之后，不但要取消他辞职的念头，还得增长他做官的兴味。"苗升见他说得这样活灵活现，心里益发痒痒的，要问明他一个下落，便故意正色说道："老哥你休得拿的这样老稳，我已猜到你的用意，你这一趟从远道而来，左右不过想大人的栽培，又深恐我们当家人的阻拦着，不肯替你进去通报，你却好趁这机会来勒掯我一下子，你休得糊涂，若凭你带来的这几件贵重礼物，大人是轻易瞧不上眼的，难道就可以绊着他的脚步儿，叫他不去辞职吗？况且通报不通报的权柄，委实在我苗升身上，像你这样藏头露尾，不把

兄弟当人看待，我们拚着决裂了，也不肯受你老哥的拿班做势。”（苗升亦善于词令。）大同吃他这一激，果然涨得满脸通红起来，笑着说道：“老弟说哪里的话，你真把我当做畜生看待了。我们自从认识以来，论彼此的情分简直比嫡亲弟兄还要亲热得几倍，无论什么事也不会断瞒过你。”大同的话还未说完，苗升早接着笑道：“哎呀，老哥休再提这些话罢，承你的情，已往的事确不会断瞒过我，不过你目下的这一条锦囊妙计，藏在自家荷包里，不肯叫做兄弟的略知一二，我委实有些心里不大甘服。”大同叹了一口气说道：“咳！机事不密则害成，我虽然想献一献这条美人计，至于大人肯赏收不肯赏收，还得要大费我的唇舌，如果赏收也罢了。万一他老人家毅然拒绝，我们是相好的弟兄，你纵然不至笑我，也须防着那一班同伙的，不怕他们听了去当一件新闻向外边传说，我做哥哥的官阶虽小，但是这体面也不可不顾，我紧守秘密便是这个意思。那里敢当真欺负老弟呢！”（说得不尴不尬，无惑乎，苗老升出口轻薄也。）苗升听他这番语气，不由恍然大悟，（偏说他是大悟，妙绝）拍手笑道：“好计好计，这个真可算得是割肉补肉，又俗说是心病还将心药医了，亏老哥想得出，又亏老哥做得出。但是一层，我很替老哥担心，如嫂的那副脸蛋子生得固然不错，但是皮肤里由红泛紫，由紫泛黑，不但及不来死鬼雅仙，便是大人面前那几位劣货姨太太，也还赶他们脚跟不上。（当面落奚使人难堪，不谓一品夫人之福相，不过尔尔一笑。）你这条妙计虽然不错，我瞧这美人二字，尚须要斟酌斟酌，大人便是勉强赏收下来，恐怕因此便打消他老人家辞职念头，当真没有这把握罢。”苗升这一张轻

薄嘴，含讥带讽的，正说得十分起劲，其时直把个范大同呕得半死，知道他误会了自己的意思，若在别个，他便得拿出他做乡董的身份出来，和苗升大挥其拳，方才可以泄一泄这口鸟气。无如此番是来运动苗大人的，生杀之权，全在那苗大哥的掌握，若是和他翻了面孔，这一条钻狗洞的门路只索老实罢休。当下踌躇了一会，依旧将一把无名烈火按捺下去，冷笑说道："不是我做哥哥的敢于责备你老弟，老弟适才所说的话，未免一相情愿太不替哥哥留点地步了，哥哥再不济些，何至将刚刚升做正室的姨太太，没来由跑来送给苗大人消受。况且你那如嫂的姿首不佳，久在哥哥洞鉴之中，但是虾米拌台莱，各人心中爱。小则小，我总是朝廷一命之官，道不得个为谋差使，巴巴的到这里来出妻献子。"（范大同此话差矣，为谋差使肯出妻献子者正多，大同肯为此语似较普通官场犹高人一着。）大同说话的当儿，严声厉色，几乎要急出眼泪来。引得那个苗升只是格格的笑，忙分辨道："老哥休得生气，总怪兄弟说话说得大意，果然如嫂是你心爱的人，你断断不肯送给大人去享用。哦，我知道了，在先你不是告诉过我的，说新近又纳了一个宠妾，是你侄儿龙标结发的妻子，大约这婆娘比较如嫂高得多了，你预备在他身上打点主意，可是不是哩？"大同连忙将个脖子摇了几摇，红着脸说道："不是，不是，你休得在我家屋里胡猜乱想，外间好女孩子又不会死得一干二净，除得拙荆和小妾，难道竟没有个绝色女子不成？"这几句话，把那个苗升转说得笑起来。忙搭讪说道："我原不是你肚腹里的蛔虫，你的心事，我如何会得明白呢？适才的话你也休得见怪，总怪我们在官场里混得日子太多，耳闻目

见，无非是顽的这样把戏，所以也就将老哥当做这一流人物看待了。既然你另行觅到一个绝色女子，这事再妥当不过了，早晚趁个方便，我来替你在大人面前禀告一句，他若能够传你进去厮见，那时便全仗着老哥随机应变，好在像他们这样阔老，死一个姨太太再娶一个姨太太，也稀松平常得很。”大同又望着苗升作了几个揖，说：“一切都仰仗老弟，只要捞着和大人见面，不怕他不上我这条道儿。至于那一边的事，自然有我调拨，他们母女既然穷到这个分际，怕听见大人这身分气派，还不双手忙着将女孩子送出来不成?”（看他拿得何等把稳，后来变局岂但大同所不及料，即读者亦不及料。）

不表大同和苗升计议已定，再说那个苗玉瑛苗大人，年纪虽轻，却生成是一个情种。他身边的姨太太虽然还有几位，只是姿色平常，万万不及这雅仙娇俏媚丽。娶进门未及一年，两下打得十分火热。玉瑛日间办理公事，每逢夜晚，都是赖在雅仙房里宿歇。雅仙又略略懂得几句文墨，虽算不得什么扫眉才子，好在玉瑛肚腹里的书卷也很有限，他瞧着雅仙简直道韫重生，文姬再世，在电灯底下彼此也胡乱做几首诗，填几阕小词，真觉得促膝低吟，凭肩密语，人间不可多得的艳福。有时候由玉瑛将这姨太太的诗词，捧出来送给他面前那几位文牍朋友赏鉴赏鉴，你们想想，这一班朋友，谁不是仰仗大人栽培，捧着大人饭碗的，那里还敢道个不字，大家没口子夸赞得天花乱坠。有的抄向扇头上拿出去卖弄，有的用金漆追光的镜框，将那诗笺端端整整安放在里面，差不多都和家堂祖宗供放在一处，好表示他们从心坎上佩服的意思。（写得龌龊不堪，此亦仕途中之怪现状也。）苗玉瑛经这许多没脑

子的大捧持捧，他益发觉得雅仙是人间不可有二，不可无一的天香国色，恨不得每天用香花供养着他，保佑他一生一世无灾无难，好和自己白头偕老。但是俗语说得好，世间好物不坚牢，彩云易散琉璃碎，偏生在这一年春间，雅仙便得了一病，吓得玉瑛魂都出了窍了。也是钱多的误事，镇日价便乱烘烘忙着延医服药，中西并进，寒热乱投，不消半月功夫，硬生生把一个如花似玉的美人儿，送入阎罗王殿上签名禀到去了。返魂无术，玉骨长埋，可怜玉瑛既这样多情，有个不奉倩神伤，形销骨立的道理吗？自从雅仙死后，他不但绝口不谈公事，而且逢着人都是泪痕满面，说来话来，多半是要披发入山，灰心世局。别的不打紧，单就他这局里那一班朋友和家人们而论，他们巴不得大人升官发财，才好在里面趁火打劫捞摸一些油水。今既听见大人这等兴致颓唐，几乎要发生辞职的念头，真吓得这一干人面面相觑，不约而同的也跟着在那里长吁短叹。大人死了姨太太，他们也就和死了娘老子一般，百般的想出法来安慰玉瑛，无如总碰不上玉瑛的心坎，依旧博不转他一丝笑容。大家正在计无所出，忽然从苗升口中传说出来，说范老爷有这么一个绝色女郎特地来孝敬大人，但不晓得大人的意下若何。那一般没脑子听见这话，无不喜从天降，连珠价的喊起好来。说心病还将心药医，这件事有九分九的把握。于是你也来请大同宴会，他也来和大同联络，直把个范大同当做一位救苦救难的天尊看待哩。苗升不消说得，更是异常着急，这一天，好容易凑着一个巧当儿，玉瑛闷恹恹的躺在炕上，苗升走近一步笑着说道："大人的面庞近来消瘦得许多了，凡事总宜将心打开来些，像这样

日长无事，何不请几位老爷进来陪大人谈谈心儿，省得在屋里闷出别的事故。”玉瑛将眼向苗升飘了一飘，冷笑说道：“谁还愿意和这一干人谈笑，他们懂得什么呢！除得要求我调剂他们好缺，其余也没有一句半句话可以听得入耳，到是让我一个人静静儿坐在这里还好。”苗升笑道：“省城里范大同范老爷来了好多日子了，因为大人有事，家人们不肯进来替他通报，至今还坐在我们门房里呢，大人左右闲着，何妨唤他进来厮见厮见。”玉瑛将双眉一皱说道：“范大同吗，这厮也是一个龌龊东西。他的来意我早已猜着，但是我那里有这心肠替他钻营门路哩！不如由你赶快打发他进省，随后他有什么事件求我，叫他写一封禀帖寄来也好。”玉瑛一面说，一面早闭上双眼，像是个懒怠动弹的意思。苗升见这口气不大对，心里急得什么似的，暗想事机紧迫，错过这机会可就不能再行进言了。登时他就掉换一副面皮，嬉皮癞脸，拿出他平日献媚的手段，伏向玉瑛身旁咬着他的耳朵，叽哩咕噜不知说了是些什么，只见玉瑛并不曾生气，转长长的叹着，念了两句道：“曾经沧海难为水，除却巫山不是云，世界上哪里有比雅姨太太再好的呢？”苗升听他念出这两句诗，却丝毫不能理会得，只垂着手站在旁边发怔。良久良久，玉瑛不由噗哧一笑，（渐渐来了。）望着苗升说道：“你便去唤他进来也好，他们这班人真是些鬼灵精儿，便猜得出我的心事，我待不理他们呢，又觉得我这人太不近情理。好便好，不好且等我夹头给他一顿教训，叫他们休得在我面前捣鬼。”

苗升得了这吩咐，也不暇听他底下说的是些什么言语，只掉转头，颠着屁股，没命的向外边飞跑，直着喉咙一路喊将

出来，大人有请，大人有请，范老爷进见。范大同其时正坐在门房里，竖着一双耳朵静听内中消息，也深恐玉瑛给自己一个拒绝不见，心坎里不无有些鹘突鹘突的乱跳。这当儿忽然听见苗升喊着进见两字，他从喜欢里发生出一种感激，急忙站起身子，连连答应。苗升又催着他快走，他兀自向桌上东张西望了一遍，对着苗升问道："老弟台，你这里可有极老极辣的生姜没有，赶快借我用一用儿。"苗升急得双脚乱跳，嚷道："好祖宗，大人在书房里等候着你呢，你不趁这机会进去，忽的要寻这生姜，做什么鸟事？"大同也急道："你不理会得，快寻出来我自然有要紧用处咧。"苗升吃他缠得没法，也是他们福至必灵，瞥眼瞧见板壁上挂着一块三伏姜，是去年端午节期，拿雄黄酒泡过晒在那里，防备夏天发痧用的。苗升一伸手摘将下来递给大同。大同取着那块生姜，使劲向眼眶上擦了几擦，擦得那眼珠子通红，清水直流。苗升方才恍然大悟，不由笑起来，说："大哥这想头真好，我益发成全了你罢。"说时迟，那时快，伸出钵子大的拳头，拍通一声，在大同脑杓背后打了一下子，打得大同火星直冒，疼痛得要死，还不住的点头晃脑，倾佩苗升的手段灵敏。于是含着满胞眼泪，大踏步随着苗升，直到书房里来见玉瑛。（一篇做作，惟妙惟肖，官场中真是无奇不有。）就地鞠了一躬，然后必恭必敬站在半边，身子动也不动。还是玉瑛撅了撅嘴，叫他在对面椅子上坐下，他先行告了罪，方才斜签着身子，拿屁股尖儿搭了一点椅角，低着头屏着气，口不开口。玉瑛懒懒的说道："范先生，听见你来了好多日子了，我因为心绪不佳，平空里出了这件岔儿，一共还不曾和你畅谈畅谈。我的事你想

来也该知道，只是打那里说起，天老爷简直要了我的性命。”说毕便长长叹了两口气，眼眶子不由便红将起来。再妙不过，玉瑛的眼眶不过略红了红，至于范大同却是泪如泉涌，哽咽得悲悲切切，几乎将一片衣襟都淋湿了。（生姜作用，有如此效验，妙绝。）玉瑛甚是诧异。忙接着问道：“范先生，你为何这样伤心，难道你府上也出了什么岔子不成?”大同兀的将胸脯子向前一挺，忍泪答道：“晚生舍间的妻妾，托大人洪福都还安好，并不曾出什么岔子。但是大人的那位姨太太，本来是仙女降凡，世间再寻不出第二个像这样标致人物的，偏生那位天老爷不体贴大人的意思，硬生生将这位仙女收回瑶岛，大人固然是伤心已极，便是晚生们也着实替大人扼腕。不瞒大人说，晚生自从得了新姨太太的噩耗，整整哭了三天三夜，到如今泪点都不曾干，所以此刻一见了大人金面，把不住泪出痛肠，伏求大人宽恕则个。”玉瑛听他这一番宛转可怜的话，不由将脑袋点了几点，感叹着说道：“好好，你这人真有良心，死者不可复生，我劝你也稍稍要节哀顺变罢。”（偏由他来劝慰大同，真是奇绝幻绝。）大同连忙欠着身子，答应了几个是。苗升其时站在玉瑛身后，尽管不住的望着大同挤眉弄眼，似乎称赞他这番作用狠得诀窍。过了一会，只不见大同提起那话，玉瑛又不好意思猝然询问，苗升急着插嘴说道：“范老爷，你的来意我已经在大人面前提过一句了，这时候你有什么陈述，不妨禀明了大人，好让大人自家斟酌。”玉瑛也就微笑了笑，说道：“原是的呀，怎么苗升说你替我物色一个女孩子来了，咳！雅姨尸骨未寒，论理我不该作此论调，不过因为你打从远道而来，我又不好拂你的盛爱，你且告诉

我这女孩子是谁？如果模样儿还瞧得过去，几时你便将他带到我这里来也好。”大同其时眼观鼻，鼻观心，静听玉瑛的说话。在这当儿他早打转了一种念头。及至等玉瑛说毕，方才笑说道：“新姨太太可算是已经成了仙了，晚生何敢稍有菲薄，不过晚生说的这女孩子，委实比那位新姨太太还要艳丽得几倍。今年刚刚只得十七岁，论起亲戚来，他原是晚生的外甥女儿，新近又继在晚生膝下做了干女。他原没有父母，从新年里由敝乡才到南京，晚生其时一见了面，便想送过来给大人赏鉴赏鉴，只是不敢冒昧。不料事有凑巧，前天听见苗二爷说，大人因为思念新姨太太几于食不甘味，寝不安席，晚生想了想，若再不叫这女孩子来伺候大人，晚生的罪可就上通于天了。大人放心，晚生在花丛里也着实算得个老手，既觉得这女孩子好，那是再也不会错的。”一番话，说得玉瑛心痒难挠，巴不得立刻和这女孩子混在一处。（自命情种者，固如是乎，直色鬼而已，为之一叹。）勉强笑着说道：“哎呀，既是你的外甥女儿，这一来未免有些亵渎范先生了，那便如何是好呢？”大同正色说道：“晚生受大人恩典，真是粉骨碎身难于酬报万分之一，区区一个甥女，如何敢自秘吝。”玉瑛也笑道：“也罢，随后出了好的差缺，我再调剂你罢。”大同趁势立起身来，垂手打了一个扦儿，连忙吆喝道：“谢大人的栽培。”说到这里，见玉瑛没有什么询问，自家便告辞退出。不多一会，苗升也赶到出来笑问道：“你好，怎么这女孩子，一会儿又变成你的外甥女儿了，你究竟又 是什么用意？快快把来告诉我。”欲知后事，且阅下文。



玉瑛日间办理公事，每逢夜晚，都是赖在雅仙房里宿歇。

第三十二回　狐党成群门房工笑谑　蛾眉见嫉卧室起喧嚣

范大同喘吁吁的向一张椅子上方才坐定，听见苗升劈口问他这话，自己不由也笑将起来。先拿两个手指头轻轻搭了一下，然后将脖子一缩，冷笑说道："老弟台，你这些顽意儿就远不如做哥哥的老谋深算了，你仔细去想想，大人也是旗人，我这干女儿也是旗人，今天这件事如果是明媒正娶，给大人去做正室太太，我就不消隐讳得。这是什么缘故呢？旗人和旗人结亲，正是门当户对，彼此都不曾折了身分。无如我这干女儿，是把来送给大人做姨太太的，女家这方面原不打紧。但是叫大人听人耳朵里，似乎要怪我怎么把他们天潢副支派糟蹋到这步田地，那么一来，我不是拍马屁简直拍向马腿上去了，如今却给他一个糊里糊涂，说这孩子是我的甥女，一者见得我能够出妻献子，二者免得大人有投鼠忌器的意思。你道我这办法可是不是？"苗升拍手笑道："大哥真是天生成的一副拍马手段，亏你如何想得这样周到，要是我就没这能耐，心直口快，不但不能博得大人欢喜，而且把好端端的事弄得决裂了也未可知。不过大哥一时随机应变，大人这边固然不至发生什么变局了。至于女家那一边，你还得关键凑紧了才好，没的临时再露出马脚来，岂不是为山九仞功亏一篑了吗？"大同这时候将胸脯子接连拍了几下，侃侃的说

道："老弟放心，我不是已经告诉了你的，他们可怜的母女，目下全仗着我的周济，衣之食之，丝毫不曾错误。他们既感激我这恩典，我叫他们母女怎样，他们还能够违拗吗？比如一个面人儿，凭我拿手去捏，要他圆就圆，要他匾就匾，那是不消顾虑得的。你尽管放开量来预备吃他们的喜酒罢！但是一层，你休得见怪，"苗升扭头笑道："奇呀，你将干女儿送给大人做妾，这全出自你的美意，与我毫没干涉，我平白地又怪你则甚？"大同噗哧一笑，低着喉咙道："蠢才蠢才，我这话你如何都会不过意来，大人死了一个宠妾，不久又娶进一个宠妾，有了这些三绺梳头两截穿衣的女孩子厮缠着他，恐怕大人对于老弟的爱情，就未免日形疏远了哇！"苗升听到这里，把不住脸上通红起来，顺手在桌上拿起一柄湘妃竹子的扇柄，使劲在大同肩胛子打了一下，含羞带笑的说道："好呀，我将你当做好朋友看待，大人面前处处替你出力，你没有酬谢我也罢了，怎么还拿这些话来消遣我。罢罢，狗咬吕洞宾，不识好人心。你竖起两双耳朵打听罢！我若不在大人身边着实替你们捣蛋，我也称不起是一个苗升苗大爷！"大同见他当真发急，方才懊悔自己的话说得大意，连忙左一揖，右一揖的，向他赔了不是，苗升依旧洋洋的不来理会他。大同无奈，见四下里没有别人，只得嬉皮癞脸将苗升一把抱入怀里，百般的敷衍央告，苗升方才转嗔作喜。两人厮混了一会，大同又特地约他们一班同事，拣了一座酒馆子大开筵席，一直吃到三更以后转向局所，略略安睡了片刻。大同因为心里有事，不能久久耽搁，随即向苗升告别，乘着午班小轮渡江，当天又搭了火车，返回南京。及至走入公馆的时候，已是万家灯

火。

大鸭子见老爷回来，十分欢喜，重行在电灯底下调脂抹粉，打扮得花枝般似的陪着大同谈笑。依大同的意思，今夜打算宿在秦氏房里，无奈大鸭子撒娇撒凝，死也不放他走，大同不敢逆这爱妻的意旨，随即掳掇掳掇，夫妻俩并枕睡在床上，又将以上的事迹一一把来告诉了大鸭子，又吩咐大鸭子须严守秘密。“这层纸老虎，千万不可叫翠华的母亲戳破，凭我的手段瞒到那里，算得那里，等待生米成了熟饭，然后再告诉他们的详细，那时便不怕他母亲有什么翻悔了。”大鸭子笑道：“哎呀，这事却有几分尴尬，你休得白欢喜一阵，怕不见得能够遂你的心愿。”大同听见这句话，忽的将枕头一推，失惊问道：“怎么怎么？难道翠华出了什么岔子不成？我千方万计方才打通了这条门径，万一有个变动，可怜我这升官发财的指望，差不多要石沉大海了。你快说了罢！休得累我吃吓，你不相信试拿手摸摸我的心坎，刚在这里骨咚骨咚的乱跳哩。”大鸭子笑道：“翠姑娘到还好好的，没有别的变故。但是他的母亲这几天大发气痛，在床上疼得死去活来。我也亲自去瞧过他几遍，请了医生服下药去也没有见效，倘若有个三长两短，他女儿的终身大事，又有谁来替他做主，所以我劝你不必空欢喜便在这个上面。”大同听到这里，立刻将心上一块石头放下，重新换了笑容，轻轻掐了大鸭子一下大腿，笑得格格的说道：“人喊你做大鸭子，我简直要喊你是一只呆鹅，我道出了什么变故哩，原来是老家伙大发气痛，这又干我们屁事，他便立刻疼死了，越是我范大同的造化。翠华这孩子年纪轻，他知道什么好歹，其中只干碍着那个老货，谨防他

吹毛求疵，识破了我这一套把戏。亏你这呆鹅连个事体轻重都不明白，老货害病，翠华又不曾害病，要你平白地这样失惊打怪做什？”大鸭子也笑起来，说道：“既这样讲，我转觉着过虑了。依我的主张，你既多嫌着这老货，何妨趁他病的当儿给他几钱砒霜吃下去，就得呜呼哀哉，伏惟尚飨。那时这翠华姑娘还不是放在你掌握里，省得做事时候要提心吊胆。况且他们一家人又没亲没故，一经身死，料想没有人出来替他伸冤。”（最毒妇人心，于此可见一斑。）大同沉吟了一下子笑道：“这事放着随后再议，如果老货不和我拗手拗脚，我们又何苦伤天害理，白送掉了人家的性命。明天由我去瞧瞧光景，顺便再探一探那老货的口气，总之，这件事第一要守秘密，千万不能说出将他女儿送给苗大人做妾的话。你道他们穷则穷，至于他们的穷骨头，却是比铁还硬。老货平时开口闭口都向我说饿死事小，保全他们这世家体面事大，在我看起来，其实什么叫做世家不世家呢？人生在世，只要有得吃，有得穿，有钱使用，便把自己祖宗三代骨头挖出来变卖，都还使得。何况区区一个小女孩子，又算得什么稀罕，不过他们妇人家见识，比不得我辈通权达变罢了。”（达哉达哉，社会上龌龊无耻之辈是皆自命为通权达变者也，吾于范大同又何尤焉。）两人谈到困倦的分际，方才沉沉睡去。

第二天清早，夫妻俩刚待起身，其时还坐在床上，秦氏已经恻恻的，一步一步踅得进房，先替他们扫地抹桌。然后又提心吊胆的，伺候大鸭子穿着衣服。大同含笑说道：“你歇着罢，仆妇们干什么事的？要你这样辛苦。”秦氏眼眶子一红，未及答应。大鸭子早抢着说道：“谁耐烦那些仆妇们的粗手笨

脚，动不动就得将东西砸掉，恨得人牙痒痒地，他左右闲着没事，白吃了茶饭，恐防要生灾害病，劳动劳动，也是应该的。你休得这样蝎蝎螫螫，道好将你心爱的人委屈煞了，休得引我生气，仔细我性子闹上来，大家没想过安静日子。”大同听到这里，忙将舌头伸了伸，更不敢开口。一会儿，仆妇从外边送进一盆面水，大鸭子便坐在妆台面前，叫秦氏替他梳头拢发。秦氏站在他身后，战战兢兢的拿起梳篦来，一下一下子替他梳着。大同将衣服披好，踱得下床。偷眼一瞧，只见秦氏鬓角旁边，起了一个老大疙瘩，红肿得像桃子一般模样，右手第四个指头，又用布条子缚得紧紧的，那布条子上面还隐隐带些血迹。大同知道自己这些时不曾在家，秦氏又该吃大鸭子的凌虐，心里好生不忍。趁大鸭子瞧不见的当儿，便向秦氏挤眉弄眼，似乎问她，这些伤痕是打那里弄来的。秦氏一面拢着大鸭子头发，一面撅了撅嘴，仿佛告诉大同是吃大鸭子磨折的缘故。他们尽管在大鸭子背后打哑谜儿，不料大鸭子面前却放着一面菱花大镜，他们在半边弄神弄鬼，自己却瞧得清清楚楚，虎也似的掉转来，揸开五指顺手便向秦氏腮颊上打了一个巴掌，打得秦氏半边脸都通红起来，重行大嚷大喊的骂道："你这贱人胆子真大，我还不曾离开你们呢，你们当着我，竟敢闹这样的花胡哨，好好，左右不过多着我这一个人，我死了，让你们可该遂了你这贱人的心愿了。老砍头的，你休得做梦，像这份门户，不是我大太太撑持着，不晓得闹成一个什么落花流水了。我出了好心没有好报，老砍头的你也是个做官的人，我请问你，像这样宠妾灭妻，霸占着侄媳妇儿做姨太太，究竟可合法律不合法律？我和你手挽

着手，向官厅里去打一场官司罢！拚得一身剐，皇帝老爷拉下马，我若怕你这老砍头的，也算不得是人生父母所养。”说着，嚎天嚎地大哭大闹起来，披头散发，望了去简直是活鬼模样。秦氏固然吓得浑身发抖，便是大同，也深恐大鸭子说出来的这些不尴不尬的话，万一吃别人听见，与自己的官声很有妨碍。当时便陪笑上前，拿手来掩大鸭子的嘴，大鸭子使劲将大同一推，骂道：“天杀的，你还和我动手动脚吗？”这一推不打紧，大同固是上了几岁年纪，而且近来在酒色上陶镕，将身子已经淘得十分空虚，那里禁得起大鸭子的蛮力，一个站脚不住，趁势便跌在秦氏身上，秦氏不能支持，两个人一齐滚落在地板上，四仰八叉，形状非常难看，大鸭子这才失声笑了。还是秦氏先爬起来，然后又将大同轻轻扶起。大同又气又急，七喘八吼的说道：“反了反了，世界竟有这样泼妇，警察署不曾关得，等我去提起诉讼，不将这泼妇办成一个驱逐出境，如何消得我这口鸟气。”他说话的时辰，却好阿虎在外边听见内里沸反盈天，忙跑进来探望探望，大同见了阿虎，便一叠连声的叫他去雇轿子。大鸭子见大同这样强硬，他自己反软将下来。冷笑说道：“可奇怪吗，我又不曾说甚，他竟和我翻过脸来，要向警察署里去告我。阿虎，你也劝劝老爷罢，老爷身子单弱弱的，也禁不住过于气恼。”大同听到这里，益发指手划脚，简直和大鸭子有势不两立之雅，（家庭之际，不是东风压了西风，便是西风压了东风，妙绝妙绝。）一定非雇轿子出去不可。阿虎没法，只得依他办理，将轿子雇好了。大同穿着随身衣服，气哔哔的跑出大门。大鸭子心里怀着老大鬼胎，忙将阿虎唤至身边，低低向他嘱咐道：“你

替我在背后跟着老爷，如果老爷当真到警察署里去告我，无论怎样，你须死拖活扯将他老人家劝得回来。俗语说得好，夫妻无隔宿之仇，我们不过略略闹了几句闲话，如果再这样兴师动众起来，岂不叫人家听见笑话。”阿虎当下便埋怨他姐姐说道：“你呢，也太闹得利害了。当时若是省得几句，何至累他老人家动这真气，我们且不去讲那大清法律，做堂客的得罪了丈夫，和儿女忤逆了爹妈一般无二。便是民国里讲究个平等自由，也许得他老人家和你离婚，我请问姐姐，万一他和姐姐实行离了婚，你还能够在这公馆里安富尊荣，推奴使婢吗？连饭都没处去讨了！”几句话提醒了大鸭子，越想越怕，忙向阿虎福了两福笑道：“我也知道懊悔了，你尽埋怨我又有何用呢？事不宜迟，总得快赶了去，将他老人家扯回来才好。”阿虎笑道点了点头，这才转身去侦探大同，瞧他可曾到警察署里去报告没有。

说也好笑，你道范大同当真舍得向署里去告大鸭子吗？他一心一意记挂着翠华那件事，本拟下床就跑到他们屋里，借着问病为由，好探听探听他母亲的口气。不料因为几句闲话，又引得大鸭子泼天泼地闹个不休，急切不得分身，心里异常着急，又深恐耽误了要紧的勾当，遂故意的恐吓了大鸭子一下子。偏生大鸭子竟信以为真，他益发快活起来，趁势打发阿虎雇了一乘小轿抬起来便走。轿夫们问他向那里去走动？他便将地址告诉了明白，一直径奔翠华母女住的那所地方面来。走至门首，将轿停放在地，由大同自己拿出钱开发了轿钱，轿夫走后，他兀自大踏步跨入门内。静悄悄的并没见一个人影，微微咳嗽了一声，方才听见房里有人说话，好像是钮氏的声

气说道："孩子你且出去瞧瞧，想见你干爹来了，我替他屈指计算着呢，从瓜洲回来差不多在这时候。"翠华听见这话刚待抬起身子出去迎接，不防大同早一脚跨进房门，先向翠华脸上瞧了瞧，觉他脂粉不施，娇愁满面，腮颊旁边还隐隐含着好些泪痕。大同也不管三七二十一，转笑嘻嘻的望着翠华拱了拱手嚷道："恭喜姑娘，贺喜姑娘，我是特来替你道贺的。"这几句话，转把他们母子吓得怔住了。翠华年纪虽轻，然而在这时候忽然听见大同这口气，也有几分明白，禁不住把个小脖了直垂至胸口，羞答答的更自开口不得。大同闹了一阵花脸，然后才向钮氏笑问道："怎么听见内人说，太太又患起气痛来了，虽说这气痛是个老病，一时不见得有什防碍，总须多请几个医生来诊治诊治才好，耽延下去，也觉得很有危险。"钮氏连忙将身子欠了欠，有气无力的说道："亲家老爷也不是外人，就请在对面榻上坐坐儿罢，不瞒亲家老爷说，我这病难隔三天两天都得发一次，发起来疼的要死要活，眼见得是没有指望的了。承那边亲家太太的情，累次打发人来送柴送米，养得我们母子三人盛水不漏，心里已是感激得很，那里还有这笔闲钱去请医调治。像这种凄凉日子，我也不愿意过了，早一天闭上双眼，转早一天和他父亲会面。死原不是一件害怕的事，不过眼睁睁的将阿翠和他弟弟抛撇下来，总觉得牵肠割肚，有些放心不下。"说到这里，又喘了几口气，伏在枕头上略略休息了一会。翠华其时已经哭得和泪人儿一般，赶上前拿手替他母亲揉抹胸口。大同见钮氏这样狼狈形状，心里好生欢喜，忙拍着胸脯子笑说道："亲家太太，你老一切放心，令嫒的终身大事，全都把来交代在我干爹身上，包

不会有半点儿差错。人生活到一百岁都免不掉要死的，你老愿意赶快去和亲家会面，就老老实实伸腿闭眼放心儿走路罢，阎王注定三更死，谁肯留人到五更?”他说得正自十分高兴，翠华听了心里和刀剜箭刺一般，哽咽得说不出话来。良久，良久，还是钮氏将翠华推过一边，重行提起精神来，向大同提议着翠华终身的问题。欲知后事，且阅下文。



大鸭子见老爷回来，十分欢喜，重行在电灯底下调脂粉，打扮得花枝般似的陪着大同谈笑。依大同的意思，今夜打算宿在秦氏房里，无奈大鸭子撒娇撒凝，死也不放他走。

第三十三回　骗老人大同说大话　恋慈母哀女起哀音

钮氏嚷着说道："咳！生而何趣，死而何悲，我虽然是一个妇人家，像这样的事已经瞧得透彻，不消亲家老爷谆谆劝嘱的了。想起他们父亲在日，我的家庭幸福算已享了一辈子，今日纵是时局变迁，国亡家破，我也没有什么懊悔的去处。不过这两个小孩子，自从他们出世以来，便遭着流离颠沛，和我住在这三间小屋子里，什么苦头他们不曾吃过，这也罢了，也是他们命中注定。凡事不可强求，男孩子呢，年纪还小，他死也不知道轻重。我死之后，只求亲家老爷将他带在身旁，或是充当一个小厮，或是教他学一些手艺，将来能够在社会上谋一条生路，我死在九泉之下，也得保佑亲家老爷发财发福。惟最翠华，至今还不曾觅到一个婆婆家，我这一颗心总觉放她不下。若说嫁给那些富家大族呢，他们嫌我家贫苦，决计不肯俯就。若说草草嫁给一种寻常人物，我们在先也算是个世家大族，女孩子流落到这步田地，我也对不住他死去的父亲。亲家老爷，适才我听见你进门的时候，口口声声便向翠华道喜，想我们这份人家还有什么可喜的事，揆情度理，大约是干爹替他觅了一门亲事，便请干爹将这情节详细告诉了我，我们大家斟酌，如若可以放手，也就放手了。好在女生外向，一千年都是人家的人，只要干爹瞧中这男孩子不错，我

没有个不肯允许的。”钮氏说到这里，便止住了。尽管眼睁睁的瞅着大同，似乎要等待他的回话，翠华机伶，因为母亲提及自己婚嫁，不好意思再在房里耽搁，嘴里故意说了一句：“宝官也该是放学回来的时候了，怎么此刻还没见他影子，不要再向外边生事闯祸，等我向门外去瞧一瞧也好。”说着便提起脚步一直跑出去了。这里大同是大着喉咙，向钮氏笑得格格的说道：“亲家太太，你说的话，真是一猜便着，我若不是替阿翠觅到一头很好亲事，如何兀自向他道喜呢？你老且静静儿听着，我一经告诉了你，包你喜欢的连觉都睡不着。我前天不是向江北去走动吗，一者固然为我的差事，向外边去竭力运动；二者也因为阿翠时时刻刻放在我心坎儿上，总想将他嫁给一份好好人家，了却亲家太太和我的心愿。”钮氏一面听，一面不住的点头，很露着感激大同的意思。大同又接着说道：“事有凑巧，我刚刚船抵江岸，那边扬由关监督苗大人本来和我是至好，听见我到了，忙不迭的打发差官上船来迎接，请我到他公署里去宿歇。依我主意，那里肯赏给他这脸面呢？叵耐那一班当差的得了他们大人的吩咐，也不由分说，死拉活扯，替我背包袱的背包袱，替我扛行李的扛行李，呼吆喝六，簇拥着我走入苗大人的公馆。苗大人今年不过有二十来岁，天生的一种孩子脾气，见了我，好像见了他亲老子一般，不但开着中门迎接，而且牵着我的衣袖，一直拖到他的那座上房，立刻招呼他的太太和几个姬妾，围拢着我，你也磕头，他也磕头，弄得我六神无主。也想和他们回礼呢，偏生苗大人又死命抱着我，连我的腰胯都不许弯得一弯，平白地受了他们好些大礼。后来我仔细度量着，左右不过破费我

几个磕头钱罢咧，于是从箱子里取出一大堆元宝来，每人赏线他们一锭大元宝，哈哈哈，这老前辈委实难做，徒然叫银子晦气，若换上一个没钱的人，恐怕还有些懊恼哇。”钮氏听来听去，只听见他海阔天空的说了这一大篇野话，始终也没有一字提到正文，不由有些着急起来，接着说道：“这是什么一回事，与阿翠的终身问题又有什么相干？好亲家老爷，我身子不好，委实不能和你多谈闲话，你老人家拣那要紧的言语了罢！”大同冷笑道：“亲家太太，你的性子真是一团烈火，怎么不容人说到底你就批驳起来了，凡事总有个起根发苗，我若不将这条线索先行理得一理，以下的事迹你如何会明白呢？我老实说了罢，阿翠的婚事便的的确确关系在这苗大人身上。”钮氏听到这里，益发不以为然起来，将个脖了摇得像博浪鼓似的，冷冷的说道：“亲家老爷这番话，格外叫我弄入葫芦套里去了，若讲到这位苗大人，是亲家老爷亲口说的，他已经娶了太太，连姨娘都不止一位，若说阿翠把给他做媳妇呢，他的年纪不过才二十多岁，儿子再大些也只有三岁五岁罢了，和我家阿翠如何厮配得？我怕亲家老爷是打那一搭儿吃醉来了，所以说出来的话，简直有些驴头不对马嘴。”大同见钮氏批驳自己和暴豆子一般，心里也暗暗好笑，一直等他说得完毕，方手拍着手掌大笑道：“哎呀，亲家太太，你老性子真急，人家总说我遇事暴躁，称我做冒八冒九的兄弟冒失，不料你亲家太太比我还暴躁得几倍，差不多是冒失哥哥亲老子了。比如这件事，你且等我讲完了，其中若还有一点半点漏洞，你老再行批驳我也不为迟，怎么从半路上，就劈劈拍拍责备我一大套的不是，这岂不叫人听了寒心。我替我这干

女儿做媒，全是出自一团好意，与外间那些枉口赤舌骗取人家谢媒银子的媒婆婆不同，我范大同益发赌个毒誓你听听罢，这段婚姻如果不实不尽，把来哄骗你们母女，将来叫我范大同牙齿露着骨头，肚皮上烂成一个小洞。”（此俗所谓牙疼咒也，牙齿自然是骨头做成，肚皮上谁没有一个小洞，然而持此以欺钮氏已绰乎有余矣，为之失笑。）钮氏见他发起急来，转觉得自己的话太说急了，有些对他不住，忙笑拦道：“亲家何苦又赌这样毒誓呢？叫人听着怪难受的。你且将这其中的情节细细说来，如果能够允许，也了却一桩心愿，省得牵肠挂肚。”大同笑道：“照这样说，你老可就明白了哇！俗语说得好，无巧不成书。其实我姓范的又不会编小说子，然而这件事，斗笋接缝，的的确确实在再奇怪没有。自从那一天见了他们太太以后，大元宝是白白花掉了，老实不客气，我当然住在他们公署里，三天一小宴，五天一大宴，再也舒齐不过。苗大人又百般的恭顺我，除得陪我打牌吃酒，又请出人来向我央告，要拜在我的膝下做一个干儿子。我这人脾气也坏，只是将个脖子仰得高高的，死也不肯答应，这也罢了。不曾隔了两天光景，里面忽然传出话来，说他们太太在昨天夜里得了一个吊脚痧，连医生都延请不及，乱疼乱滚，捱到天亮兀自呜呼哀哉回他老娘家去了。”钮氏失惊说道：“可怜可怜，这点点年纪，又享福，又受用，竟自伸腿走了。像我们这等贫苦的人转赖在世上挨死挨活，天老爷若肯通融，由我替代了他也罢。”大同笑道：“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，有钱的如果能够人人长生不老，这世界上争权夺利的人，还不知要闹到什么田地呢！闲文休叙，言归正传，自从苗大人

出了这件岔子，他又是个多情的人，平时把他这位太太都当做宝贝看待，妾姬虽多，他也没有正眼去看一看，你叫他心里好生难受，一天哭到晚，一夜哭到天亮，茶也不思，饭也不想，险些儿要随着他这位太太一齐到阴司里去百年偕老了。他的身边那些朋友，没有一个不心慌马乱，深恐大人双眼一闭，双腿一蹬，他们这饭碗可就要立刻砸碎了。于是你也要替大人做媒，他也要替大人续弦，闹得公署里乌烟瘴气。至于老夫却只是拈须微笑，大家见我这神气都赶来问我所笑何事？我想了想，便望着他们说道，你们说得那些顽意儿都没中用，大人未必肯相信你们的言语，一者你们谈的那亲事，大人未曾见过。二者这女孩子第一要赛过先前那个太太的容貌，方才可以博得大人的怜爱。不瞒众位说，我有一个干女儿，年纪又轻，性情又好，颜色又生得憨媚甜净，我不提及这事便罢，若是提及这事，包管大人顿时笑得拢不起嘴来呢。亲家太太，我这一句话也不过是说着玩的，谁知道这一班没脑子朋友不约而同，顿然围绕着我，像个大栲栳圈子，一齐俯伏在地磕头如捣蒜一般。求老夫开一开恩，务必将这事成全起来，大人心安，他们这班没脑子的心也就安了。老夫吃他们缠得没法，只得点头答应。果不其然，第二天将苗大人喊至面前，如此如此这般这般说了一遍，大人因为我所说的话，是没有一字讲谎的，随即眉花眼笑请老夫出来做媒。老夫当时还嬉皮笑脸和他闹了几句玩话，说在先你不是要拜给我做干儿子，我拒绝了你，不料天从人愿，如今竟吃你做了我的干女婿了，你的造化真好，真是勉强不来的呀！苗大人一面笑，一面又筹踌起来，说承岳父盛情，肯将这干女儿嫁给我做媳

妇，但不晓得干女儿那边可有什么推诿没有？哈哈哈，老夫听见他这议论，转不免有些生气来了，我也不管三七二十一，尽敞开了胸脯，拿手拍得骨咚骨咚价响，大声嚷道，你姓苗的家世这么阔，位分这么高，为人又这么漂亮，凡事且让老夫替你做主。我这干女儿的母亲他不是没有耳朵的，目下的一饮一啄，一衣一食，都全仰仗在我老夫身上。我说出来的话，他还能够和我违拗吗？姓苗的，你放心睡觉罢，我这一次转回省城，只消向我们那位亲家太太歪一歪嘴，包管呜的呀，呀的呜，吹着鼓乐，钉儿咚，咚儿钉，打着锣鼓将我的那娇娇滴滴，伶伶俐俐，袅袅婷婷干女送到公馆里，让你们两家头亲亲热热的拜天地，吃交杯，坐床撒帐，今年成了亲，明年养一个大头大脸的小妮子，抱回去见一见他家那个龇牙咧嘴，弯腰曲背的老外婆。”

大同越说越是高兴，登时手舞足蹈，跳上跳下，仿佛在戏台上唱起一出丑表功来，引得那个钮氏又是好气，又是好笑，要待再拿话驳他几句，又因为他说得这样如花如火，妇人家见识深恐决裂了以后，觅不到这一门好亲事，良久良久，方才冷冷的说道：“然则照亲家老爷的口气，似乎这件婚事我们倒不能不允许了哇！”大同猛的将脸一板，郑重说道：“这个还好不允许吗？你如果不肯允许，比如将屎撅子拉在裤子裆里和狗赌气了。在世上做一个人，凡事都得知道轻重。我请问你，像这位姓苗的女婿，若非我范大同拿出十二分的身分，来和他说项，凭你们这些没脚蟹，便点着灯笼向四下里去寻觅 ，也寻觅不出这一位人家来呀！”说得钮氏也笑起来，重行搭讪说道：“论家世呢，翠儿的父亲也是一个天潢贵胄，

不见得比不上这姓苗的苗大人。但是一层，我们的境遇目前是渐渐儿不济了，和他们做亲，不免近于仰攀。便谈到陪奁上面，那边虽然不和我们计较，然而我们却不能不筹划一下子，这笔款项又打那儿去借贷呢？”大同连忙说道：“这个还要亲家太太烦神吗！一不做，二不休，我这生性最是慷慨不过的，打从明天起便将阿翠接入我们公馆里，所有陪嫁的衣服首饰程设器具，都包在我干爹一人身上，你老尽管在屋里安心养病，一切的事你均不消过问，等阿翠嫁了过去，他得了好处，自然会写信来告诉你。”钮氏听见大同要将这个爱女接了出门，不由一阵心酸，那眼泪便和雨点一样纷纷洒洒，落个不住，将衾枕都哭得湿透了。大同气愤愤的说道：“这又算什么呢，女儿嫁人是一件大喜的事，到不曾见你们这样哭哭啼啼的，和死了人一般无二，也不嫌个忌晦，我真解不来你们是什么心理？”（世间歹毒之人，其不近人情大率如此，范大同即其一也。）钮氏瞧见大同声色俱厉，不由吓得倒抽了一口冷气，连忙将眼泪揩擦干净，勉强笑说道：“我不过骤然听见翠儿要离开我的膝下，心里把不住有些惨痛，既是亲家老爷这样吩咐，我就不哭了也罢。（语语可怜）但是翠儿虽然长成这般大，至于见识上却狠欠缺，嫁到人家去做媳妇，有什么不周到的地方，都得仰望亲家拜托那边包涵一点。”大同将两只耳朵掩着，冷笑说道：“这些琐屑的话我都听得厌了，走到那山砍那柴，阿翠做女儿的时节算他不甚知道轻重，如果一经升做太太，他自然而然的会撑持家务，指挥奴婢。况且苗大人既把他当做宝贝看待，那些公馆里上下人等，岂有个不伏他上水的道理。世界上那有先学做媳妇，然后才跑去嫁

人吗!”说到这里,他便大踏步想往外走,又回头叮嘱钮氏道:“今天晚上你便替翠儿料理料理,凡有他的鞋头脚脑应用物件,一古拢儿都打叠完毕,明天早上我打发他的干妈亲自坐轿子前来接他过去,你休得误事,要紧要紧。”钮氏点头答应了,大同走后,适才的这番言语,却被翠华躲在堂屋里,听得一个明明白白。女孩子家脸皮很嫩,当时却不敢进来搀杂一句半句,到了这个当儿,翠华早跑入房间向他母亲枕头旁边一伏,不禁放声大哭起来,眼泪鼻涕,把自己的衣服都糊成一大片。钮氏又是着急,又是伤心,拿手摇了摇他,问他有什么话说,他又回答不出一句,只是抽抽噎噎,越哭越是沉痛。钮氏瞧这光景没有法想,也只好陪着他尽哭,母子两人,正在哭得一佛出世,二佛涅槃。宝官儿不知就里,却好打从学校里回来,想和他阿妈要几个铜钱出门去买馍馍嚼吃,因为他们哭着不便开口,只猜不出他们哭的为甚么缘故,呆呆的站了半会,也哇的一声哭将起来。(因人笑而笑近于谄媚,因人哭而哭却是天真,笑啼之中正足以觇人品。)

良久良久,这是钮氏先将眼泪止住,向宝官哽咽说道:“你又跑进来需索什么?可知道你的姐姐明天便要离开我们,嫁到别人家去了,过后看有谁来替你缝纫补缀煮饭烧茶,让你安安静静的跑去求学?”宝官听到这里方才明白,转回嗔作喜,笑着说道:“原来为的这件事,姐姐嫁了婆家,我们可有喜果子吃了。早知这样,好端端的又累我哭这一场则甚?”说着便近前来,扯他姐姐袖子,翠华使劲一搡,哭道:“我不,我这一出去,母亲又病在床上,我这一颗心,死也放母亲不下,莫说嫁人,便请我出去做大总统,我也不愿意。”这句话,

转将钮氏引得笑起来，抚着他脖子，笑道："好乖乖，你若有能够做大 总统的指望，到是我们家里的造化了，天生叫你做了一个女子，无论过到一百岁，总免不掉是人家的人。难得你干阿爹有这样好心，替你选了这头亲事，你也割下这条肠子，由我这副老骨头挨命去罢，没的因为我转耽搁了你的终身幸福。"翠华哭道："我不，我只不信为甚做了女子便该嫁人的，好阿妈，你让我在面前伏侍到老，再过个三年五载，我一般的能够在社会上干些事业，多少都得赚几个钱回来养赡你们母子，休得再听那干爹的甜言蜜语，硬生生的拆开我们骨肉，还不知道他的话是真是假，万一被他将我拐出去一卖，阿妈又老，宝官又小，恐怕还没有人替我伸冤。"说完又抽抽噎噎的哭个不住。钮氏掩着他的小嘴，说道："好孩子，你休得这般说法，倘若传到你干爹耳朵里，他又该责备我们没有良心，我瞧你那干爹，虽然有些滑头滑脑，至于在我们母女身上看待的却还不错。扬由关监督苗大人，这是人人都晓得他的大名，断不至出什么别的乱子。明天你的干妈就得来接你过去了，你放乖巧些，休得和他们倔强。若讲到我这毛病，如果瞧见你们得了好处，不久或者会好起来，也未可知。"钮氏虽这样劝说，翠华却死也不肯答应，母子俩整整商量了半夜，五更头里辛苦极了，勉强困了一觉。及至午后，外边已吆吆喝喝的，大鸭子坐着轿子而来，特不知翠华对着大鸭子有什么议论，欲知后事，且阅下文。



我范大同益发赌个毒誓你听听罢，这段婚姻如果不实不尽，握来哄骗你们母女，将来我范大同牙齿露着骨头，肚皮上烂成一个小洞。

第三十四回　托良媒翻云覆雨　得喜信锦簇花团

这一天大鸭子打扮得花枝招展，身边带了一个仆妇，走入室内，只管没口子喊着说道："我的干女儿在那里呢？怎么听见我到了，都不出来迎接，哈哈，不错，不错，今天虽算是我们的干女儿，不多几日便去做关监督太太去了，那时候格外要不把你干爹干妈放在眼睛里哇！"大鸭子走着嚷着，一路闹得进房。可怜那个钮氏倚在枕头上只是抬不起身子，愁眉苦脸的望着大鸭子说道："亲家太太，请随意坐坐罢，恕我疾病在身，不能招待。你的干女儿适才还在屋里的，大约因为送他弟弟到校里上课，不多一刻也回来了。"大鸭子一屁股向椅子上坐下，喘着说道："这还了得，一个关监督太太，怎么好让他东奔西跑，亲家太太你也太没有家教了，万一这风声传到江那边去，人家不见得责备亲家太太，到好说他干爹也是一个堂堂大员，如何他的干小姐身边都没有个三奴四婢，白叫他们出门去辛辛苦苦，你们弗要面孔，姓范的这份人家却没有不要面孔的道理哩。"一顿话说得钮氏满脸通红，勉强笑说道："这也叫做没法儿罢咧，他的爹爹在日，光是男女仆从，我们公馆里何止三五十人。"大鸭子向地上一啐，冷笑说道："亲家太太开口闭口都拿这些辰年卯年的旧话来吓人，谁来替你们做凭证，左一个他父亲在日，右一个他父亲在日，我

自从和亲家太太会面，这些话都听得腻烦了。便算这等事不是虚假，然而此一时也彼一时也，家道既已在半途上衰落下来，凭你们这两口没脚蟹，料想也不会有恢复原状的指望。我们且就眼前的事说说儿罢，他干爹特地打发我过来接他，一者叫他到我们公馆去散散心，二者和男家有什么接洽的地方，便一古拢儿在我们那边料理料理，省得亲家大太操心。”钮氏吃大鸭子这一顿扑簌簌的批驳，简直和教训儿女一样，又羞又急，意思想待和他辩白几句，又碍着翠华这孩子凡事还得望他们提挈，这叫做在人矮檐下，怎敢不低头，钮氏当时忍气吞声，未及答应。却好翠华已经匆匆的打从外面回来，他见有一乘轿子歇在门口，猜定不是他的干爹，定是他的干妈到了。憋着满肚皮的不高兴，进前一望，只得对着大鸭子含含糊糊的叫了一声干妈。大鸭子身子动也不动，笑嘻嘻的说道：“姑娘，你向那一搭儿去逛逛的，累我在这里好等，你的母亲耳聋眼瞎，和他谈笑也没什趣味。再提到拍克麻雀，你们这里更没这样排场，我的性情干女儿是知道的，像这般冷清清，鬼不生蛋的所在，叫我如何挨得一时半刻。好了，他也回来了，快快收拾收拾，现成的轿子我抱着你向怀里一坐，到我们公馆里享福去罢。”翠华这时将脸色一沉，侃然说道：“干妈的好意我很知道感激，但是家母病到这步田地，我们做儿女的恨不得将他老人家这场痛苦替代过来。若照依干妈这样吩咐我是享福去了，难不成叫家母一个人独自在屋里受罪？”大鸭子听他说出这一番话来，心里非常诧异，登时冷笑了笑，说道：“奇呀，我活到这么大，委实猜不出你们孩子家的心理，若在别人听见这等好处，巴不得添上两只翅膀，飞

也飞到我们那里去了。不料你竟拿脂油蒙了心肝，居然还向我推三阻四，你的母亲眼见得没济事了，迟早都免不掉一死，你做女孩子的便算将他整掼下来，也没有人敢责备你的不是。何苦和这半人半鬼混在一处，夜头早晚，叫我还得害怕呢。好姑娘，你刚一朵鲜花含着苞萼，凡事总得向文明那一路上着想，你难道不晓得自从革命以后，那些大贤大孝一概都取消不用了，做儿子的可以讨父，做女儿的一定可以讨母。你不去讨母也罢了，怎么还说出这些腐败的话来，竟自要伺候他的疾病，哼哼，像你这样闹了下去，一旦着了魔，怕割肉割股你都做得出来，那才坑了人呢。万一嫁了过去，监督大人瞧见你这粉香玉润的肌肤上忽然露出一道血口子，做了终身之玷，他不知道责备你的母亲，还要申斥我们办理不善，我们那可就吃不了兜着走了哇！好姑娘，我的话是字字金石，拿银子买都买不到的，你听我一句半句，休得违拗，免得将来后悔不及。”大鸭子以为他这一切议论，说得很是透彻，总该将翠华劝得上路。无如翠华越听越不入耳，末后竟有些着起恼来，兀自将自己小脖子一扭，转紧紧靠在他母亲身边，更不开口分辩。还是钮氏瞧不过意，又深恐大鸭子着恼，连忙拿手在翠华颈项里摸着，含泪说道：“翠儿，你就顺从你干妈的话，随着他们去罢，做了一个女孩儿，这嫁人也是免不掉的事。承你的情，割舍不得我，然而我若是一口气转不过来呢，那时也只好和我苦命女儿分手了。你快将心肠硬一硬，比如我死了之后，你们姊弟俩也得各寻生路。总不能……”钮氏说到这一句已是老泪潸潸，落个不住，引得翠华格外伤感起来，倒入钮氏怀里只是尽哭。其时直把个大鸭子急得要死，

忽的跳起身来，将手向屁股上使劲一拍，大声说道："世界上的人我也不知见过多少，到不会见过你们这一对老小糊涂虫，像这等大喜的事，若在别人嘴都该笑得歪了过来，怎么你们转像死了人一般，一味价啼啼哭哭，姑娘你走不走？你如不走我就走了，回去告诉了你的干爹，再写信到关上去禀明监督，那时候将这场好事弄成破败决裂，恐怕将来点齐了灯笼火把，也没处去寻这头好姻事呢，一个人生注定是穷命，便有九牛二虎的气力也挽转不来。"大鸭子虽然在半边喃喃呐呐的发话，至于翠华却似不曾听见一般，也不来理会他的长短。到底钮氏有了些阅历，替翠华终身打算，也深恐因为自己误了他的前途幸福，随即劝着翠华说道："孩儿，你别要哭罢，再哭我心里便疼痛得要死了，千句话并一句话说，你总须依你干爹干妈的办法，立刻跟你干妈回去，你如若拒绝了我这话，我也没有别的法子可想，准在今天夜里悄悄的拿一根绳子吊死在梁上，免得因为我叫你牵肠挂肚。"翠华听到这里益发哭得利害了，哽噎得上气不接下气，仆妇忙抢过来替他抹胸捶背。大鸭子见钮氏劝翠华的这番话，方才拍手大笑说道："着呀，亲家太太这才明白事理哩，姑娘你可听见吗，你再赖在屋里不走，你母亲如果寻了短见，你的罪名那可就百身莫赎了。"翠华瞧这情形，觉得是一定要离开他母亲的了，良久良久，方才忍着眼泪，掉转头向大鸭子说道："干妈，我便依你，但是去则去，至于过了两日，我还得回家瞧瞧我母亲的病，如若我母亲果然没有什么妨碍，你们再忙着将我嫁给人家去不迟。"大鸭子未及回答，钮氏早抢着说道："好孩子，你尽管放心，先跟随干妈回去，迟一两日，我总得打发你兄弟

去接你回来，好在彼此同居在一个省城里面，也没隔着千山万水，要回来就回来走走正自不妨。”钮氏说这话的当儿，暗中又向大鸭子挤了挤眼睛，似乎这话是哄骗翠华的，叫他听了不要芥蒂。大鸭子会意，接着拍手笑道：“也罢，就是这样办，你只打点随身衣服，其余应用的物件我那里都有。一经有了喜期，够你干爹花费一笔款子呢，这些旧家旧伙还不是一古拢儿掼上灰堆，快快快，省得你干爹坐在屋里惦念，道好我做干妈的不要将你这娇娇滴滴干女儿拐卖了去。”说时又笑了一阵，翠华也不暇和他理论，转走近床沿，附着他母亲耳朵叽哩咕噜，不知说了是些什么，然后凄凄惶惶，含着满眶眼泪，跟随大鸭子出来。大鸭子因为他身段玲珑，也不消另雇轿子，只把他搂入怀里，同坐着原来的那顶小轿，带着仆妇，别了钮氏，径自转回公馆。

大同见翠华来到，好像捧着了宝贝似的，背地里只夸赞大鸭子办事的手段敏捷。大鸭子好生得意，摇头摆尾，和疯狮子一样检点这件，掳掇那件，又另腾出一间小套房来让翠华宿歇，衣服饮食都叫翠华十分满意。无如翠华一心只记挂着他病中老母，终日也没有一点笑容，他还和秦氏合得来，有时两人坐在一处谈谈自家的苦处。秦氏也替他扼腕，只不敢在他面前露出送给苗大人做妾的话。惟有大同在这当儿忙得非常起劲，一面拿种种好话安慰翠华，一面写信去报告苗升，叫他将这事禀明大人，约在几时由自己亲自送姨太太过来，信里又附上翠华平时拍的一张小照，风鬟雾鬓，奕奕丰神，委实可人意儿。苗升接得此信，随即将那小照呈上去给苗玉瑛瞧着，玉瑛生成是个好色少年，见了这标致女郎焉有不动心

的道理，随即将苗升唤至面前，叫他“赶快回信给范老爷，叫他将这女孩子送来愈速愈好。大功告成，我也没有别的酬劳他的去处，一定拣选一处极有出息的税所派他去做个主任，每年一两万金是稳稳赚得到手的。随后如有什么保荐，我还可以替他运动运动，谋一个荐任职衔，将来便可以指望署缺，不比较他在家乡里做团董高得十倍”。苗升得了这口气，好生替大同欢喜，立刻退出来请别的朋友，将这些话写了一封详细的信寄给大同，大同登时乐得手舞足蹈，便跑进房和大鸭子商议，叫他替翠华收拾收拾，早晚便可以领带他上路。大鸭子想了想，不由瞅着大同冷笑道：“你这人真算得是个轰天大炮，遇事全没知道瞻前顾后，你想想这件事原是瞒着女家这边干的，他们只认做明媒正娶，女儿是嫁给苗大人做正室太太，怎么好冷不防的将翠华带了过江，闹出别的乱子来，我们虽然不怕那个老奶奶，然而也要掩饰掩饰别人眼目。”大同皱眉说道：“依你怎样办法才可以叫他们相信呢？我此时已经欢喜得疯了，一点主意也打算不出，你是我的一个狗头军师，有什么锦囊妙计，你便拿来教导教导我罢。”大鸭子笑道：“这也不难，说不得我们要多花费几两银子罢了，好在你既得了苗大人的提拔，将来也不愁捞不到本钱。第一件须得由我们备一份聘礼，假说是苗大人那边送来的，叫他们母女瞧了方才死心踏地，说我们做媒人的并不会撒谎。”大同笑道：“何苦来，这不是白白将银钱糟蹋掉了，转便宜那老奶奶去享用。”大鸭子对他脸上啐了一口，笑道：“呸！你好糊涂，这所有的聘礼，女儿嫁过去依旧要拿回来的。况且我们既送一个姨太太给苗大人，至于衣服首饰，不少得也要购置几件，临

走的时候，便拿这聘礼做一份赔嫁的奁具，也叫苗大人觉得我们办事周到，他们这些阔老，难不成还没有酬了你的东西吗？恐怕我们用五百银子，他足足要赏给你一千，这事可以包在我身上，不至叫你落空。”（且缓说嘴，慎防说嘴打嘴，一笑。）大同这才恍然大悟，当下欢喜的了不得，兀自将他的私囊积蓄取出许多来，交给大鸭子上街去买这样，大鸭子又从中取利，趁火打劫，自家也添了许多珠玉首饰，悄悄拿回来藏入箱子里面，不给大同知道。

这一天，趁翠华回去瞧他母样的病，他们夫妻俩便将这份聘礼配搭好了，雇人抬着送给钮氏来阅看。钮氏见有这样排场，果然从心坎儿上相信这位亲家老爷办事妥帖，全没欺负他们孤儿寡妇，满口子谢了又谢。由此精神便健旺了许多，高高兴兴的向他们夫妻俩说道：“我们这浅房窄屋，把这许多珍贵物件搁在里面，倘或夜头早晚有匪人来偷窃，倒很觉得耽心。好在我没有不相信亲家的地方，不如请亲家依旧将这些聘礼存放公馆，省得我提心吊胆，不知道亲家太太以为使得使不得？”大鸭子听了这番话，忍不住望着大同格格的笑。大同却好正中下怀，忙不迭的流水般答应。钮氏又叹着说道：“但是一层，我们家里的境况亲家是久经明白的，那边来了这份厚聘，我们却没有多少赔奁，面子上很有些难下。”钮氏刚说到这里，大同早伸出手来想拍他的胸脯，似乎要说这份赔奁全行在我干爹身上，不料大鸭子坐在他的身侧，轻轻将大同的衣角扯了一下，大同便忍住不曾开口。大家侧起耳朵来听钮氏还待说出什么，（鬼灵精的大鸭子，真叫人可恼，又叫人可爱。）果然钮氏走至床沿边，从里面取出一个嵌螺甸的金

漆小匣开了匣盖，露出两颗光闪闪的极大珍珠。大鸭子出身以来那里见过这大珠子又圆又亮，目下各家珠宝铺子里便拿几百银子也没处去买，只吓得伸出舌头口涎直滴，恨不得一把抢到手也趁自己的心愿。只见钮氏先取出一颗珠子向大同说道："先夫在日，珍宝极多，那时候我们也不大放在眼睛里。不料家运一败，我所有的什物也很有限，加以逐年来变卖度活，如今只剩得两颗珍珠了，我打定主意，一颗留给翠华做嫁资，一颗留给宝官将来娶一房媳妇，所以死勒住轻易不敢拿出来。虽亲家老爷目下已替翠儿觅得婆家了，这一颗珠子便交给亲家老爷换出几百银子，草草的办一分妆奁，只要大概不差就是了。也不必过于铺张扬厉，我也知道亲家老爷看待翠儿和亲生儿女一样，曾经向我说过翠儿的妆奁，自有亲家老爷去替他料理，但是我做嫡母的，也不能白望着他嫁人简直一毛不拔，这珠子原值不了多少，不过算我们尽的一点穷心。"说着，便将那粒珠子递给大同手里，然后又将那颗珠子重行向匣子里一搁，将盖儿盖好，放入枕头旁边去了。大同将珠子接入手里，笑道："亲家太太你这又何苦来呢，这东西我便留着在身边罢，恐怕手头一时拮据还可以拿出来。"一句话未曾说完，早急得大鸭子望着他挤眉弄眼，似乎大同将这话说出口，那珠子便没有指望了一般。大同也暗暗会意，随即改口说道："也罢，既是亲家太太在女孩子身上尽这义务，我们若再竭力阻拦，反把你们母女的情分好像弄得生疏似了的，我便遵照亲家太太的嘱咐，当真拿出去变换几百银子，好替干女儿添妆。"大同说到这里，大鸭子早忍不住一把将那珠子夺入手里，反复瞧了好几遍，然后才郑郑重重的向自家口

袋里一塞。翠华见他母亲这等布置，暗想老年人的心细，毕竟与我们不同。平时过的日子，可就算得山穷水尽了，若换上别一个。这珠子早经变出钱来将就度日。然而他老人家却严守秘密，我虽是他的嫡亲儿女却一共都不知道，如今还把来做我们姊弟俩嫁娶之资，照这样看起来世间做父母的这爱儿女的心肠，要恳挚到什么田地？我们儿女又怎生报答老人家的恩典呢？翠华越想越觉得心酸，早又忍不住滴下泪来。偏生那个大鸭子对着这一双明珠，眼睛已是瞧得通红了，虽然弄了一粒到手，至于那一粒依旧被钮氏收藏起来，心里好生着急。左想右想，方才想出几句话来对着钮氏说道："亲家太太，我真佩服你老人家老谋深算，怎么穷则穷，敲敲还有三担铜，像这样精圆肥大的珠儿，每粒足足值八百多银子，只是一层可惜白白放在匣子里，一年一年的过了去，依旧生不出些微利息，若是善于营运的早该拿出来换成洋钱，存放在极妥银行里，多不可细算，这十多年来，一倍两倍的利息也不止了。依我的愚见，翠儿这珠子是不消说了，一定要换出来置办嫁妆的，至于那一粒，亲家太太何妨照依我这办法，一俟小少爷成立，不但婚娶之费绰绰有余，便是这逐年的求学用度，也好出在这利息上面，不比较求人家帮助学费格外便当些。他的干爹认得银行里熟人很多，把这件事交给他去办，包管不至误事。"钮氏听见他这番话，不由心里动了一动，刚待答应，却好翠华坐近他的身侧，也从钮氏背后轻轻扯了他一下子，似乎说他这干妈的话全然靠不住，不可轻易相信。钮氏也就会了意，勉强笑了笑说道："亲家太太这打算真是我们不到的，不过钱财这东西也要人可以消受的，比如我们这样

穷人若该发财，也不至窘迫到这步田地了。命中注定是这样，你便和他违拗，也不免望财折福，还是老实些搁在匣子里较为稳妥些嘘！”大鸭子其时很不高兴，无如物件是别人家的，万没有劫夺到自己手里的道理，只冷冷笑了一声，说道：“我原是好意呀，太太不肯相信也叫没法，但是我只保佑你收拾好了，不要吃强盗强劫了去，那才把人家牙齿笑掉了呢。”钮氏也只笑了笑，大家仍行说了些别的闲话，大同夫妻俩遂命来人将聘礼依旧抬回公馆，又将翠华携带回来。接二连三的，大同便忙着要送翠华过江，这里大鸭子得了这一粒珍珠，心不肯死，转又想出法子来要将钮氏那一粒珍珠骗得到手，方才罢休，于是将那粉菊花唤至面前，和他商议。欲知后事，且阅下文。



其时直把个大鸭子急得要死，忽的跳起身来，将手向屁股上使劲一拍

第三十五回　窃明珠暗中施狡计　全贞璞意外遇奇缘

大鸭子这一天拿了那粒珠子回家之后，心里非常欢喜，手不忍释的尽管躲在自己房里把玩。叵耐他贪心不足，兀自不放心钮氏都边还藏着一粒，于是向外面招了招手，将他弟妇粉菊花喊到房里，先笑嘻嘻的将那珠子拿出来，给粉菊花瞧着。粉菊花虽然是一个妓女出身，然而这些珍珠宝石，他却见过世面，与那些三家村的妇女不同。当下便将舌头伸出来笑着说道："哎呀！好大珠子，像这样东西若不是出自官宦大家，定然出在那皇宫内院，外间的寻常的珠宝铺子，你便拿着银子也没处去购买呢。太太，你究竟打从哪里弄来的这等宝贝？"大鸭子将头一扭笑道："你怎么会瞧不起人，像这大珠子，我做太太的匣子里不知藏着多多少少，不过先拿出一粒来试试你的眼力。我的意思想送去镶一个戒指儿戴着，你道可好不好？"粉菊花笑道："你老休得见怪，你的珠子虽多，我平时也曾瞧见过的，但是像这样的光彩，这样的分量，却是第一次打了照面。镶戒指儿也很可惜，能再配上这么一粒，把来嵌入珠花里，那可就算得是人间罕有，天上无双的了。"大鸭子被他说得心里大动起来，忍不住便将钮氏藏着这一对珠子的话，详细告诉了粉菊花一遍。又笑说道："我把你当做嫡亲姊妹看待，凡事也不瞒你，翠姑娘他是嫁给人家做妾，那

里要这许多赔奁，这一粒珠子。他们可算白送给我消受的了。我正为这件事心里筹划，我想这两粒珠子是天生成的一双夫妇，如今硬生生的拆开他们分居在两地，在情理上也讲不过去。我知道你的为人心思又巧，手段又灵，怎生个好法子，能再把那一粒弄到我手里来，你要我怎样酬谢你，我就怎样酬谢你，誓不翻悔！”粉菊花拿手在鬓脚旁边掠了几下，笑道：“这事怕不容易罢，老奶奶既将这珠子当做性命看待，你若去抢劫他的，他会得叫喊，要去偷窃他的，我又做不惯积贼，除得和他商议，拚出一笔重价买他过来。”大鸭子不等他的话说过，早摇手笑道：“不行，不行，固然老奶奶死勒住不肯出卖，便算他卖了，我又打从那里捧出这一千八百的代价？况且拿钱去买他的也不很合算。我倒以有一个计较在此，只是委曲你一点，你休得怪我。”粉菊花笑道：“大家都是吃的老爷的饭，太太有什么差遣我们还能够道个不字，我也猜着一半了，太太敢是叫我去做内线，好在那边见机行事。”大鸭子拍手笑道：“我道你这人聪明不过，真是一点儿不会错的。我想翠华姑娘认识你，老奶奶却不认识你，翠姑娘好在不久就得送过江那边去了，等到这当儿，我把你荐给老奶奶去做个女仆，他万一将你收留下来，这一粒珠子便不怕他会飞上天去。”粉菊花听到这里，沉吟了一会，笑道：“这条计策虽好，只怕老奶奶不肯使用仆妇，我们也不能硬赖在他那里，这事就得要另费周折了。”大鸭子笑道：“只要你肯答应，那边的事包在我身上，凭我这三寸不烂之舌，若不将老奶奶说动了叫他放你在身边伺候，我也称不起是个范太太。”两人秘密商议了一会，当下便不动声色。好在这几日以来，大家都忙着料理翠华的

喜事，大同也是刻无宁晷，一面收拾行李箱笼，一面又写信去报告苗升，彼此约定了日期，说亲自送姨太太过来。玉瑛得了这信息，自然是欢喜不尽，眼巴巴的只待美人下降。惟有翠华，终日在大同公馆里拿眼泪洗面，屡次要回去走动走动，又被大鸭子拚命拦着，说："嫁出门的女儿，好比泼出门的水，你光是不放心母亲也没中用，只消你嫁过去隔个十朝半月，那边苗大人少不得要和你双双的归宁，那时叫你母亲瞧着也很快乐，这不比较孤凄凄的跑回去的好？"翠华听见他的议论也很有理，转眼巴巴的盼望喜期（女孩儿心理何等可怜。)。旁边那个秦氏他是知道大同夫妇使用的这一场黑幕，心里很替翠华不服，又不敢向翠华说明，恐怕他闹起来自己老大脱不了干系。偏生翠华的性情和秦氏很合得来，偷着闲空儿都跑去和秦氏款洽，两家头处得十分亲密。大鸭子本是个鬼灵精儿，瞧这神睛，也深恐秦氏在背地里露出什么破绽，所以凡遇着翠华和秦氏坐在一处，他便呼么喝六，不是支使秦氏去干这样，便是吩咐秦氏去干那样。又瞒着翠华向秦氏说道："你仔细些，翠姑娘的事比如堆一座假山，如今只是差着一块两块石头了，你如若走漏了一点风声，瞧老爷可有得饶你，那时不但揭了你的精皮，怕你这条小命也保不住。"秦氏唯唯答应，所以和翠华虽然要好，至于这内中秘密，却死也不敢露出一句半句。

光阴飞快，眨眨眼已离着他们动身日子不远了。大同雇了一双官船，公馆里的女仆恐怕他们口齿不谨，在船上不大方便，特地另行新雇了一个女仆服侍翠华。男仆只带了阿虎。各事预备齐整，赶在前一天晚上携着翠华上船歇宿。翠华回

家别过了母亲，然后又拜别干妈和姨娘秦氏，其时哭得和泪人一般。对着秦氏尤觉得依依不舍，大鸭子假装作流了几点眼泪，秦氏在这当儿即怜惜翠华，不忍和他分别，又触起自己身世之感，觉得翠华以后处的境遇简直和自己一样，越想越恨，也就忍不住放声大哭。从闹忙里人声嘈杂，秦氏委实有些忍耐不得了，一手提着衣角拭泪，一手扯着翟华玉腕，只低低说了一句："姑娘前途珍重，万一发生变故，你自己须得当心，休得中了别人的圈套。"翠华蓦然听见这几句话，心里不由疑惑起来，刚待要向秦氏询问，不防大鸭子早抢近前将秦氏的手夺过一边，恶狠狠地说道："翠姑娘大喜的事都得博个吉利，像你这样哭法也不图个忌晦，轿子已经齐备了，翠姑娘快快上去罢！我们也不远送，你等回门时候再扰你的喜酒不迟。"说话的时候，早一推一搡，将翠华扯得出门上了轿，如飞抬着走了。（读书至此，为之放声一叹。）秦氏还依依不舍站在门外，望着那顶轿子影儿都不见了，方才怏怏的转回内室。大鸭子见各事都已妥帖，过了几日，一心一意的便来打算骗取钮氏的那粒珍珠，可怜钮氏太太年纪又老，知识又钝，禁不住大鸭子的花言巧语，硬将粉菊花荐到他们屋里充当女仆，钮氏觉得情不可却，便行应允了。粉菊花再也伶俐不过，也不消几天功夫，早把那个钮氏太太哄骗得服服贴贴，言听计从。闲着没事，替钮氏捶捶腰儿，搔搔背儿，自此以后，钮氏一刻也离不得他。但凡有什么要紧的话，无不和他来商议。在粉菊花的用意无非借这机会，想打掠钮氏的那颗珠子藏在何处。虽然大鸭子曾经告诉他，说这珠子是放在一个小匣子里，那小匣子又靠近在钮氏枕头旁边。无如瞧来瞧

去，不但没见那珠子的影响，便是小匣儿也不知去向，粉菊花好生着急，又不便开口询问，恐怕钮氏要起疑心。这一天，他却忍耐不得了，便有一搭没一搭的和钮氏攀谈。后来又渐渐讲到陪小姐嫁的那颗珠子很是宝贵，我们太太拿回去把大家都看得呆了，若不是太太这份人家，那里会寻觅这样又圆又大的珍珠。钮氏听见他这一番奉承的话心里好生欢喜，随即笑着说道：’你不知道我像这样大的珠子，另外还藏着一颗哩！那形式光彩，不见得比那珠子推扳一点。”粉菊花故意将舌头一伸，郑郑重重的说道：“哎呀！像这般大的珠子太太身边竟有两颗，这个格外叫人艳羡了，怎生我们太太回去却不曾提起。好太太，你可肯将这珠子取出来给我望望，也让我们见见世面，便是将来死了，也不枉在世上活着一场。”钮氏因为他说的话很是宛转，便伸手向左边搁的那只破皮箱一指，笑道：“这珠子便放在里面呢！先前翠儿在家里的时候，那个小匣子都搁向我的枕头旁边，后来因为他嫁出去了，屋里没有多人照应，特地把来锁入箱子里，较为稳妥些。你如果要看我这里有现成的钥匙，你自己将锁开了开来，瞧过了依旧替我再安置进去也不妨事。”说着便将钥匙从身边掏出来，递在粉菊花手里，粉菊花欢喜不迭，果然开了箱子取出那粒珍珠，反复看了一遍，然后当着钮氏重行放入箱内，又将钥匙交代了，这且不在话下。怎么不曾隔了两天的功夫，粉菊花大早起来刚待进房来，伺候钮氏下床，轻轻将房门一推，忽的叫起撞天屈来，原来那一堵破墙底下不知谁挖了一个小洞，从外面漏进日光，照得满房里通时透亮。钮氏朦朦胧胧的在床上惊问道：“阿妈，你失惊打怪的做甚吗？”粉菊花嚷道：

“太太不好了！我们昨天夜里遇见窃贼，你瞧这墙上不是贼挖的一个大洞。”钮氏吓得魂不附体，连忙披衣坐起揭开帐子一望，果不其然，那个洞分明露在眼睛里，抖战着问道：“你们快快检点一下子，可会失掉什么东西没有？”于是主仆两人在房里东寻西觅，幸喜衣服什物一件也不会短少，钮氏这才将心上一块石头放落。毕竟粉菊花眼快，在这当儿又喊起来说：“哎呀，皮箱上的铜锁，如何会搁在地下呢，敢不是那珠子有什么变故？”他一面说，一面便打开箱盖，再一细瞧，真个那小匣子连影儿都不见了。钮氏好生着急，连哭带喘翻腾了一会，只寻不出那珠子的踪迹，心下沉吟了半晌，便有些疑心到粉菊花身上，喃喃呐呐的说道：“奇呀！这藏珠子的地方是没有外人知道的，这贼如何知道这般详细，别的东西一概不拿，单单的将我这珠子偷了去，岂不奇怪！”粉菊花见他话中有刺，脸上不由通红起来，也就不肯相让，倏的放下脸色吆喝道：“太太，你说话仔细些，我们那边太太，原是好意叫我过来充当仆妇，并不是叫我过来充当窃贼。怎么你的珠子不见了，转疑惑到我们身上，照这样讲，还该我赔偿你的珠子不成？”钮氏急道：“赔偿不赔偿，这件事还在其次，不过我这珠子刚在前天给你瞧看，今天便兀自失落了，无论什么人总不免有些疑心，我只略略说了两句罢咧，你竟和辩起嘴来，你的眼睛里那还有主子和奴才的分别呢！”粉菊花听到这里，把不住噗哧一笑，说道：“我劝你太太省着些儿罢，什么奴才，什么主子，你已经穷到这步田地，还闹这样排场则甚？可不将人家牙齿都得笑掉了。好便好，不好我仍旧回我们那边公馆，不见得就没有一碗饭吃，料想你这穷鬼也不配推奴使婢，

没的折福折寿。"他说完这话，真个懒洋洋的就想向外边走去。

钮氏既痛惜那粒珍珠，又经粉菊花这般挺撞，气得手足冰冷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屋里刚闹着，说也奇怪，忽听见大门外边有许多人的声音，在那里吆吆喝喝，似乎询问这里可是喜公馆不是？（斗笋甚紧，使人出自意外。）其时宝官还不曾上学，抢到门首望了望，便接着说道："我们这里正是喜公馆，你们是打那里来的？"其中有一个为首的汉子，生得白净面皮，嘴边上留着一撮短须，身边带着两名家人，两名当地的警士，听见宝官说话他们更不怠慢，随即大踏步都抢到里边。那汉子见了钮氏，知道这位便是喜太太了，连忙近前请了一个安，笑嘻嘻的说道："家人苗富，替老太太磕头。"钮氏见他们这种气派一时摸不着头脑，忙不迭的拦着说道："你们是打那里来的，休得认错了门户。"苗富垂手笑道："家人昨天便抵了省城，实在因为寻不出老太太住的地址，没奈何在警厅里要了两名兄弟，一路寻访得来。这两个是跟随我的小厮，奉着主人命令，前来接老太太到江那边去厮见，主人很是盼望，老太太也不必耽搁了。"钮氏听出他的语气，才知道他们是苗大人打发来的，不由笑逐颜开，问道："不错呀，我们小姐已经嫁过去了，他们小夫妇为何不一齐儿归宁，转差遣你们来接我过江？"苗富笑道："这话很长，家人一时也说不清楚，总归小姐还是老太太的小姐，主人却不曾和小姐结亲，恐怕这其中还另有情节，老太太到了那边自然会知道。我们奉着主人的吩咐，不但来接老太太，还要到姓范的那边索取那一粒珍珠。"（情事极其诙诡，使人如堕五里雾中。）钮氏听见这话，随即含笑说道："你们休得提以前的那颗珠子，

我们昨夜又遭了窃贼了，连我自己身边藏的一颗珍珠忽然也会不见起来。我用的这个仆妇，他还和我抵赖，硬说我不该疑惑着他。”钮氏虽这样说，却把旁边站的那个粉菊花吓得面无人色。苗富有什么瞧料不出，立刻回头对着那两个警士笑道：“诸位可听见吗，地方上出了窃案，难道还等我们去报告不成，既是这样，便请两位先将这女仆带到局里去讯问讯问，如果是他偷窃的少不得要追回原赃，按律惩办。”警士那里还敢怠慢，立刻答应了一声，扭着粉菊花便向外走。到这时候，任是粉菊花再狡猾些，也就吓得战战兢兢哭喊着说道：“诸位休得扭我到局，我便将珠子交还出来，这不是我的主谋，我也是奉着我们太太的指使，才大着胆子做这件勾当的。”苗富趁势冷笑道：“也罢，你既肯交出真赃，我们何处不可做个方便，赶快拿出来罢！”粉菊花万分无奈，这才从贴身一件小袄子里，取出那一粒珍珠，把来递给钮氏手里。哭丧着脸说道：“算我第一次学做窃贼，便不曾得着顺利，夜间做案，早起便被捕获了，世界上做贼的人若都像我这样，莫说捞不到饭吃，恐怕连屎撅子都吃不到嘴。”几句话说得众人都笑起来。钮氏惊问道：“我们这位亲家太太也太没出息了，他若想我这粒珠子，何妨对我直说出来，何苦鬼鬼祟祟的使这促狭，打发你混入我屋里偷窃。”粉菊花其时见钮氏已经得了他女儿的好处，苗大人那边居然打发差官来迎接他老人家前去享福，这威风很是不小。他登时换转一副口气，忙不迭的笑说道：“老太太，你那里知道这婆娘的心眼儿呢，他前番将老太太的珠子骗得到手，嘴里虽然说着变出价来做小姐的赔奁，其实他何尝变换出一文半钞，那一粒珠子早就藏入他的荷包口袋里

去了。叵耐他贪心不足，还想将老太太的这一粒窃取到手，好好的配成一对。因为老太太防闲得紧，他千思万想才把我这嫡亲的弟媳妇充做女仆，前来伺候老太太，好就便于中取事。好老太太，你可怜我，捧他的饭碗，服他的调管，怎么能够违拗他呢？”钮氏听到这里，只顾点头晃脑，尚未及答应他的说话。至于旁边站的那个苗富，早抚着短胡子冷笑道：“妙呀，不瞒你们说，小姐因为前次这粒珠子，早就和大人说明白了。大人十分气恼，一面派了苗升将范老爷软禁在公署里，不许放他出门走动一步。（情事若隐若现，使人测摸不定。）一面派遣家人们到省里来，固然要接老太太和小少爷过江去会面，而且叫我们亲自到姓范的屋里去调取那粒珍珠。所虑的这珠子怕被他们勒措着不放，或是说变卖出去了，这件事就很费手脚。这会子既然由这位奶奶嘴里说得清清楚楚，可想这位奶奶为人到还十分伶俐，依我的意思便请你回去，无论如何须得将那粒珠子骗得到手，依旧交还给老太太，那时将功折罪，不但不追咎你的窃案，而且禀明了我们大人，或者还有点好处亦未可知。事不宜迟，趁他们不知就里，听凭你怎生办法，我们坐在 这里等候你，哼哼，你放明白呢，万一你和他们通同一气，不将这粒珠子骗得出来，我便立刻叫警局里捕你归案讯办，也不怕你飞上天去，为祸为福，在此一举，凭你自家去斟酌斟酌罢！”粉菊花忙接口说道：“我去，我去，本来我和那个婆娘有些反对，既承诸位这样吩咐，赏给我这脸面，我不是没有心肝的人，如何敢于阳奉阴违，加重我的罪名。”苗富笑道：“好好，你便赶快去罢，仔细些，休得误事。”粉菊花拿定主意，果然一口气跑了回去。钮氏这里将珠子藏

好，便又一长一短向那苗富询问，说："范老爷替我的女儿做媒原没有什么错处，你们大人应该重重酬谢他才是道理，怎么好端端的反将他软禁起来，实在叫我听了不大明白？"（岂惟钮氏不明白，即读者至此亦不明白。）苗富笑道："这件事很有些弯环曲折呢，我们在门房里也不过得着一点半点消息，至于其中的细情，一时还不大弄得清楚，好在老太太到了那边自然晓得。请老太太将随身的细软衣服打点打点，其余粗重家伙一概抛弃了罢，到了那边不愁没有好好上房给老太太和小少爷安住。我们已雇好一只五官舱的大船，收拾完毕，尽今晚便可以动身，若再耽延下去，我们大人和小姐都要着急。"钮氏又惊又喜，便依苗富的话，将应用什物打叠成一个包裹，宝官当天也不去到学校上课了，欢天喜地帮在里面跳上跳下。苗富又支派那两名警士回去销差，警士走后没曾隔了半刻功夫，只见粉菊花跑得气喘嘘嘘满身是汗，抢入屋里来，笑向钮氏说道："托老太太的洪福，这粒珠子果然被我骗得到手了，但是那婆娘急得什么似的，随后一定还要赶将过来和我不得开交，一切总求老太太替我做主。"说着早将那珠子递给钮氏，钮氏见物归原主，心里说不出来的欢喜，便问粉菊花用什么法子骗取得来，粉菊花一壁喘着，一壁指手划脚说出骗取的缘故。欲知后事，且阅下文。



粉菊花嚷道:“太太不好了！我们昨天夜里遇见窃贼，你瞧这墙上不是贼挖了一个大洞。”

第三十六回　怀剪刀冰清玉洁　揭黑幕石破天惊

其时粉菊花好生得意，当着众人面前拿出他丑表功身段，指手划脚，笑嘻嘻说道："老太太，承你委任我的这件事，我再蒙懂些，道不得个不知好歹，况且你们大小姐目下很是得苗大人的宠爱，居然打发差官们来接老太太过江享福去了。先前我的心坎上只有我们范太太，如今的心坎上却换上了一个老太太。老实告诉你们罢，我那里是他们雇来的仆妇哩，论起名分，我却是他的嫡亲弟媳妇。"钮氏接着笑道："哎唷，这还了得，他这不是将良作贱，欺负我还是小事，欺负了你，料想你也不肯甘心。"粉菊花将双手使劲一拍，跺脚说道："可不是的呢，我就因为这件事满肚皮子很不愿意他。吃我跑转公馆，开口便问他，先前骗来的那粒珠子藏放在什么去处，他见我笑容可掬似的，总疑惑我又将太太的这粒珠子骗入手里来了，他也不问一问详细，兀自伸长了手腕向我讨索。我故意哄他说道，珠子是在我身边哩，但是你须先得将那粒珠子拿出来给我瞧一瞧，瞧这两粒珠子模样儿光彩儿可还仿佛，恐怕被我偷错了，岂不是白费这一场辛苦。他听见我这口气欢喜得无可不可，他立刻打开他的皮箱，取出一个小匣子，果不其然，那一粒珍珠刚刚在那匣子里发现出来，我委实情急

心虚刻不容缓的夺过那珠子转身就走。他是出其不意，没命的在后面乱嚷乱喊，我那里肯再去理会他，恨不得将前边两只手都放落在地上，飞也似的奔到老太太这里。好老太太，万一他追赶来的时候，须得求一求老太太替我做主。”苗富笑道：“好好，你干的这功劳真个不小，那婆娘不赶来是他的造化，如果他冒冒失失的舍不得这粒珠子和你交涉，哼哼，我们大人提起他们这一双夫妇，正恨得牙痒痒的呢 。凭大人的名望和身分，还怕这婆娘撒泼不成？”大家闲话了一会，良久良久也没曾见大鸭子到来，钮氏见各事都已预备齐整，准备在今晚上船。瞧着粉菊花为人甚是伶俐，便是骗回这珠子，也算得是他的劳绩，自己年纪虽大，至于路途上和苗富这干男人混在一处，没有一个女仆伺候也不方便。当下便笑向粉菊花问道：“我们是要动身了，你的主意究竟打算怎样呢？还是回转你们的公馆，还是随同我们一齐过江？不妨自己去斟酌斟酌。”涉菊花笑道：“这个还消斟酌吗？我因为太太的事，和那个泼妇玩出这一出把戏，他此时便不来向我交涉，随后也没有轻饶我的道理。好在我伺候老太太也不止一天了，承他的介绍，替我觅着这样忠厚慈爱的主人，我无论死活都要随着老太太一路走的呢。我的丈夫冯阿虎，对着他这个姐姐也有不共戴天的仇恨，久经想脱离他们的干系，只是一时寻不到吃饭地方，这么一来，只消请老太太向苗大人提拔一句，阿虎他也是个实心汉子，包管能够替老太太挣这一口气。”钮氏笑道：“这也罢了，省得你回去我们那位亲家太太，他也断断不肯和你干休。至于你的丈夫，随后我替你们想法的地方，一定要替你们想法。”粉菊花当时快乐已极，扒在地上磕了一个

响头，然后高高兴兴的忙这样，忙那样。一直等到日落时分，由苗富雇了两辆马车，一辆坐的钮氏母子和粉菊花，一辆装着行李什物。有苗富率领两个小厮监察着，风驰电掣，直向江边上行来一帆风顺。

约莫有两三日的功夫，船已靠了码头，但是他们在江里行的时候，少不得总还有些耽搁，作者便趁就好机会，先将翠华出嫁的情事在此补叙一番。然后叫读书诸君才知道范大同做的这件勾当，弄巧成拙哭笑不得，可知小人作伪，在他方欣欣然的以为得计，然而冥冥之中安排既定，断非你们这班小人可以勉强得来。古语说得好，君子落得为君子，小人枉自为小人，这两句话大可以叫范大同去听一听哩。诸君不是久经知道范大同的用意，他为自己功名富贵上打算，对着那一班有势力的官僚，不知怎生巴结，方可博得贵人的欢心。无巧不巧，偏生在路途上撞着这翠华姑娘，年纪又轻，人品又好，家境又不甚宽裕，他便处心积虑使出他的一种奸狡计策，将这可怜的孤女寡妇，骗得服服贴贴任所欲为。后来却好因为苗玉瑛死了一个宠姬，论官场里的龌龊，只消有一隙可以献媚的机会，他们还不惜千方百计博取大人的恩宠。范大同他也是个老奸巨猾，忽然一念想到翠华身上，便走了苗升的门路，想把这翠华献过来，又觉得翠华的母亲出身名贵，与那些贫寒小户不同，若明白告诉他说，叫翠华去做人家姬妾，料想钮氏决然不肯答应。于是忍心害理，在玉瑛这边便将翠华认做自己的外甥女儿，在钮氏那边又哄骗，他这苗大人愿意娶翠华做自己的干女婿，两边瞒得铁桶相似，所苦的只是一个翠华。没来由把一个天潢贵胄，沦夷到这个下贱地

步。我知道读书诸君，没有人不替翠华扼腕长叹的，不过作者是书外的人，在势既不能阻止大同，叫他不要干这忍心害理的勾当，又不能劝告玉瑛，叫他不可演这大杀风景的恶剧，左右不过替他们干自着急罢了。再说那个翠华年纪虽轻，又极其天真烂漫，然而他的那个小心眼儿却很聪明，与那些一味笨头笨脑女孩子不同，他近来瞧见大同夫妇看待他们母女，外面纵然情至义尽，至于口角中间，不免时时流露着要将自己居为奇货的意思。这一番婚事论翠华心理本不甚愿意，无如吃大同说得天花乱坠，母亲钮氏又不肯先以不肖之心待人，自己刚自辩论得一两句，钮氏早拦在前面说他没有经验，难得干爹出了这番美意，我们母女总不应该和他反对。翠华到此委实无奈，只得委委曲曲，抱着这满腔怨气，悉凭大同夫妇暗中布置，硬生生将一个如花似玉的女郎，送入江北给人家做妾了。翠华本来打定主意，预备嫁过去见机行事。如果是明媒正娶，实行正式婚礼，自己当然谨遵母命去做人家新妇。万一发生别的枝节，他早拚着这一条性命，准拟和那姓苗的闹一个天翻地覆。俗语说得拚得一身剐，皇帝拉下马，我喜翠华决不肯贪图势利，委屈求全，既堕落了我的终身，而又败坏先人的名誉。他怀抱着这个主意，连自己的母亲都不曾说明，及至到了范大同那边，格外不肯露出声色了。可笑那个范大同总将这翠华当做小孩子看待，玩他在股掌之上。外面便是装做行茶过礼，然而举动之间，不无都有些马脚显露出来，翠华瞧这模样越发起了疑心。再加上临动身的当儿，秦氏又和自己暗暗做了手势，他于是点头会意，等待上了那只江船，早在箱子里觅出一柄利剪拿在手里，暗自发恨说道，苗

玉瑛，苗玉瑛，你如果有心欺负翠华，我这柄剪刀不能剐刺你的咽喉，便须结果我的性命。（读书至此，为玉瑛着急，更为翠华耽心。）说了这话，他便将这剪刀紧紧贴身藏着。大同还一共朦在鼓里，只觉得翠华欢天喜地，毫没有愁怨的颜色。所以一经抵了码头，先打发阿虎去报告苗升，苗升得了这信息早奉着玉瑛的手谕，先将他们父女安置在一座大旅馆里。第二天是个黄道日子，派轿子来接翠华，当晚先送了一席盛筵，替他们父女接风洗尘。大同见苗大人赏他这十足的体面，快乐得手舞足蹈，随即请了苗升这一干大管家到旅馆里来吃酒畅叙。我前回书中叙的那个苗富也在其内，众人对着大同无不交口赞扬，说他办事敏捷，这一来还怕大人不重重的栽培吗？眼见得范老爷指日高升，我们这一班兄弟还得求你老人家在大人面前提挈提挈。大同指着鼻子，拍着胸脯，满口允许。又笑说道，我们当绅士的全靠着这一种灵活手腕，只要善于拍马，是不愁没有发迹日子的。不瞒众位老哥说，兄弟在家乡的时候，文是县长，武是营长，没有一个人不和兄弟至好。兄弟打定老主意，但求上峰垂顾，那些小百姓便糟蹋他们些也不妨事。比如兄弟今天干的这个玩意儿，在别人瞧着还得批驳我做事太辣，有些不顾天理，哈哈！人生在世，若一味的去顾天理，连饭都会不得吃，那里还有升官发财的指望哩！一番话说得众人点头称善，当下传杯弄盏，吃得一个落花流水。范大同醉倒在椅子上，不能够起身送客，幸亏阿虎替他周旋了一会，众人散后已近四更时分了。　第二天翠华冷清清的独自坐在房间里，见外面也不成个办喜事的模样，心下早已恍然大悟。好容易挨到黄昏以后，大同笑嘻嘻的进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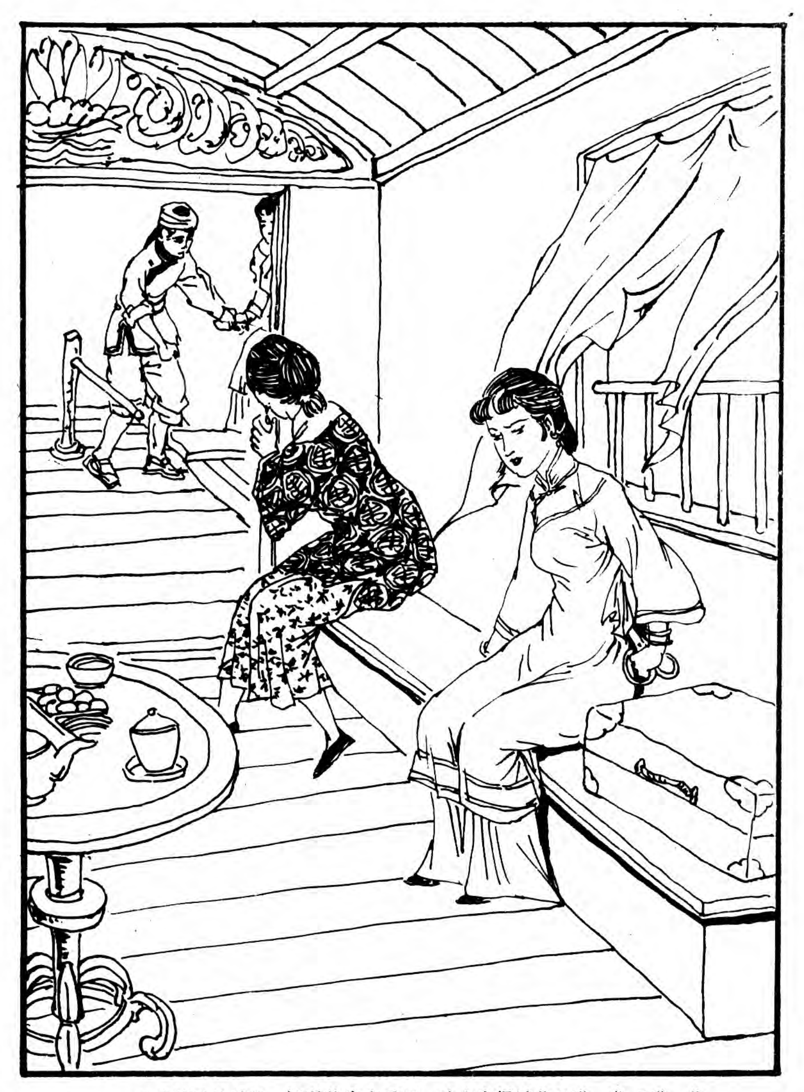
来说："厅上有一顶小轿子在那里等候，你便快快坐进去，让他们抬入苗大人的公馆，不要误了良时吉日。"翠华放沉了脸色，侃然问道："姓苗的那边究竟娶我过去做正室太太呢，还是做他的姬妾？务求干爹说个明白！"大同听了这里，不由吓了一怔，连忙堆下满脸的笑容，携着翠华的玉腕说道："痴孩子，你到这时候还问什么呢，做干爹的难道肯欺瞒你不成？"翠华重又问道："这个不然，他们既是娶 我做正室太太，这仪节上也不应该如此简略，等待干爹向那边去接洽好了我再上轿不迟。"大同见他说的话越发急了，暗想不好，莫非走漏了什么风声，万一弄得决裂，那才坑死了人。我虽然不怕翠华，又怎生对得住苗大人呢？沉吟了半晌，忙笑着分辨道："哦，原来你为的他们办事简略，不免起了疑心，其中缘故，原怪我不曾和你预先说明。原来苗大人笃于爱情，自从他那位太太死后，他本不愿意再行续娶，因为崇拜你的干父，这件事全出自我的主张，他推却不得这才勉强承认下来。当时原也和我约法三章，说娶你进门的当儿，千万不可过于奢华，各事须得从俭，一者官声要紧，二者方可以对得住死去的那位太太（一篇言语，支支节节活画出虚心作伪小人情状。）。好孩子，只要你嫁过去享福，只点点外面仪节，你又何苦同他们争竞？干爹活到这偌大的年纪，说出来的事是决计不会错的呀！"他一面说，一面早扯着翠华，将他带至那座厅上，硬生生逼他上轿去了。轿子出门之后，他才将心上一块石头轻轻放落，再不肯在旅馆里耽搁，随即像小驴子似的跟在轿子后面。一路赶入苗大人公馆，悄悄的躲在苗升门房里打探消息。（龌龊不堪，非范大同做不到此，可为浩叹。） 苗升因为

大同不久便可得大人的宠任了，当下也不敢怠慢他，特地备了几色肴馔，请他在门房里小酌。饮到半酣的时候，只听得里面跑出一个小厮来，伸头探脑的向门房里面张望。苗升认得他是大人的一个贴身细崽，忙笑问道："这会子你怎生还有功夫出来闲逛，大人和新姨太太可曾上床去睡觉没有？"那小厮向苗升啐了一口，笑说道："苗二爷，你还在这里做梦呢！都是你们干的好事，新姨太太走入上房便大哭大闹，从怀里掏出一柄剪刀来，要砍大人的脑袋，吃大家拦得快，不会闹出乱子。说也奇怪，大人这当儿并不动气，转将姨太太引入绣房，两人叽叽喳喳的不知这说了是些什么，恐怕这一会子也要成亲得快了。"那小厮只顾在门外指手划脚，其时早把那个范大同吓得手足无措，只听见豁啷一声，他手里端的那酒杯子直砸碎在地上。便连苗升也有些失惊打怪，慌忙向大同问道："老哥办的这件事，究竟是个什么玩意儿？这位新姨太太你可和他说明白了？不曾万一闹出笑话来，连我也耽着大大的不是呢，你这不是硬驼一只老虎来害人。"说话的当儿，旁边还有好几个同伙无不砸嘴咂舌，外面似乎替苗升他们耽心，其实心坎上说不来的欢喜。(人情冷暖，大都如此，写来可为一叹。)因为苗升只顾在大人面前讨好，不无占了他们的面子，巴不得闹出乱子来，大家好当做一种话柄儿跑出去传说。再望望范大同，只有面红耳赤，也不暇和苗升分辩，离开座位深深向苗升鞠了一躬，哀告着说道："我断不料小蹄子竟有这样能耐，敢在大人上房里撒娇撒泼，他休得做梦，凭他这一个孤苦无告的女郎能够巴结上，做到姨太太的身分，还不算是天大造化，早该服服贴贴陪着大人去睡觉，再也不会发生

变故。”苗升听到这里，不由将双手一拍，冷笑道：“着呀着呀，不怕诸位见笑，我只恨不幸做了一个男子，那是没有法儿，不能巴结得伺候大人。如果变做了三绺梳头两截穿衣的女人家，早就飞也似的飞到大人身边去了，何况还有范老爷亲自出马替他做媒呢。”范大同此时急的了不得，接着点头说道：“谁不是这样想呢，老弟虽然不幸做了男子，然而年纪毕竟还轻，还可以亲亲热热去讨大人的宠爱。可恨我姓范的这几根胡须太不争气了，倘若不嫌弃我，叫我去做他一个贴身小厮，我范大同若不将这胡子剃得干干净净，我就是个畜生亡八旦!”他们两个人，只顾你一句，我一句，说得十分高兴，把在座的几个家人肠子都呕得断了，觉得他们也没顾廉耻，当着许多人的面竟肯说出这些丑话来。接连又听见范大同向苗升说道：“事不宜迟，务请老弟赶快悄没声儿到上房里去打听打听，这小蹄子如果还在里面拗手拗脚，我少不得要跑进去向大人磕头伏罪，总得压伏这小蹄子，做了大人的姬妾方肯干休。比如十三层宝塔，如今已造就得十二层了，如何能容他破坏我们前途的希望。”苗升见大同越说越急，头上一根一根的红筋都暴涨起来，心里不免替他也有些可怜，当下沉吟了一下子，含笑说道：“大哥且静静养一会神，这种变局，你便急死了也没济事。我呢，原可以跑进去替你打听，但是不奉大人的招呼，兀自鬼头鬼脑向上房里去出入，也得叫大人瞧见起了疑心，你不知道，我在这里面也是撮合的一份子，大人怪你，难道就不怪我？并不是我故意留难，打听消息这一层别人可以去得，我苗升却进去不得。”范大同见他说出这话，格外急得抓耳挠腮走头无路。还是内中有一个家人，一眼瞧

见那报信的小斯还站在门房外边张望，他们大家便出了一个主意，向那小斯招了招手，将他喊至席前，请他吃了一杯酒，又夹了两块火腿放入那小斯嘴里，笑着说道："你可听见范老爷在这里着急么？你既出来报信，这件事便再拜托你进去，打听一个详细，瞧那新姨太太可曾和大人成亲没有？你如干了这件功劳，范老爷也决不白难为你，改一天叫他老人家买二丈湖绉，赏你做一件新衣服去光辉光辉。"那小斯笑嘻嘻的将火腿嚼完笑道："可以可以，等我再进去听听风声，回来再告诉你们，包不误事。"范大同其时早从皮夹里取出五元一张的钞票，轻轻向那小斯手里一递，又说了许多奉托的好话，那小斯也不客气，拿了钞票转身就走。这里众人虽说都在席间吃酒，总因为听见这没趣的事迹，大家都不及前时的豪兴，冷冰冰的一言不发。至于范大同怀着一肚皮的鬼胎，比别人格外扫兴，苗升勉强劝他吃一杯酒，他死也不能下咽，几乎要流下眼泪来，一味的倚在壁上呆呆发怔。没多一会功夫，那小斯又跑出来，堆着满脸笑容。众人更不怠慢，急着向他询问，那小斯不慌不忙望着大同摆手说道："好了，好了，请范老爷放心罢，新姨太太此时已陪着大人进房了。"这一句话不打紧，直把范大同的惊魂，重行向鬼门关上提得回阳，忙不迭追问道："怎样？怎样？哦，竟和大人进房去睡觉了，谢天谢地，真是万千之幸。"那小斯笑道："睡觉却还不曾睡觉哩，说也奇怪，那位新姨太太先前本是大嚷大闹，差不多要取出兵器来和大人拚命，偏生大人毫不生气，问了他两句话，他也回答了大人几句话，不知怎生两人就亲热起来，彼此手挽手到房里去开秘密会议。只可惜他们说的话我们一共不曾听

见，瞧这样的情形范老爷还有什么不放心呢?”苗升和众人一时都笑逐颜开，又拖着那小厮入席吃酒。范大同这才心花怒放，也不待人奉劝他，端起酒杯子左一杯，右一杯，只管向喉咙里直灌。苗升又竖起大拇指头向大同笑道:“到底范大哥福气好，虽然闹了一场变局，却是立刻风平浪静，别人是再没有这种造化的呢!”大同也就得意洋洋抚着短胡子笑道:“我布置的事体可算千稳万妥，再也寻不出一些破绽，新姨太太他是个豆瓣子大的人，能够跳出我的这掌握吗！我们也不必入寝了，再添点酒菜上来，挨一会功夫天色发白，还得进去替大人贺喜呢。误了仪节，倒反不好。”苗升听了也很赞成，又传话到厨房里叫他们添菜，大家欢呼畅饮。约莫不过有三更时分，上房里忽的一叠连声传出话来，吩咐苗升:“不得放范大同逃走，大人明天有话问他。”大同听这口气，仿佛是焦雷一般，一声一声轰入他的耳朵，登时将大同轰得晕倒在地。欲知后事，且阅下文。



早在箱子里觅出一柄利剪拿在手里，暗自发恨说苗玉瑛、[illegible]玉瑛，你如果有心欺负我翠华，我这柄剪刀不能剐刺你的咽喉，便须结果我的性命。

第三十七回 认兄妹洞房昵语 驳名分监督施威

前回书中讲的那个范大同，可怜他为这翠华嫁人的事，一回儿惊恐，一回儿欢喜。人常说躲向二门外面听铳响，他委实是算得在苗大人二门外面听铳响了。小厮嘴里的几句话，已经弄得他七颠八倒，如今又打从里面传出消息，叫苗升监守着大同，休得吃他逃走。照这情形看来，恐怕不是什么好事，无怪大同上了几岁年纪的人，一定要晕倒在地。不过这件事分明有了变局，但不知道这种变局究竟如何变法，岂独大同打不破这闷葫芦，就是读书诸君免不得也一齐牵入闷葫芦里。编小说子的人，虽然讲究一个卖关子，然而像这等的关子也就卖到十足地步了。我若再不将翠华怎生会见玉瑛，玉瑛怎生看待翠华？两家头始则冲突，继则款洽，毕竟为甚缘由？翠华是否嫁给玉瑛，玉瑛是否怜念他是个凌夷世胄？不忍叫他屈居妾媵，或者将翠华升做正室亦未可知。（到此，依旧作迟移不定之笔。）我不趁势补叙出来，不但对不住读书诸君，便连那个老狗范大同，我也有些对他抱歉了哇。再说翠华，自从一乘小轿子抬入苗大人公馆以内，当时便有几名仆妇走得近前，轻轻将他从轿里搀扶出来跨上台阶，步入上房。只见画堂上电灯通明，神佛座前也点着一对龙飞凤舞的五彩蜡烛，满地下铺着红氍毹的毡子，花香馥郁，异粉缤纷。另外还有

好几个姬人，倒打扮得锦簇花团，珠围翠绕笑嘻嘻的，围拢着一位美如冠玉的少年。那少年脸上宜笑宜嗔，不住的歪着脖子向自己瞧看，像是说不出他心中一种得意的光景。翠华料定这少年一定是苗玉瑛了。觉得他们这种排场，和对待自己的这番神气，何尝是青庐迎娶，分明是宠纳小星。翠华先前不过猜着九分，到此已是十分相信他那干爹，将自己当做一件赠品赠给苗大人，好博取他自家的恩宠。事到其彼，他也毫不畏惧，便紧紧跨了几步，站在红毡子上挺身直立，旁边几个仆妇他们仿佛是权充傧相，含笑向翠华说了一句，说姑娘先请向神前行礼，然后再对大人磕头。这是几位姨太太，好在大家都是平行，稍停彼此鞠一鞠躬也罢。这说话的几个仆妇，内中有一个格外打扮得妖魔古怪，在他的意思以为想讨大人的欢喜，特地凑过脸来想扯翠华的玉腕，说时迟，那时快，不防拍的一声他这左边脸上，早吃了一下手掌，打得他五条血印，火辣辣的连哎唷两字都叫不及。翠华不由分说，接连指着那几个仆妇发话道："你们这一班死没睁眼的东西，嘴里嚼的是些什么蛆！你们大人行茶下聘，将我娶过来做正室太太，像这样仪文简略，也就不成事体。怎么又叫我独自行礼，将我当做姬人看待，我喜翠华天潢贵胄，帝室宗支，虽则家境单寒，安肯沦为婢妾。帝室虽亡，民国不见得没有法律，你们大人身为监督，偶娶平民作妾，已算身犯刑章，何况有意串通将良作贱。我喜翠华此头可断，身不可辱，你们快和我将话说明白了，如果误吃别人唆使，请你们依旧将我送往南京，我也不追咎你们的往事。若果执迷不悟，我能够叫你们的大人立刻死在我手里，那时候落得万人笑骂。"他一

面说，一面早拿手向衣底下取出那柄利剪，恶狠狠的直向玉瑛面门刺来。玉瑛吃这一惊真是不小，气得连话都说不出来。站在身边的那些姨太太，因为玉瑛新娶翠华进门，大家免不得总有些酸溜溜的，在背地里醋劲大发，只是说不出罢了。此刻忽然见翠华翻转面皮，大叫大骂，其中也有惊骇的，也有暗中得意非常快活的，一时满室喧哗，便有抱住玉瑛一直退至屋角半边，避那翠华的凶狠。阶下也有许多家人们在那里伺候，不敢怠慢，一齐都拥得上前来，夺翠华手里的剪刀。翠华见他们人多势众，一时情急，早掉过手腕向喉咙里直刺进去，幸亏家人们眼快，拚命拦着那剪尖子，仅仅擦破了翠华颈项里一层油皮。翠华见剪刀被他们抢夺了去，不由放声大哭起来。百忙里所以那个小厮奔出去告诉范大同那一篇说话了。这里玉瑛双脚齐跳，大声吆喝道："岂有此理！岂有此理！范大同曾经说明他是大同的外甥女儿，如何他竟敢冒充宗室，他不要以为我是旗人，故意拿这旗人的世族来恐唬我，我倒要问一问他，他究竟是那一旗的旗人，他的父亲是谁？他的祖父又是谁？他既是旗人，当初如何又同姓范的结亲？"翠华听见玉瑛说话，他便止了哭，喊着说道："你休得做梦，我何尝是姓范的外甥女儿，我认识他还不及一年，他硬叫我拜给他做干女，便是这门亲事，也是他从中撮合，说得如花如火，我母亲才肯答应。不承望嫁到这边来，忽然变了局面，你们若不是通同谋占我做妾，怎生不派人去向南京打听打听！我的父亲也不是无名小姓，至今人提到他，谁不知道他叫做喜贯，别号厉斋。我母亲钮古禄氏，和西太后有姊妹的瓜葛。我祖父曾经做过南京驻防将军，不幸民军起义，清室覆亡，父

亲徇难，以后我们母女，还有一个兄弟，埋名隐姓流落异乡，也算是苦到极处了。谁知天不哀怜我们，无端撞着这姓范的奸奴，百计千方将我推入陷阱里。我一身不足惜，我总不能贪图你们家里的富贵，堕落我先人的名誉。”翠华越说越觉得悲惨，格外哭得利害了。他因为哭着说着，口齿有些不甚清楚，旁边几位姨太太以及仆妇们兀自听得发呆，转是苗玉瑛一句一句听了去，好比头顶上打着焦雷一般，忙不迭的向众人摇了摇手嚷道：“了不得，了不得，你们快替我将他扯入房里去，让我有话细细问他。”仆妇们听见这吩咐，便抢着上前来扯翠华，翠华那里肯走，乱跳乱喊，总疑惑玉瑛用的是诱兵之计，好将自己骗入洞房，实行强迫主义。玉瑛见他错会了自己的意思，此时更忍耐不得，走至翠华面前，伸手扯着他的一双玉腕，哽咽着说道：“翠华翠华，你委实可怜极了，你可知道我是你的哥子，你是我的妹妹，上帝庇佑，幸亏叫你直说出来，万一糊糊涂涂干了下去，我苗玉瑛更有何面目立于人世。然则你是救我的恩人，我何敢欺负了你。母亲现今住在那地方呢？请贤妹妹快快告诉我，好让我们赶快会一会面。”（事翻空而易奇，读书至此为之拍案一快。）玉瑛说话的当儿，也就止不住 点一点的眼泪直滴下来，将一件簇崭新鲜的花缎马褂都湿透了。玉瑛说的这番话，不独出自翠华意外，便连旁边听的人都吓得目定口呆，正不知他们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，大家面面相觑，转弄得一座画堂上鸦雀无声。翠华止住了眼泪，凝神向玉瑛脸上望了望，良久说道：“这话我还有些不大相信，我姓喜，你是姓苗，何尝和我是同族哩？你休得拿话来骗我！”玉瑛顿脚急道：“你将我真当做姓苗吗？

（合观上文，玉瑛改姓的一段笑史，可知并非闲文，其远线已遥遥伏于前回书中。）其中情事一言难尽，贤妹如若不弃，此处也非谈心的去处，你且和我到房里去，我原原本本把来详细告诉了你，包管你听了欢喜。”翠华到此，觉得玉瑛的话全行出自肺腑，并非虚伪，心里也就转忧为喜，当时两人手搀着手进房去了。在这当儿，那个没脑子的小厮，远远的站在阶沿下面，他也不知道苗大人和这新姨太太讲的是些什么？因为瞧见他们进房，他不由分说便又跑出去告诉大同。大同当然发生了一场空欢喜，他那里猜得到这干女儿有这一场变局哩。

话休絮烦，再说玉瑛将翠华携入新房之后，两下将家世各述了一遍，翠华这才知道他父亲还有一房家眷住在北京，这玉瑛原是姨太太所生，一向住在北京地方，轻易不和南边往来，翠华年纪又轻，他母亲钮氏又不曾将这事向他提过。后来玉瑛因为避人耳目改姓为苗，钮氏益发不明白这苗大人原是他的庶子了。天生这个冤桶范大同，神差鬼使的将他们撮合在一处，原情定罪，大同虽难逃拐骗之责。然而玉瑛和翠华骨肉重逢，断认出自家兄妹，这范大同却不能说不稍有微劳呢。叵耐他的干女儿，想起他这一段说谎的历史，不但不感激他，而且将大同的种种卑劣手段，尽情告诉了苗玉瑛。又说他妻子如何奸滑，“我母亲有两粒极大明珠，原留着给我们姊弟婚嫁之用，不防那大鸭子顿起贪心，将那珠子骗得到手，一共不曾变换出来替他使用。如今这珠子还搁在他们公馆里，大哥有什么法子叫我们原璧归赵，不甘让他们夫妇称心满意”。玉瑛听了这话，忙说道：“这个容易，明天我本拟打发

人去接母亲和那兄弟，顺便到他们公馆里索还那粒珍珠，也不怕他们飞上天去。只是这姓范的奸奴，为人过于奸险，在理我不能饶恕他，天幸贤妹抱洁守贞，今晚和我大开谈判，以至揭开这重黑幕。万一换上没有志气的女孩子，委委曲曲顺从了我，第二天清早再问明白已是迟了，九州铁铸成大错，我这苗玉瑛还拿什么面目出去见人？恐怕连我这条性命还保不住呢！”玉瑛越说越气，当时便将这座新房，换做安置他妹妹翠华的去处，自己跳出房外，便命人到栈房里去捕获大同，要办他一个拐带良家妇女的罪名。家人们知道这事已经闹大了，断不能替大同隐瞒，便从直禀明玉瑛，说这范老爷此时并不在栈房，刚坐在苗升那里等候大人的喜信呢。苗玉瑛怒道：“如此益发好了，我便将这个人交给苗升看管，倘有个三长两短，或是吃他逃走了，我便惟苗升是问，须知这件事也有苗升在里面撮合，安见他们不是串通一气？随后等我查勘出来，苗升这厮他也脱不了干系。”家人们奉着玉瑛这道命令，当然不敢怠慢，立刻飞也似的传话到了门房，叫苗升看管着大同，不可放他逃脱。

再说大同他们正在外边一会子儿害怕，一会儿称欢喜，心里好像十五个吊桶，七上八下的跳荡呢！陡然听见这种不祥消息，在大同的意思总还以为翠华倔强，不肯嫁给玉瑛做妾，所以苗大人才这样乌烟瘴气的大闹起来。他做梦那里会想得到有这一出的变局哩？目瞪口呆望着苗升，冷笑道：“你可听见吗？这孩子也太没良心了，我好容易替他觅了这等机会，嫁给监督大人做姨太太，不强似嫁一个无名人物，一夫一妇过那穷苦日子。他没有这福气，转和大人拗手拗脚，大人自然

要迁怒到我媒人身上。我伺候大人的这颗心，比较孝顺娘老子还要高得几倍，只求大人快乐，虽捐躯糜踵，在所弗惜。不承望吃这孩子闹决裂了，我的好处一点儿不曾瞧见，如今益发好了，转要将我看管起来，出了好心没有好报，随后岂不叫那些热心伺候大人的总得寒心?"他说到这里,早又要哭了，众人都吓得面面相觑，也不好拿话来劝慰大同。还是苗升笑嘻嘻的说道："范大哥，你愁苦什么？你我替你打算，既然遇着这强项撅脑的女孩子，也叫没法。解铃还仗系铃人，明天等我进去和大人商议，叫大人将这女孩子还交给你领回去管束。凭你的本领，若能够将这女孩子劝得回心转意，勉勉强强顺从了大人，你的将来幸福依旧存在，只好瞧你的办法怎样了。(此时还如此设想，恐怕不能够了罢。）大同气得跺脚说道："万一大人将这丫头交给我，我已是气极了，不将他拿绳子勒死，便拿刀将他砍做几段。他也没有这造化去做大人的姨太太，我也没有这造化仰求大人的提携，同归于尽，各走各的清秋大路。我呢，除掉苗大人这里，还可以向别处去钻营门径，恐怕这一来，他们母女不做饿莩，也就得向马路上讨饭去做乞丐的了。"（岂敢他们母女讨饭不讨饭，正不消先生虑得，糊里糊涂说出来的梦话，大足以资人一噱。）两人谈论了一阵，看看天色已是向晚，杯盘狼藉，别的人都道了多谢，各人向床上去安睡。惟有大同和苗升，蹩着满肚皮的委曲，你望着我，我望着你，一直挨到第二天清晨，眼皮子都不曾合得一合。(真是苦恼）想叫人进去打听打听消息，那上房的门又关得铁桶似的，正不晓得他们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？好容易等到十点钟光景，里面忽然又传出话来，吩咐苗

升带领大同到左边花厅上等候大人，停会子大人出来有要紧的话询问。范大同听到这里，方才叹了一口气说道："好呀，究竟事体怎样？也得明白说出来，叫人死了都还心服，像这样没头没脑将人关在盒子里，纵不闷死也得怄死呢。"苗升其时也捏着一把汗，战战兢兢向大同说道："走罢走罢，丑媳妇免不得要见公婆的，死也是挨这一刀，活也是挨这一刀。"大同点了点头，两人先后向里面走着，好像上了法场一般，脸色吓得和白纸模样。及至走入花厅，静悄悄的正没见一个人影，大同拣了一张椅子，斜倚着身子坐在下面。苗升躲在廊檐底下打盹。良久良久，兀自从梦中惊醒，只见玉瑛大踏步从屏风后边绕转过来，身后随着好几个贴身家人，大同见了这样气派，已吓得手足无措，慌忙站起身子鞠了鞠躬。正待开口，不防玉瑛早喊着问道："范大同！昨天你送进来的这个女子，究竟是你的什么人？他嫁给我做姨太太，还是你一人的意见呢，还是已经得了他自家的允许？你快从直说来罢，若再有点含混，我是不能饶恕你的呀！"玉瑛说话的当儿，声色俱厉，大同见这势头不好，忙将一双手垂得壁直，款款的说道："怎么没得他的同意呢，别的事可以朦混大人，像这样正式婚礼要朦混也朦混不过，大人明见。晚生自从拜识大人以后，凡做的事俱是光明磊落，可以对得住天地神明。至于大人要问这女子是谁？晚生在先已经说过了，他原是晚生的外甥女儿，乳名叫做翠华。"玉瑛冷笑了一声，又问道："哦，他是你的外甥女儿？既这样讲，他的父亲叫什么？他的母亲是你的姐姐，还是你的妹妹？是几时嫁给他父亲的？他家有多少人口？他的父母如今是生是死？怎么这外甥女儿又寄养在

你的屋里？嫁娶的事，又凭你独自做主，你赶快说了罢！稍为延迟一点，可想你全是编谎。”这一套话好比雷轰电掣，问得大同尽翻白眼，一时开口不得。你道为什么缘故呢？大同他在先原不料有这样变卦，替他罚得誓，却不曾打好稿儿预备回答。他又是个没脑子的绅士，胸中漆黑，不比我们做小说子的人，要编谁的姓名便编谁的姓名，而且编得活灵活现，叫人寻不出破绽（作者误矣，大同如果能编小说子，他又何至作如许狡猾，为之一笑。）。一时急得要死，随口说道：“他他他老子姓姓姓范，”玉瑛大笑说道：“胡说！你姓范，你外甥女儿的父亲如何也会姓范？”大同还待掩饰，玉瑛早放下脸色说道：“你不知道，我来告诉你罢；他的父亲姓喜，别号厉斋。他母亲钮古禄氏，和前清西太后姓叶赫那拉是姊妹称呼。你这厮是个什么东西？谁许你和他认做亲戚吗？”这一顿说出来不打紧，直把个范大同魂都打从头顶上吓得冒出来了。欲知后事，且阅下文。



不妨玉瑛早喊着问道："范大同！昨天你送进来的这个女子，究竟是你的什么人？他嫁给我做姨太太，这是你一人的意见呢，还是已经得了他自家的允许？你快从直说罢，若再有点含混，我是不能饶恕你的呀！"玉瑛说话的当儿，声色俱厉，大同见这势头不好，忙将一双手垂得壁直。

第三十八回　受责骂楚囚相对　叙家常骨肉团圆

再说范大同听了这一番话，险把魂灵儿，都吓得从天灵盖上飞了出去了。心想小妮子好狠呀，全然不念恩义，竟一五一十的从实说了出来，如今我要抵赖，也有些抵赖不来，罢罢罢，不如也照实招了罢。横竖这件事，我于苗大人这边，完全含着一片贡献的诚意，并没有什么歹处可说的，至多的一个罪名，不过说我办事糊涂就是了。(太宽心矣）想到这里也就放大了胆子，硬着头皮回道："是，是，是，这是晚生的不是，当时没有回禀清楚，不过请 大人暂息雷霆，晚生也有一种下情，如果说了出来大人会恍然明白呢。自从那位新姨太太下世以后，晚生听说大人悲悼到了十分，差不多要辞职不干了。晚生心中也觉得怪难受的，恨不得替大人分忧，可惜自己又不是个女孩子，就是想替大人解解闷，消消愁也觉得有些做不到，穷思极想了一阵，不觉想到了这一只棋子了。当时原想把那女孩子的家世，对大人叙述一番的，转念思想，如果说了，大人是何等爱惜名誉的人，恐怕倒要不受晚生一片孝敬的心思，岂不是白白抛去。所以就瞒着不说出来了，这是晚生一时糊涂的地方，还要请大人恕罪。好在他们虽是天潢贵胄，如今已穷了下来了，他的母亲也已答应了的。不过我这个干女儿，还有点小孩子脾气，让我再劝劝他就好了。"

玉瑛原好没气听他说的，不过想这利口的老贼，到了如今的地步不知还有什么话可讲，倒要听听，所以也任他说了下去。及至听他说出这套话来，这口气实在耐不住了，不免重重啐了他一口，骂道：“呸！好混帐，谁已穷了下来？谁又是你的干女儿？你别在那里发昏，你把眼睛睁开了，你把耳朵张大了罢，那喜翠华不是别人，乃是我的嫡亲妹子呢！”（此数语也，可褫奸人之魄。）这句话不打紧，可真个把范大同吓得魂灵儿都要飞了出窍了，也不敢问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，也不知到底怎样才好，扑通一声，早就直挺挺的跪在玉瑛面前道：“晚生该死，晚生该死，还要大人饶恕则个。”玉瑛冷笑一声道：“哼，你如今才知该死吗？你从前在外面也不知怎样的妄作妄为了，决不止这桩事，我那能饶得你，不把你送法庭究办，那我也太无能耐了，你乖乖儿的等着罢！”说着，又回头望了一望苗升，厉声道：“苗升，你好，你也和他通同一气吗？仔细着你的皮！”吓得苗升忙不迭的也把双膝跪了下来道：“小的不敢，小的不敢，这都是范老爷一手干的事，小的一点也不知道，请大人明察。”玉瑛想了一想，把头点点道：“这话也是，或者你不知情，待我查勘明白再说。如今你且起来，把这个东西带了出去，好好的看守着，等老太太接了来再把他发落罢。如果走失了，我要问你的，你可仔细着。”玉瑛说完这话，也就大摇大摆的退了进去。苗升立了起来，走到大同旁边，狠狠的瞅了他一眼，又把他狠命的一拉道：“大人已进去了，你尽跪在这里则甚？还不跟我出去么！”大同才有气无力的，顺着他拉的势子立了起来，垂头丧气一同走了出来。至于这种把戏早已有人瞧见，一传两，两传三，顷刻间弄得

阖府都知了。瞧见他们出来，大家只是望着他们笑。还有几个口舌尖刻的，及和苗升向来不对的，乘着他们这失意的当儿，只管在旁说冷话道："好啊，要想爬上高枝儿啊，如今一跤跌了下来，可把腿子都跌得短了一截了，这又何苦呢？"还有昨天受过大同好处的那个小厮，正有事差到外面来，也兴匆匆的夹在里面说道："唉，我好命苦，如果范老爷的事情得了手，不要说剪二丈湖绉给我，就是教他替我做一件狐皮袍子，也是办得到的。如今又怎样呢？"他这话刚说完，大家又和着一阵大笑。（写尽势利之态）苗升听见这种冷嘲热骂，本想发作几句的，但不知发作在什么人身上才好。如今听见小厮这么一说，觉得有辫子可拉了，便怒目横了他一眼，厉声道："要你在这里嚼什么舌头，被上头听见了，仔细着你的皮。"这话一说，吓得那小厮连连把舌头伸了几伸，拔足向里面就逃。那一班人的声音，也就因此静了下来了。（收束得好）停了一阵，苗升见门房中已没有别人，又对大同埋怨道："好好，你干得好事，怎么也不弄个清清楚楚，竟连大人的妹子也弄了进来了。你的吃跌，原在意中，算不得什么的，平白地把我也连累在里面，害得我受尽申斥，脸上无光，这是从何说起呀？"大同苦着脸答道："好兄弟，事到如今你也不用埋怨我了，总算我这哥哥是个糊涂虫，是个混帐东西，一时错了主意，害了自己不算，又连累着你老弟了。不过你也得平心静气替我想想，他们一个姓苗，一个姓喜，我又怎能知道他们是兄妹呢？"苗升听了这几 话，倒也不便再去埋怨他，也咂嘴咂舌的说道："真的，不错呀，怎么这位姑娘又是大人的嫡亲妹子，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？"大同叹道："唉，这个我

们可不必问他了，大人既说是他的妹子，那总不会有错的。如今要讲正事了，我被监禁在这里，到底不是这么一回事，好兄弟，你替我想个法子，上去讲讲人情罢，能够放得我这条狗命回去，那是再好没有的事，从此我便像乌龟这样的躲了起来，再也不想求什么出头了。好兄弟，你可怜我罢，否则如果真个到了法庭，我固担不起拐骗良家妇女这种罪名，就是你老弟恐怕也脱不了干系呢。”（声口亦自可怜，既知今日，何必当初。）苗升从鼻子中转了一声出来，道：“哼，好不懂事，你还想我上去和你讲情么？我为了你的事已担了许多不是，不能像从前这样的有面子了，请你息了这条念头罢，免得我再去扑一鼻子灰呢。”大同听了又哭丧着脸说道：“你自己不愿上去，难道不能托托别人么？”苗升冷笑一声道：“哼，不是我在这里说大话，这一府中除了我苗大爷外，别人再也没有能上台盘的了。我苗大爷纵不济事，一时受了人家的带累，主眷略略移了一些，但是别人到底还及不上我。我如今既不愿上去，还有谁敢去呢？”（还要嘴硬，小人终是小人。）大同道：“照你这样说来，莫不是教我束手待毙不成？”苗升道：“怕不是么，这也是你自作自受，怪不来人家的。至于我么，才冤枉煞人，平白地给你驼了一只老虎来害了我，将来还不知大人把我怎样发落呢？”苗升一壁说着，一壁又瞅了大同几眼，连连叹气不绝。大同也就低垂着头，静坐一旁不敢作声了。隔了一会儿，苗升忽又看了大同一眼，笑说道：“看你这个老东西也怪可怜的，我就指给你一条路罢，大人方才不是说过，遣人去接老太太了么？这位老太太大概就是那位姑娘的母亲了，你不是说和他有亲家之谊的，等他来到这里，

你悄悄托个人上去求求他。他们这种女太太们心肠最是软的，或者能可怜你，和你去说情，大人瞧在老太太面上，自无不答应之理，那你不是就有了生路么。"大同听得马上立了起来，向他深深的打了一个拱，说道："好兄弟，到底你有主意替我想出了一条生路来，我有朝一日能够安然回去，一定不忘记你的大惠的。至于我的这位亲家母，他最是懦弱不过的，怕不一求就允么。"（好个三花脸）苗升不觉噗哧一笑道："你真要呕死人了，方才呆呆的坐在那里面孔吓得变色，像快要绑上法场斩首似的。如今听了我这一句话又这样高兴起来了，莫不是你已得了大人的赦免，不再追究前事么？并且谁又是你的亲家母，你别兴头头的一声声亲家母，亲家母，倘被大人听得了，又要担许多不是。我劝你还是老老实实的，称一声老太太罢！"大同听了这一番话，果又惊慌得什么似的，竖起几个指头向自己额角上敲了几个暴栗道："该死，该死，我一时说顺了口，不错，是应该称老太太。"又接着说道："等待老太太一到，我或者就有释放回家的希望了。"（情态如绘）

过了几天，大家纷纷传说老太太到了，老太太到了。阖府的人都装扮得齐齐整整，在大厅上迎接着。还有几个到船上去迎接的，大同也偷偷立在门房口观看一会儿，果然见玉瑛同着许多人，簇拥着翠华的母亲钮氏进来了。宝官儿也跟在一旁，他们母子前儿住在陋室中的时候，一种穷溜溜抖索索的神气觉得怪可怜的了，如今竟威风得多，好似换了两个人了。可见得人的气态，都是跟着境遇变迁呢！在这许许多多跟随的人中，大同忽一眼瞧见了一个人，（不说明白的妙）心中顿时欢喜起来，想我大概可以释放回去了，这说情的事

情就交托在他身上罢。这且按下不表，单说翠华那天听说母亲船已到埠，就想到船上去迎接。玉瑛知他们母女这番虽是小别重逢，然而却包含着无限情事，见面之后，定有一种说不出的伤感，哭哭啼啼的给人瞧见了，颇为不雅。因极力拦阻他，说母亲就要上岸的，妹妹不必到船上去，就等在这里罢。翠华想了一想，也很有理，就答应下来了。此时见他母亲钮氏，带了兄弟宝官，同着一大堆人走了进来，忙三脚两步的奔到他母亲身边，紧紧拉着衣襟，不知是悲是喜，是甜是酸，哇的一声哭了出来。钮氏把不住一阵心酸，也紧搂着他呜呜的对哭起来。（情态逼真）玉瑛忙走过来劝说道："今天是母女重逢，天伦团聚的好日子，何用哭呢？快快同我一起到上房去罢。"便带拉带劝，簇拥着进了上房了。一会儿，娘儿们已拭泪止哭。阖家的人便都上来厮见，也就各各退出，单留着玉瑛及他的大夫人古氏和翠华母女，坐在上房中谈天。便谈到这件事情，翠华羞人答答的就把别后的情形，和此事内中的曲折，一五一十的统统告诉了他母亲。钮氏在旁听了一会儿惊，一会儿喜，一会儿跺足，一会儿念佛。等到听完才始恍然明白，说道："原来是这么一回事，这个姓范的竟如此的奸险，那倒是料不到的，我们几乎上了他的大当了。"玉瑛也红着脸说道："总算父亲在天有灵，妹子竟如此的节烈，不然，马马虎虎的成了亲，那才笑话呢。"说着，又把自己怎样逃难出来，怎样改姓易名，约略说上一说，并道："这种说话，原想上船迎接母亲的时候就说的，后因说起来颇不便当，所以也就不说了。"钮氏道："怪不得你见了我面，口口声声只称我母亲，后来阖家厮见的时候，你又硬拦住我，教我不

要还礼，我正心中疑惑着，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呢。呀，我记起了，你的小名不是唤着玉官么？我光绪二十三年同你父亲去到北京，曾经见过你的，那时候你还小咧。”说到这里顿了一顿，又道：“唉，说到你的父亲，真是死得可惨呀！”口中说着，眼中不觉扑簌簌的淌下泪来，又喳喳叽叽的把往事说了一遍。玉瑛也在一旁陪泪，露着很伤感的神气。钮氏又向室中望了一望，唤道：“宝官呢？”宝官正在堂屋中顽着，听见他母亲呼唤便跑了进来。钮氏一把拉住了他，指着玉瑛夫妇说道：“这是你的大哥大嫂，方才已见过了礼，如今再走过去请一个安，称呼一声罢。”宝官听了，果然规规矩矩的走去向二人各请了一个安，叫了声哥哥，嫂嫂，玉瑛夫妇也忙不迭的起身还礼。齐问道：“这个弟弟几岁了？也读过书么？”钮氏道：“十二岁了，曾经胡乱读过几年书。”又望着玉瑛说道：“你父亲除了你外，只有这个弟弟了，总要你大哥哥，好好儿教养他成人呢。”玉瑛道：“这个自然，还用母亲吩咐么。”（此一段叙述家常，不蔓不支，恰到好处，确是白描好手。）翠华忽问道：“真的，被范家那婆娘拿去的那颗大珠子，母亲已讨了回来么？”钮氏道：“说起这颗珠子，真是可笑，他骗了一颗去不够，又巴巴的派人来把还有一颗也偷了去咧，不过如今都已珠还了。”大家听了，急问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钮氏便把关于珠子的前后各事，约略说了一说。玉瑛笑道：“这个婆娘，也是一个不成材的东西，倒和那个姓范的狗才，可以称得一对贤夫贤妇呢。”（承赞矣）钮氏道：“真的我要问你，这个姓范的如今还在这里么？我看不如放他走了罢，横竖我们也没有损失什么呢。”玉瑛道：“这个似乎太便宜他了，照

儿子的意思很想把他送到当官，办他一个拐骗良家妇女的罪名，好警戒警戒他，下次免得他再出去摆布人家呢。”钮氏把他的头摇得像博浪鼓似的，说道：“不要，不要，俗语说得好，得饶人处且饶人，我们就饶了这个狗才罢。他虽被利禄蒙了心，用尽力方法来骗我们，到底他自己得不着什么好处，反赔贴上许多钱。我们为了他这么一来，骨肉倒团聚在一处了，这不是老天爷在冥冥之中，已施行了赏罚之权，还用罚他什么呢？（钮氏自是好人。）并且这种事情如果宣扬出去，我们面子上也不见得有什么好看。万一有几个和你不对的人拿了这件事情，再造上几句谣言，岂不是与你官声也有碍么?”（此言颇有见地。）玉瑛听了想了一想，也点头说道：“这话倒也很对，我就遵了母亲的吩咐把他放走罢，不过太觉便宜他了。”（真是便宜了范大同。）

说了一会，钮氏也有些倦了，想要到自己的卧室中去息息，玉瑛夫妇同着翠华便陪了他去。钮氏进得室中四下望望，觉得陈设得很不错，心下很为快乐，望着玉瑛两口子笑道：“这是难为你们了。”他们两口子忙道：“母亲说那里的话，这是应当的，母亲以后要用什么东西，或是觉得有什么不适意的地方，尽管吩咐下来就是了。”说又告了一声罪，一齐退了出去。钮氏望了一望翠华笑道：“看来你大哥大嫂的为人倒很不坏呢，从此我们娘儿们或者可以依靠他们，安安逸逸的住下去了。”翠华道：“总望他如此才好呢，不过人心是最难说的，越是骨肉之间越难处，我们一家子人，以后总要开诚相见，那就不致不有什么间隙生出来了。”（此数语可作家庭格言读。）钮氏连连点头道：“这话不错，看不出你这一个小小

孩子，倒有这种大议论，大概是经了这一次的变故，反把你的见识长了不少罢？”正在说着，粉菊花忽从外面走了进来，对翠华笑道：“姑娘，我蒙老太太收留，如今在这里服役了，以后小姐就唤我一声冯妈妈罢，我丈夫是姓冯呢。”翠华道：“这个如何使得！你不跟你的姊夫子回去么？”粉菊花听得了这句话，又蹑手蹑足的走近跟前笑道：“真的，说起我的姊夫子又想起一件事了，（闲闲而入）这个老东西真可恶，出这种丧尽天良的主意，来坑害姑娘，总算小姐福气大，竟把他的西洋镜拆穿了，这是应得谢天谢地的。可是他如今也可怜得很，被这里的大人软禁在门房中，一步也不许乱走，把他急得什么似的，生怕吃起官司来，就有些儿不妙呢。我所以走来求求老太太和姑娘，大人不计小人过，高抬贵手，网开一面，饶了他这条狗命罢。他回得家去，一定常常念着恩典，替太太姑娘高高供个长生禄位的。”钮氏还没有回答什么，翠华就笑着说道：“好呀，原来你是和他来做说客的呀，莫非你受了他的贿嘱么？”（一语道破）粉菊花也笑道：“姑娘真是神明不过，我那敢有一字相瞒，贿却没有受，不过他方才托一个小厮进来和我说，教我千万和他讨一个情，我是情不可却，所以斗胆跑了来，求太太姑娘开一下子恩呢。”钮氏道：“这个你可放心，我早已对大人说过，大概不久就可释放了。”粉菊花忙又向二人谢了一声，自去做别的事情。果然不上多时，玉瑛传出话去，说把这范大同撵了出去罢。范大同听了这个消息，喜欢得什么似的，还要奸着苗升带他上去辞一下子行（亏他有这脸子说出来）。害得苗升重重的啐了他一口道：“好糊涂东西，别闹这顽意儿了，还是老老实实快点滚你的蛋罢！”

大同脸上红了一红，也就作别众人出门。众人对他都待理不理的，远不及先前那一次回去时候的风光了（世态炎凉，如是如是。）。回到栈房收拾好了行李，付清房饭钱，就带了阿虎乘轮过江，到得南京，迳向自己家中行去。走近门前一看，哎唷不好，怎么大门紧闭，还贴上两纸官中的朱标封条呀？欲知后事，且阅下文。



还有几个口舌尖刻的，及和苗升向来不对的，乘着他们这失意的当儿，只管在旁说冷话道：“好啊，要想爬上高枝儿啊，如今一跤跌了下来，可把那腿子都跌得短了一截了，这又何苦呢？”

第三十九回　起风波内宅出新闻　聆笑语门房窥秘戏

前回书中不是说范大同走近自己家门，只见大门紧闭，还贴上两纸官中的封条么。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？让我回过笔去慢慢叙来，诸君且静听着，千万别要骂我卖关子呢。原来大鸭子那天叫粉菊花把珠子骗去，拔起足来就跑，大鸭子起身要追，又追他不上，一时又来不及唤别人帮助，只索罢了。心中可气得什么似的，到底拗不过这口气，叫了家中用的那个吴妈过来，教他跑到喜家暗暗去探听探听，粉菊花可在那里不在，或者还是到别处去了。在大鸭子的意中，以为定是粉菊花既偷得了钮氏那粒珠子，忽然贪心大起，又巴巴的跑来，把这粒珠子也骗了去。如今大概已逃到别处去了，差个人去望望，不过是姑尽人事罢了。（谁知出其意外）老妈子领命走了以后，又隔了不少时候，大鸭子忽想起头还没有梳好，不如唤秦氏来梳个头罢，（闲闲而入）便提起喉咙喊着。秦氏在房中听得了，慌忙赶了过来。大鸭子一见他来，心头那股怒气登时有了发泄之处。也不管三七二十一，重重啐了他一口道："死娼妇，汉子又没在家中，你老躲在屋里做什么？道不得定要请了你才肯出来么！（活像泼妇声口）秦氏这种气早已受惯，好如家常便饭一般了，倒一句也不敢辩，乖乖儿的走了过来问道："太太唤我做什么事，请吩咐罢。"大鸭子又狠

狠的瞪了他一眼，骂道："死娼妇真该死，这还用问，你瞧，我的头不是还没有梳么，赶快来替我梳上罢。"秦氏忙点上点头，把梳具取了过来，就在靠窗的一张梳头台上，替大鸭子梳起头来。不上一刻儿工夫，秦氏正拿篦子在大鸭子头上篦着，不知怎样一来，下手得重了一些，大鸭子就虎也似的跳了起来，向着秦氏脸上夹手就是几个耳光。厉声骂道："死娼妇，不知你存了什么歹心？下手得这么重，差不多血都吃你篦了出来了。"秦氏被他打得十分重，火星都要直冒出来，也气鼓鼓的说道："谁敢怀着什么歹心，不过一个不小心篦得重了一点就是了。"（楚楚可怜）大鸭子见他居然敢挺撞起来，气得什么似的，咆哮着说道："好呀，好个不小心呀，道不得你杀了人也拿不小心三字卸去干系？我如今偏要打你那个不小心！（确是泼妇声口）说着果又举起手掌，劈拍又是几下耳光。秦氏此时实在耐不住这口气了，心想我也是一样一个人，一样同是父母生的，为什么要受他的磨折？左一个耳光，右一个耳光，这么打个不了。俗语说得好，拚得一身剐，皇帝拉下马。我如今横横心，和他拚一下子罢，横竖照这样下去，将来也总有不得了的日子呢。主意已定，也就把手中的篦子向地下一摔，走了开去，冷笑道："就算我怎样的不小心，也不犯什么法，用不着这样左右开弓把我的耳光打个不了呢，如今谁耐烦和你梳头，你自己去梳罢。"（是负气语写得很像）大鸭子一向把他当作好吃果子一般，为所欲为惯的从不曾见过这种神气，不觉怒从心上起，恶向胆边生，顺手从台上取过一把剪刀，劈脸向他摔去。谁知不偏不倚，恰恰打在太阳穴上，秦氏只口中喊得一声哎唷，就鲜血直流，跌在地上了。

大鸭子还以为秦氏不过皮肉受些微伤罢了，没有什么大不了的，倒也不放在意中，还是哼哼的冷笑。隔了一会儿工夫，见他只是卧在地上不起来，并且一声儿也不响，不觉又骂起来道："死娼妇，你竟睡在地上装死么，死也没有这样容易呢。"（写尽泼妇之狠，惟妙惟肖。）秦氏还是不响，连身子也一动不动，大鸭子这才有些着惊起来，忙三脚两步的走了过去，俯下身子一看，只见秦氏双眼紧闭，死白着一张脸，太阳穴中冒出了不少血，连衣服都染得鲜红了，鼻息一点没有。大鸭子瞧在眼中，知道事情不妙，但是还不疑心他已死，以为或者血淌得多一点，晕了过去了。忽想起春红从前晕了过去的时候，不是把水向他一喷，就醒了过来么，如今可如法泡制。（原来有成法可抄，大鸭子可称为打人名家矣，一笑。）便回身想去取水，正在这个当儿，忽听得房门外有人惨叫一声道："哎唷，不好呀，出了人命了。"（此何人叹？突如其来。）接着，便有一种脚步之声，直向外面奔去。大鸭子听得，心中也不觉扑扑的跳了起来。想这在门外惨叫一声的声音儿怪像是吴妈，莫非他已回来了，如今他又急急忙忙的奔到那里去，难道是去唤警察么？想到这里，恨不得立刻赶去唤住了他，但是这两条腿只是索索抖抖，一点不肯用命。而且吴妈一声喊完，已跑得不见人影，要赶也赶不上了。大鸭子正胡乱想着，还没有得到一个解决的方法，早见那老吴妈已带着一个雄纠纠气昂昂的警察，走了进来了。（好吴妈）那警察一进门来，恶狠狠的向大鸭子瞅了一眼，便问吴妈道："杀死人的就是他么？"吴妈点点头，那警察便向秦氏躺的地方走了过去，大鸭子平时纵有怎样泼天泼地的本领，到了此时也一点

施展不出，吓得浑身上下，只是索索抖抖的抖个不了，呆立着好似木鸡一般。那警察勘验了一番，自言自语道："不错，这个人鼻息已没有，心头也已停跳，多分是已死了。"说完又回过头来，恶狠狠的望了大鸭子一眼，吆喝道："是你把他弄死的么？好好好，公事公办，快点儿随我到局中去。老妈妈，你也是案中一个重要人证，少不得跟我走一遭。"大鸭子一闻此言，吓得脸儿泛白，急泪都流了下来。扑通一声跪在地上，合着双手拜个不住道："警察老爷，警察先生，请可怜奴家开一下子恩罢，奴家如果带了进去，那是万万吃不起这个苦头，定把这条性命送掉了。你这位警察老爷难道竟忍心到这步田地，不肯救救奴家么？至于酬谢一层，奴家决不敢忘记。（左一个奴家右一个奴家，肉麻之至。）你要什么就什么，尽管说就是了。"说着，又举起他一双媚眼，用劲向那警察飘了几飘。瞧他的意思，好像是要仗他这双勾魂慑魂眼睛，来打动这位警察先生的铁石心肠的。（写得大鸭子不堪，但确有此种景象。）这种当警察的人，本来也是最好色不过的，叫这位黑美人媚眼儿这么飘了几飘，全身骨头早已软绵绵的酥化下来，心中也扑通扑通的在那里跳着，一时不知怎样才好。（亦是一个急色儿，可笑之至。）但是这件事情究竟太大了，并不是寻常什么相打口角的事情可比，一个警察老爷力量实在有限，就要替他掩盖也掩盖不来。不免硬一硬心肠，说道："咳，你别弄错了，这是天大的人命案子，并不是什么闹得顽的事情，我怎能帮得你的忙呢！你还是乖乖儿跟我走，随后再托人设法罢。"一壁又挥着手教他立起来。吴妈先前原是兴匆匆的，此时倒又露出退缩不前的样子，望着警察说道："警察先生，我

可以不去么？我并没有杀死人呀！”（写乡愚又是如此真，是化工之笔。）警察吆喝道：“你是案中的要证，怎么可以不去！横竖不会吃苦就是了。”大鸭子在一旁骂道：“死婆娘，要你巴巴的去唤什么警察，如今你自己也害怕起来么，我到了那边定要咬你一口，教你死也不得脱身，才出心头之恨。”吴妈道：“太太，这是作孽事情，使不得的呢。”（一搭一挡，煞是有趣。）警察忙吆喝住了，把他们带了去。一会儿，警署便把这件案子转报检察厅，大鸭子和吴妈一并解送过去。秦氏的尸首也抬入了验尸所，相验一会，填成尸格，把来棺殓了。又查得尸主范大同已外出，家中妻妾一死一囚，已无他人。厅中便用封条，替他把门封住，免得人家进去。所以那天范大同一回来，就发现这种景象了。（点得好。）

大同字虽不识，这是官中的封条他是认得的。知道家中定出了什么变故，忙向四邻一问，才弄清楚了这件事。暗想好呀，我出去只有这几天，就闹出这种大事情来了。如今我的妻妾一个死在泉下，一个囚在狱中，教我一个人孤零零的又怎么好呢？也罢，让我先禀报了官厅，把这屋子揭了封再讲罢，便同阿虎在一个客栈中住了下来。不多几日，把这屋子揭封的事办好。又入狱中，去望了一望大鸭子，大鸭子到了此时，对于此事一句话也不说，只是望着他哭哭啼啼的，求他在外设法。大鸭子的皮肤，本来生得又粗又黑，如今在狱中登上几日，囚首垢面，格外难看，差不多像活夜叉一般。大同瞧在眼中，早已生了一种厌恶之心，一点都不怜爱了。并且因此又想起了秦氏，生得何种的娇俏动人，如今竟死在这恶妇手中，真是可怜呀！不觉又把大鸭子恨得牙痒痒地，就

一摆手出来了。（大鸭子不堪，大同更是不堪。）一会儿回到家中，进得屋来，觉得冷清清的，十分难受。真是坐又不是，立又不是，不免在屋中四下走走，信步行去，便到了秦氏房中。忽又想起从前当着黄昏人定的时候，不是常搂着秦氏坐在床沿上，心肝肉儿的乱叫，更浑身的抚摩着，秦氏不是也娇滴滴的依在怀中，听其摆弄么，这是何等有趣。如今又怎能做得到，岂不吃大鸭子所害么？想到这里，咬着牙关顿足说道："这个恶妇，真害人不浅，不但是这一桩事，就是从前我被罪入狱，也叫他所害呢。如今冤冤相报，我也听他去吃官司，不要问他的生死罢。"（大同真不是人，惟以此施之大鸭子，恰亦适如其分。）他打定了这个主意，细细想了一想，觉得颇为不错，并且他如今已失了苗大人这条门路，眼见得这小小的水龙局长也有些保不牢了，闲居南京实在乏味，不如回到家乡四处运动一下，或者仍可以当他的乡董。这样一来，他的主意更为坚决了。便在几天之中，把家中所有东西统统变卖了去，又在银行中把存款全提出来，仍旧带了阿虎，迳向他的家乡桃源进发。可怜大鸭子还在狱中，巴巴的等他设法施救，并望他进去探望。谁料左等他也不来，右等他也不来，至于送东西送钱，更不必说起。过了几日，竟连半个消息都没有，这才知绝望了。到了预审的那一日，吴妈便上去做了一个见证，说起初如何差他到喜家去探听，等到回来了，如何听见他们在房中相骂，他便如何在房外窃听着，后来又见大鸭子如何把剪刀摔去，把秦氏打倒在地，他又如何出去唤警察，前前后后，一字不遗的说了出来。（好吴妈，秦氏九泉有知，当为感激不置。）这样一来，任大鸭子怎样叫着

撞天屈，总是枉然，预审算成立。后来，又由检厅起诉，在审判厅中讯了一庭，结果也是一样。竟把大鸭子判了一个一等有期徒刑，监禁十五年。从此大鸭子便铁索银铛，做了黑狱中的长期囚犯，不到几年，也就瘐毙狱中。（了结大鸭子）这也是他自作自受，死不足惜呀，如今表过不提。

再说大同带了阿虎，向他家乡桃源进发，黄昏时候行到了一个小村中，便在一家小旅馆中歇着了足。大同吃了几杯烧刀，进些晚饭，兀自上床就睡。阿虎却睡在床上，左思右想，总是睡不着，忽想起大同的为人，是没有什么道理的，我跟随了他许多年，总算赤胆忠心的为着他，不知替他干了多少事情了，他虽口口声声的说着总有好处给我的，到底我也摸不着什么好处，我冯阿虎不还是个冯阿虎么。至于他这回把我姐姐抛弃在狱中，自己回到家乡，这倒是一报还一报，都是我姐姐先前的不好，我倒不怪他呀。不过我如今却要打一个主意了，我已有了一个老婆，现又不和我在一起，我动身的时候，他再三嘱咐我，教我睹个机会辞了主人，来到他那一面，他定可求求老太太为我找一个事情的唉，我何不照他的说话办呀！（阿虎心动矣。）停了一会，又暗想道："咳，一不做，二不休，这老儿这次带回家中足足有几千块钱，都是通用的钞票，就放在那只小官箱中，我何不把他偷了去，岂不亏我两夫妇半世受用了么。并且他这种钱，也是剥削而来的，加之他欺侮了我的姐姐不算，又欺侮上我的母亲，他在我的面上实在有些说不过去，如今我就把他的钱偷了跑走，也不算是怎样一桩罪过的事情呢"（阿虎意决矣。）主意已定，他便从床上偷偷爬了起来，蹑足至大同床前一瞧，只见大同四

仰八叉的睡着，正是睡得很熟，还隐隐起了鼾声。(此中殆有天意。)阿虎暗想此时再不动手，更待何时，便在他枕边，寻得了一个钥匙，偷偷把那小官箱开了，果然里面一叠叠 的都是花花绿绿的钞票，阿虎心中不觉扑扑的跳了起来，忙又按定心神，把那些钞票只是向他身上乱塞，好在他身上的口袋很多，倒也塞进了不少。最后又把一件半新不旧的大衣披上，把那剩下的钞票都塞入大衣袋中去了，随又向大同望了一望，见他仍睡得很熟，好如死去了一般。不觉暗暗好笑，想他大概也命该如是，所以睡得这样死呢。(此时，应更向大同言曰：多谢多谢。)也就不管三七二十一，悄悄把门打开走了出去，好得阖馆的人都已鼾声大作，入了睡乡，竟没有人知道这回事。走到院中，见大门紧紧关着，他想如果开了大门出去，或者发出些儿声响被人听见了，那倒不是顽的。横竖这里的墙头很矮，我从前又曾练过一点工夫的，不如跳墙出去罢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他主意刚才想定，早已将身一耸从这矮墙上跳了出去了。到得外面，幸没有遇见什么人，便乘着黑夜赶行了几程，到了天明，已到了一个小村中了，便歇下休息休息。然后重行赶路，不多时，已回到了南京。他也不再停留，就急急忙忙的乘轮过江，在船中的时候，想起这回到了那边，粉菊花听见了这件事，又看见了这许多钞票，不知怎样的情态？恐怕欢喜也要把他欢喜死了，从此就是不在外面干事，一夫一妻死守在家中，不也可以快活一世么。并且我一有了钱，就可呼奴使婢，扮作富翁，一班地方上有面子的人，也可出去和他们应酬应酬，谁敢不奉承我，称我一声冯老爷冯先生呀！(小人心理，活活写出。)想到这里，心花都怒放起来，脸

上也堆满了笑容。一会儿到了，阿虎拍拍身子，走上了岸，径向扬由关监督公署行去。

到得那面，他是跟大同来过数次的，署中人差不多都和他相识，知道他此回大概是找苗升来的，也就听他进去不来拦阻。到了门房之前，他想我先去望望苗大爷罢，托他替我把粉菊花唤了出来，岂不省事。正想掀帘进去，忽听得里面有笑语之声，（转笔得妙。）还夹着妇女的声音。他不觉顿把那只手放了下来了，暗想苗大爷好会寻快乐呀，那个妇女大概就是府中的丫鬟仆妇，（谁知竟是那人。）乘着无事的时候就出来鬼混了。我如今还是不进去的好，就在外面张一下子罢。想着，也就掀开一张门帘张了进去，谁知不张犹可，一张却把他气得发昏章第十一，全个身子差不多都要瘫化下来了。（谁教你张。）原来那个妇女不是别人，正是他的妻子粉菊花，扭股糖似的，坐在苗升的怀中，紧紧搂着他的颈子，苗升也伸出一只手，尽在粉菊花身上乱摸，害得粉菊花只是格格的笑。（狗男女不堪不堪。）阿虎看了一会，这口气实在捺不住了，暗想好呀，我倒一心一意的向着他，巴巴的弄了钱来想和他过过好日子，他倒背不上我几天，竟和人家干起这种混帐的勾当来。并且这个苗大爷也太不该应，怎么偷起我的妻子来了。如今既被我撞见，那里饶得他们，定要把那奸夫淫妇惩治一下。他身上本带有刀子的，一壁想着，一壁就拔出刀来，豁的把帘子一掀，跳了进去，劈面就给苗升一刀。苗升只喊得一声哎唷，就直僵僵的跌在地上不再动弹。阿虎借着余勇，回身又向粉菊花一刀，就把粉菊花结果了。（此段文字简洁异常，非涵秋不办。）正想回身走出，外面却已听了

得声息，早拥进了许多人，七手八脚的夺去了他手中的刀，把他生生擒住。再望望地下两个人，已是无救的了。大家忙上去回明了玉瑛，就把他解送法庭。后来，也就定了死罪，一枪了结了他的性命，这个冯阿虎，便和本书读者长别了。（了结阿虎。）在这事发生的一个月后，苗大人公署中，却又张灯结彩的闹热起来了。（接笋得妙。）原来翠华已许配两淮监运使的第三个儿子，这天正是他订婚的好日子，花团锦族，说不尽富丽的气象。钮氏此时的欢喜，真是欢喜得嘴都合不拢来。过了一年，翠华也就嫁了过去，至于此后究竟如何，因为不在我这部近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范围以内，也就不说下去。也总算替我书中，留一个结果较好的人物罢。（结束翠华一方。）欲知后事，且阅下文。



劈面就给苗升一刀，苗升只喊得一声哎哟，就直僵僵的跌在地上不再动弹。阿虎借着余勇，回身又向粉菊花一刀，就把粉菊花结果了。

第四十回　金尽还乡频遭白眼　日暮寄宿致感当年

且说大同一觉醒来以后，已是第二日破晓时候，便连声唤着阿虎教他起来，可总不见阿虎答应。暗想这个奴才怎么起得如此早，莫非解手去了么？自己也就一骨碌爬了起身。刚把衣服披好，忽见那只白皮小官箱开着放在台上，心中不觉扑扑的跳了几跳，暗想这只白皮小官箱我原把来放在脚横头的，谁又拿来放在台上？谁又把他打开了呀？莫不是那奴才起了什么歹心？想到这里，急得什么似的，那颗心更跳得利害。也不及穿袜子赤着足就走了下来，三足两步的走到台边一看，哎唷！里面空空的，还有什么钞票呀？不觉拍着胸脯叫起撞天屈来。（叫屈已迟。）心中暗想，我这几年交给官场，献媚妻妾，又加上喜翠华这件事，钱是用得实在不少，如今一古脑儿，只剩了这几个买命钱了。谁知又叫这个奴才起了黑心，卷得一个精光，一个大钱也不留，以后教我如何过活呢？馆中的人听得他叫屈起来，也就一窝蜂似的拥了进来，七张八嘴的问他到底遇了什么事。大同白瞪着一双眼睛，一时倒回答不出来，好容易把自己那口气极力按捺了一下子，才一五一十的告诉了他们。众人听了也有叹息可怜他的，也有摇头表示不信的，惟最那旅馆主人胆子生来很小，生怕自己担上干系，把他那颗头摇得博浪鼓似的。冷笑一声道："谁见你的钞票？并且瞧你的模样也不像是有钱的。莫不是你们二

人串通了，一个故意在夜中逃走，一个故意嚷着失窃，想来讹诈我么？哼哼，这是不中用的，我不吃你们这种顽意儿呢。而且你也不打听打听，无论那家旅馆都有一条通行的章程，凡是银钱以及各种贵重东西，都得交明账房，否则遗失了旅馆中不担丝毫责任的。”（世上确有这种人。）大同听了这番话更加了一重气，狠狠的瞅了那旅馆主人一眼，也冷笑道：“我不过自己闹着失窃罢了，谁来讹诈？你你别这样枉口赤舌的冤枉人，你也得打听打听，我也是桃源县中很体面的一个绅士，又是南京做过局长，并不是什么无赖之徒呀。”（还要大话连篇，大同真是可笑。）旅馆主人打量了他一眼，又冷笑道：“好大来头，又是局长，又是绅士，我们这里小小几间房子倒有点容不下呢，请你快点付清房饭钱到别处安身罢，别委屈了你。”大同暗想；这个奴才好不近人情，我刚失去了这许多钱，他一句也不安慰，反含血喷人的说了这一大遍子话，如今更好了，竟要勒索房钱，马上撵我动身，这种世界还成个什么世界呀？（本来不是世界。）想到这里气愤到了万倍，一口气竟有些回不过来，两眼乌黑倒在地上了。此时旅馆主人倒又有些着惊起来，连忙同着几个茶房七手八脚的把大同抬到床上，又教人替他抚着胸脯槌着背，还要冲药茶灌他，乱七八糟的闹上一阵，大同总算才悠悠醒转，旅馆主人方把心上一块石头放下。可是大同是上了年纪的人，这两年又在女色上把身子淘得空空的，经不起这场气恼，也就病倒下来了，只得在旅馆中住下。那旅馆主人逐客令倒没下，只是聒着他要钱，大同身边几个零钱早已用得精光了。没奈何叹了一口气，拣了几件衣服给他教他当钱应用。这样过了一两个月，大同的病总算好了。但已把衣物当得精光，除了身上穿的那件

破棉袍子以外，别无长物了。（可怜可叹。）明知再猴在这里，旅馆主人决无好颜色给他，迟早总要下逐客令的了，不如知趣点儿自己先走罢，好在自己在故乡从前很有些儿势力，认识的人也很多。此番如果回去，能为将伯之助的定不少，等把事情略略弄定，再在官厅走动一下，我那乡董大老爷的地位恐怕不难恢复么。（还在那里做梦，可笑可笑。）主意想定，不觉暗暗欢喜起来，好像真已恢复了他从前的地位了，也就离了那旅馆，直向他的故乡进发。

不一会已到了义兴镇上，他满望大家见了他，也像从前一样十分的欢迎他，十分的奉承他。说也奇怪，谁知竟大不相同了，尽有几个很熟的人在路上遇见了，但瞪着一双白眼向他浑身上下望了几望，一声儿也不响，径自交臂而过。更有几个形状来得难看的，一双眼睛只是注在他那件破棉袍上，似乎说：天气已是很冷了，如何还穿棉袍呀？大同不免老着面皮，上去和他们寒暄。有几个好一点的还冷冷的回答几句，其余竟是待理不理的，尽自走他们的路了。（世态炎凉，人情冷暖，如是如是，可发一叹。）大同这一气，险把肚子都要气破。暗想：反了反了，我范大同从前在这里的时候，谁敢不奉承我？谁敢不称我一声范老爷，范大人？真是顺我者生，逆我者亡，好不阔气。如今他们竟敢这样的冷淡我，难道以为我范大同已蹩脚下来，从此不会再有出头的日子么？哼哼，将来我如果得意起来，再做了董事老爷，定要教你们这班奴才一个个都死在我的手中。（别做梦了。）一壁想着，一壁也昂起他那颗头，气鼓鼓的向前直走，不去理睬人家。走了一程，气又平了下来，想罢了罢了，如今不是和人家争闲气的时候，我还得求他们的帮助呢。还是忍着这口气，拣着几家乡董人

家和几家亲戚，一家家的去拜访一下，他们总不能以闭门羹相待呀！（还不悟澈。）谁知连走几家都是挡驾不见，还有几家更妙了，那司阍大爷，竟使劲把他推了出门，老老实实的对他说道："你这穷鬼，也想上我们的门和我们的主人相见，别在那里做梦么！还是老老实实滚你的蛋好，如果惹得你大爷动起怒来，可就要对不住了。"害得大同暗地连呼晦气，忙不迭的拔足走了。诸君，你道这班乡人为何如此的忍心呀？一半固是他们的势利心肠，一半也是大同自己不好，原来大同从前充团长的时候作威作福，鱼肉善良，很做下了许多惨无人理，不洽舆论的事情，大家心中早已把他恨得牙痒痒地，不过因他正在得势的时候，倒奈何他不得，表面上也就和他虚与委蛇，不表现出什么来了。如今他金尽裘敝，铩羽而归，正称了他们的心怀。更想借此把他欺凌一下，报报前恨，怎会有好面孔给他看呀？并且大同近来种种失意的事情，早已有人探知传了回来，大家已知道他没有先前这样的有钱有势了，及至他回到乡中又是敝衣敝履，狼狈到这般模样，更把他的光景瞧得一个彻底，便不把他放在眼中。并知和他要好这位知事大老爷，早已调到别处去了，乡董中也无和他情义相投之人，料他是再也爬不起来的了，就是不去理他也不要紧呢。（此一段说出乡人之心理，真是入情入理。）

闲言休絮，再说范大同接连遭了几处闭门羹，心中又是气，又是急，一时倒不知怎样才好。忽又想起了颜渊如来，想他虽和我有点水火，情意不甚相投，但是他的为人是很正派的。我如今在穷无所归的时候前去求他，他或者能慨然动念设法助我一下，不致像别人这样的势利呢。（闲闲而入。）想着，也就向颜家行去，刚近颜家门首，忽见有许多人围着在

那里，像瞧什么热闹似的。跟着一声吆喝，里面飞也似的抬出来了一顶大轿，后面还跟着许多人，一班闲人忙向两旁一让，腾出一条道路让那大轿和那班人走了过去。只听得那班瞧热闹的人纷纷说道，知事回去了，大概已相验毕了，不知这件案子究竟如何办法呢？（写得惝怳迷离。）大同听了暗暗惊异，想知事为什么要来相验，难道颜家出了什么人命案子么？便问身旁一个人道："颜家到底什么人死了？知事为什么要来相验呀？"那人向大同脸上望了一望，说道："呀！你是范大人么？"（偏不就说出妙。）大同不防还有人称他范大人，倒也忙向那人细细一望，却并不相识。便问道："不错，我姓范，你是什么人，怎么认识我？"那人道："我唤胡二，大人是什么样人，自然不认识我，可是大人那里那位冯大爷，我是认识的，如今他在什么地方呀？"说着，又向范大同浑身上下细细打量了几眼，露着很诧异的神气，吞吐着说道："大人怎么弄得这般光景？破衣破帽，竟和我胡二不相上下呀。"范大同长叹一声道："唉，一言难尽，也不必说了罢，总之时运不济就是了。我且问你，颜家到底出了什么人命案子呀？"当他们说的时候，颜家的大门早已砰的一声关上，一班人见没有什么热闹可瞧，也各归各的散去。胡二也就拔起足来想走，一壁说道："说起来很长呢，如今天色不早，我想回去了。范大人如果真要听这段新闻，我一路走着讲给你听罢。"（仍不就说出更妙。）大同道；"你住在什么地方，要到那里去呀？"胡二道："我还有什么好地方住，权宿在一只破庙中罢了。去此倒也不远呢。"（偏不说出庙名，为后文伏笔。）大同心中不觉一动，想我今晚还没有安身之地，何不也到那面庙中寄宿一宿。便对胡二说道："好的，我一定和你同走了，我今晚也

正没有找到安身之处呢。”说完，便同胡二向前行着。胡二道：“这件事说起来真是奇怪极了，那位颜老爷不是很出名的一位道学先生么！哈哈，其实都是假的，他老先生却和他的媳妇闵氏有上一手，乘着他儿子不在家的时候，他就过去代庖，也不是一日的了。这倒还不稀奇，如今世界上，这种翁偷媳妇的玩意儿，什么地方没有呢？谁知他老先生快活到没有许久，忽然染上了一身杨梅疮。有人说是由他儿子身上传染过来的，至于究竟如何，外人倒也没有个查考。起初病势尚轻还能行动，后来竟重的了不得了。他的那位儿子颜大少爷总算有孝心的，忙到医院中请了那位黄拔医生来，替他朝夕诊视，但是闹上了几个月仍无救于事，这位老先生竟一命呜呼了。可是在这几个月中，却又出了一桩事故，（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。）原来这位闵氏奶奶最是一个水性杨花的妇人，那位黄拔医生也是一个色鬼，当他来诊病的时候，闵氏奶奶送茶送水，常在旁边走动走动，有时颜大少爷不在家中，就由闵氏奶奶一人招待着，干柴烈火碰在一起，竟成了苟且了。从此以后，黄拔到颜宅去得很勤，差不多每日总要走上好几次。不知道的还以为他看病很热心，其实他有他的道理呢。自从那位颜老爷一死，他们二人却有些不便当起来了，闵氏奶奶没有法子，只有三天两头的闹着生病，去把那位救苦救难的黄拔医生请了进来，才算稍稍遂了心愿。时候久了，这种丑事差不多闹得阖城都知，只有颜大少爷一人还睡在鼓中就是了。（颜孝宣何梦梦乃尔。）到了这几天，颜大少爷忽然生起病来，听说也是梅毒一类的病，自然又去请那位黄拔医生到来诊视，今天上午十一二点钟的时候，黄拔医士正在施行手术，不知怎样一来，竟把颜大少爷那话儿割了去，（割去者，乃是此物，

奇哉。）颜大少爷也就呜呼哀哉了。这个原是出之无意，本不是存心要谋杀的，因为如真存着谋杀之心，只要随便给颜大少爷吃点什么东西就是了，何必要做这种笨事情呢。（此话不差。）不过他与闵氏奶奶有花头，这是人人知道的。如今这件事情一出，不免就要疑心到这个上头，所以瘫在床上那位太太听得了，一定不肯答应，立刻教把黄拔闵氏看守住，一面就差人去报官。不久，知事老爷就把二人提去收押，自己又巴巴的来相验，这位知事老爷素来是嫉恶如仇，办事很有点儿辣手的，看来他们二人凶多吉少罢。”（结束二人。）大同听完，点点头道：“原来是这么一回事，黄拔这个小子本来喜敲人家竹杠，不是什么好东西，须得大大儿给他吃点苦头才好。不过苦了他的妻子了，听说他的妻子倒长得很有几分姿色呢。”胡二道：“范大人，你不知道么？他的妻子早已死了。据说是听得了他和闵氏苟且的事情，活活气死的呢。”（轻轻一语，把月红也结束了，笔锋何等有力。）

说着，已走了不少路，忽听胡二说道：“到了，到了。”大同忙抬头一看，不觉顿时呆了起来，原来所到的地方并不是别处，就是当年作为保安团本部的那座关帝庙。（至此方知是关帝庙，妙极妙极。）方才贪听说话，一路走来倒没有觉得呢。胡二见他呆呆立住了，倒笑起来道：“范大人，你难道不认识这座庙么？这是你从前办保安团的时候，日常到的所在呢！”（言者无心，闻者毛戴。）大同长叹了一声，就同着胡二走了进去。只是那位关帝爷，从尘封蛛网中仍张着那双丹凤眼瞧着他，依然没有什么变动。（别来无恙。）大同虽是一个俗人，没有什么脑子的，到此也不觉大大伤感起来，就一屁股在神龛下面坐下，扶头呆呆想着。想从前我在这里的时候，正做

着保安团的团长，一呼百应，声势何等煊赫。如今眨眨眼睛，已是过了十年，我竟弄得家破人亡，只剩下了这一段身子，不得不到这个破庙之中做个寄宿之客了。这一回想起来，好不教人伤感死呀！并且记得有一天，不是捉进一个叫化子唤做什么海里混的么，阿虎还狐假虎威瞒着我把他提了出来，坐了一回大堂。我知道了着实埋怨过阿虎几句，那是我最得志的时候。唉！怎料我如今也弄得像海里混一样，到这里来了。如果仍有军队驻在这里，怕不也要当我是个奸细么？（回逗第一事，真有无限凄凉。）他想了一阵，眼泪也不知流了多少，又有些疲倦起来，身子就向地下一歪，沉沉睡去。睡梦之中，一会儿，瞧见龙标向他怒目了。一会儿，瞧见秦氏向他招手了。一会儿，又见大鸭子哭啼啼的上了法场。一会儿，又见喜翠华娇滴滴的做了新娘。又是邵红秀和褚公琰重行合卺，又是粉菊花和阿虎大起冲突，又是大鸭子妈装妖作怪的赶着他献媚，又是春红披头散发的赶着他喊冤，乱七八糟的做了一梦又一梦，差不多他十年中所见的人物，都和他来相会了。（妖梦迷离，确有此境。）着书的也乘他梦中开恳亲会（此六字新）的时候，就不再做下去，把来作个总结束罢。（开场在此庙，收场亦在此庙，结构紧严之至，全书虽有四十回之多，实可作一口气读。）至于欲问大同的收场，那是不言而喻，无非做了一个沿门托钵的人物，困顿而终罢了。



又向范大同浑身上下细细打量了几眼，露着很诧异的神气，吞吐着说道："大人怎么弄得这般光景？破衣破帽，竟和我胡二不相上下呀。"

